

虞初新志



總跋

予輯是書竟，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夫人以窮愁而著書，則其書之所蘊，必多抑鬱無聊之意，以寓乎其間；讀者亦何樂聞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音乎？予不幸，於己卯歲，誤墮阮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貫之，猶時時相啾嚙；既無有有道丈人相助舉手，又不獲遇聶隱娘輩一泣憫之；惟哲學「屣提波羅密」俟之身後而已。於斯時也，苟非得一二奇書，消磨歲月，其殆將何以處此乎？然則予第假讀書一途以度此窮愁，非敢曰惟窮愁始能從事於鉛槧也。夫窮愁之際，尚欲藉書而釋，況乎居安處順，心有餘閒，几淨窗明，焚香靜讀，其樂爲何如乎？因附記于此，俾世之讀我書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憫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

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張潮識。

自叙

古今小說家言，指不勝僂。大都餽釘人物，補綴欣戚，累牘連篇，非不詳贍；然優孟叔敖，徒得其似，而未傳其真。強笑不懽，強哭不戚，烏足令魀奇攪異之士，心開神釋，色飛眉舞哉？況天壤間灑氣卷舒，鼓盪激薄，變態萬狀；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無；古之所無，忽爲今之所有；固不僅飛仙盜俠，牛鬼蛇神，如夷堅豔異所載者爲奇矣。此虞初一書，湯臨川稱爲小說家之珍珠船，點校之以傳世，洵有取爾也。獨是原本所撰述，盡撫唐人軼事，唐以後無聞焉。臨川續之，合爲十二卷；其間調笑滑稽，離奇詭異，無不引人着勝。究亦簡帙無多，蒐采未廣。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後志之輯。需之歲月，始可成書，先以虞初新志授梓問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時賢也，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寫照傳神，彷彿畢肖，誠所謂古有而今不必無，古無而今不必有；且爲理之所無，竟爲事之所有者；讀之令人無端而喜，無端而愕，無端而欲歌欲泣；誠得其真，而非僅得其似也。夫豈強笑不懽，強哭不戚，餽釘補綴之稗官小說可同日語哉？學士大夫酬應之餘，伊吾之暇，取是篇而瀏覽之，匪惟滌煩祛倦，抑且縱橫俛仰，開拓心胸，具達觀而發曠懷也已。

凡例

文人銳志鑽研，無非經傳子史，學士馳情漁獵，多屬世說稗官。雖短詠長歌，允稱游戲，卽填詞雜劇，備極滑稽，未免數見而不鮮，抑亦常談而多複。茲集倣虞初之選輯，倣若士之點評，任誕於奇，率皆實事，搜神拈異，絕不雷同。庶幾舊調翻新，敢謂後來居上。

虞初志原本，不載選者姓名；湯臨川續編，未傳作者氏號；俱爲憾事。或屬闕文，載考委宛餘編，虞初爲漢武帝時小吏，衣黃承輻，采訪天下異聞，以是名書，亦猶志怪之帙，卽齊諧以爲名，集異之書，本夷堅而著號。

一切選家，必以作者年代爲準，百凡評次，鮮以其事時世爲衡。——如史記追溯三代以前，而選文止稱一字曰「漢」是也。故志中之事，或屬前時；而紀事之人，實生當代；自應入選，詎可或遺？

一事而兩見者，敍事固無異同，行文必有詳略。如大鐵椎傳，一見於寧都魏叔子，一見於新安王不庵，二公之文，真如趙璧隋珠，不相上下。顧魏詳而王略，則登魏而逸王，祇期便於覽觀，非敢意爲軒輊。

賴古堂藏，弄結隣諸選，彙其人之文，專系於姓名之下；蝸寄齋尺牘新語三編，別其文之類，分敍於卷頁之中。固云整整齊齊，未覺疎疎落落。今茲選錯綜無次，庶不涉於拘牽。且其事荒誕不經，無庸分夫門類，讀書之暇，展卷儘可怡神；倦息之餘，披緝自能豁目。

序爵序齒，從來選政所無；或後或先，總以郵筒爲次。不能虛簡以待，亦難縮地以求。隨到隨評，卽付劄劄之手；投函投刺，勿煩酬酢之勞。次第未可拘拘，知交定稱爾爾。

文自昭明而後，始有選名；書從匡鄹以來，漸多箋釋。蓋由流連欣賞，隨手腕以加評；抑且闡發揄揚，並胸懷而迸露。茲集觸目賞心，漫附數言於篇末；揮毫拍案，忽加贅語於幅餘。或許其事而慷慨激昂，或賞其文而咨嗟唱歎。敢謂發明聊抒興趣，旣自怡悅，願共討論。

鄙人性好幽奇，衷多感憤。故神仙英傑，寓意四懷；外史奇文，寫心一啓。（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懷詩，及徵選外史啓。）生平罕逢祕本，不憚假抄。偶爾得遇異書，輒爲求購。第愧蒐羅未廣，尤慚采輯無多。凡有新篇，速祈惠教，并望乞鄰而與，無妨舉爾所知。

是集祇期表彰軼事，傳布奇文，非欲借選沾名，居奇射利。已經入選者，儘多素不相知；將來授梓者，何必盡皆舊識。自當任劄劄之費，不望惠梨棗之資。免致浮沈，早郵珠玉。

海內名家，尙多未傳之作；坊間定本，俱爲數見之書。幽人素嗜探奇，尤耽考異，此選之外，尙有嗣選古世說、古文尤雅、古文辭法傳集、布粟集、壯遊便覽諸書，次第告竣，就正有道；凡有繆鑿，幸賜教言！

小引

自古小說家言，如世說稗官，不過是文人學士爲鑽研「經」「傳」「字」「史」的餘興而作，遊戲文章，或示曠達，滑稽演義，聊紓情致；爲學者所輕視，爲端士所不屑；在文學上毫無地位可言。所以流傳不絕，無不愛好者，只爲它能滌煩祛倦，開拓心胸而已；一般「文以載道」的信徒，強打精神，漫加鄙嘲；而眼看此等「雕虫小技」的萬目共賞，不經而走，未免動火，難爲這滿腹正經；也學着鏤月雕雲，著作起來；可是定要博個「立言傳信，勸懲褒貶」的金字帘之，便把他「徵信錄」「流水帳」的東西，強作「秉史遷之筆，贊春秋立言」；大好一個文學園地，却已烏烟瘴氣，陰霾四塞！可是浮雲總是浮雲，一旦陽光曦曦，破堅而出行，見萬首躡仰，歡震山嶽。不見嗎？近年來新文化運動陣容裏，看看小說家言的地位和顏色！普羅作家，竟有以之作革命工具的，雖無殊古人的「文以載道」，但意義不同，重要轉見！

然而時至今日，決沒有人窮日夜地捧卷嗶嘰，倚窗細讀其十萬鉅著的文學書了。於是，短篇小說，小品散文，風行一世，大可睥睨自傲。以言我國的短篇小說，小品散文，則這本虞初新志尤推濫觴？

據說虞初是西漢武帝朝中的一個小吏，黃袍緇冠，采訪天下的奇聞異事，以爲至樂。這書以虞初爲名，雖不著選者姓氏，而其用意當和齊諧夷堅兩志相差不遠，所以任誕矜奇，搜神拈異而已，誠如本書「凡例」所述。

但本書並非純爲小說的氣氛所充溢；若逕以小說之祖自之，且不如拍案，今古聊齋遠甚！只當以文學雜誌，文學的雜燴，視之，似較妥。

傳記幾佔全書十分之五以上，而或以奇情絕艷見長，或以妙語驚色見賞；似屬荒誕而爲情理所必至，似乎怪僻而不失爲『人言』，詢足傳之千古。其次則爲筆記，其中包括奇聞軼事、遊記、散文、風土志、民俗志等，就事直敘，不加己意，而讀者自能心領神會，拍案叫絕！如南遊記一篇，浩浩瀚瀚，萬有一千餘言，讀了不啻徧歷山海原，以江嶽契交，與大塊融洽，天日爲心，陽春爲顏，不復理會得有一個什麼我！其他如板橋雜記，委婉陳訴，痛快慷慨，高躍三丈！正如白頭宮女說開元天賢遺事，使讀者不覺情緒動蕩，涕淚滂沱，即不能奮起舞劍，擊破牢房；也必當仰天長嘯，聲淚俱哽了！更次爲詩詞歌賦及小品散文，集明末清初的亡國文人，藝台巨星之精心傑構，短詠長歌，填詞雜劇，其現身說法，來與讀者晤對，千古論交，哀快要絕！看他慷慨激昂，如崩金石，如臨戰場；看他歌哭嘯吼，如雨夜鶯啼，如瀑飛鬼血，啊！亡國後的哀音壯語，悲憤狂奔，讀者俯仰天地，極目滔滔；又當此河山破碎，哀鴻四野，瞻念家國，淒涼身世，當不僅爲之同聲一哭而已！當不止爲之同聲一哭而已！『我志未遂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石志士語氣，可於此中求之！

總之，讀竟此書，但覺無形中有些影響。其一在精神方面，恰如新脫樊籠，直凌霄漢，海闊天空，任我翱翔。而回首一顧，則又覺宇之何，宙之何，窄；其二在實際方面，讀此欣賞文藝，不覺技癢，而筆法或將一變，這在文學上

得到的好處。再則讀後處世立身，臨危應變，也有了準繩，不致徬徨，這是在事實上好處的一端。雖然，此書誠然不過是敘述些神仙英俠，搜羅些外史奇文而已，何必如是替他嚙嚙呢？世有解人，能如張心齋的「或評其事而慷慨激昂，或賞其文而咨嗟唱嘆」在這「死水一潭」的濁世之中，也算得空谷足音，深夜電炬，我將望而致誠，相看苦笑！

世傳虞初新志，多從道光時刻本翻印，頗多舛誤——甚有並「凡例」「總跋」而刪闕的。其中七奇圖說一篇，有說無圖；又若原書每篇後有山來評按，多被刪略——簡陋可慨！茲訪得康熙時木刻本，堪稱全璧，復加整理校補，因又標點一過，不敢云勞，聊志以明本原而已。事竣，特作「小引」，敢謹爲讀者告。

民國廿三年春桐鄉潘敬元標點嚴命潘朗識於海上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目錄

卷一

姜貞毅先生傳

魏禧

大鐵椎傳

魏禧

徐霞客傳

王思任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

盛此公傳

周亮工

湯琵琶傳

王猷定

△小青傳

義猴傳

宋曹

卷二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汪十四傳

徐士俊

武風子傳

方亨咸

記老神仙事

方亨咸

瑤宮花史小傳
九牛壩觀紙戲記
尤侗
彭士望

卷三

馬伶傳

侯方域

顧玉川傳

曹禾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賣酒者傳

魏禧

一瓢子傳

嚴首昇

宋連壁傳

李煥章

卷四

義虎記

王猷定

丁藥園外傳

林瑯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

陳小憐傳

杜濬

賣花老人傳.....宗元鼎

神鉞記.....徐芳

焚琴子傳.....顧彩

四氏子傳.....張明弼

卷五

柳夫人小傳.....徐芳

換心記.....徐芳

秦淮健兒傳.....李漁

山東四女祠記.....黃始

魯顛傳.....朱一是

林四娘記.....林雲銘

乞者王翁傳.....徐芳

雷州盜記.....徐芳

花隱道人傳.....逸名

卷六

張南垣傳.....吳偉業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方苞

郭老僕墓誌銘.....侯方域

五人傳.....吳肅公

簫洞虛小傳.....傅占衡

鬼孝子傳.....宋曹

黃履莊小傳.....戴榕

卷七

書戚三郎事.....周亮工

象記.....林瑯

紀周侍御事.....陸次雲

姚江神燈記.....朱一是

記盜.....楊衡選

化虎記.....徐芳

義犬記.....徐芳

奇女子傳.....徐芳

曲全節義疏.....阿畢阮

卷八

江石芸傳

吳良樞

耕雲子傳

洪嘉植

吳孝子傳

魏禧

李一足傳

王猷定

孝賊傳

王猷定

王翠翹傳

余懷

戴文進傳

毛先舒

髯樵傳

顧彩

趙希乾傳

甘表

萬夫雄打虎傳

張愬

卷九

劍俠傳

王士禎

皇華紀聞

王士禎

毛女傳

陳鼎

寶婺生傳

陸次雲

王義士傳

陳鼎

紀陸子容事

王諱

雌雌兒傳

陳鼎

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

卷十

筠廊偶筆

宋肇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

核舟記

魏學洵

沈孚中傳

陸次雲

愛鐵道人傳

陳鼎

北墅奇書

陸次雲

鬼母傳

清李

狗皮道士傳

陳鼎

烈狐傳

陳鼎

卷十一

過百齡傳

秦松齡

八大山人傳

陳鼎

圓圓傳

陸次雲

嘯翁傳..... 陳鼎

客窗涉筆.....

聞見卮言..... 顧成美

樵書..... 來集之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活死人傳..... 陳鼎

義牛傳..... 陳鼎

卷十二

邵士梅傳..... 陸鳴珂

彭望祖傳..... 陳鼎

程弱文傳..... 羅坤

薛衣道人傳..... 陳鼎

劉醫記..... 陳玉璣

湖壩雜記..... 陸次雲

看花述異記..... 王暉

孝犬傳..... 陳鼎

卷十三

曼殊別誌書傳..... 毛奇齡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

桑山人傳..... 毛奇齡

李姬傳..... 侯方域

記縊鬼..... 王明德

卷十四

平苗神異記..... 王謙

紀老生妄認..... 吳陳琰

會仙記..... 徐階鳳

太恨生傳..... 徐瑤

瘞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

珊珊傳..... 黃永

卷十五

記同夢..... 錢宜

述怪記..... 繆彤

啞孝子傳.....王 潔

孝丐傳.....王 暉

乩仙記.....洪若臯

中泠泉記.....潘 介

髯參軍傳.....徐 瑤

李勻傳.....毛際可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周亮工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周亮工

書姜次生印章前.....周亮工

卷十六

因樹屋書影.....周亮工

記桃核念珠.....高士奇

核工記.....宋起鳳

張南邨先生傳.....先 著

劉酒傳.....周亮工

記古鐵條.....詹鍾玉

唐仲言傳.....周亮工

李公起傳.....周亮工

書鄭仰田事.....錢謙益

記吳六奇將軍事.....鈕 琇

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毛際可

閔孝子傳.....吳 晉

人觚.....鈕 琇

事觚.....鈕 琇

物觚.....鈕 琇

名捕傳.....姚口口

南遊記.....孫嘉淦

卷十八

聖師錄.....王 言

海天行記.....鈕 琇

卷十九

七奇圖說.....南懷仁

詎庵偶筆.....汪口口

柳軒叢談.....

嘯虹筆記.....

燕觚.....鈕琇

豫觚.....鈕琇

秦觚.....鈕琇

吳觚.....鈕琇

卷二十

三儂贅人廣自序.....汪价

板橋雜記.....余懷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卷一

姜貞毅先生傳

魏 禧 冰叔

公名塚，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贈瀉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諡『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牀頭，夜起飲之，一甌立盡。萬歷乙卯，山東大饑，盜讎起，公時九歲，與兄圻夜讀，書聲咿唔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爲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瑤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徵縣。公爲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竿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嘗捐俸請託，免泗洲修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閘糧船牽夫，著爲令，舊例，掣鹽封引，儀徵令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激，爲代備修河銀一萬兩。下車日，廉得大憨董奇董九功等，置於法，窩訪之，害遂除。袁公繼成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間行冀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諭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宏政門召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既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相表裏爲奸惡，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事，觸首輔怒。又有上諭：『代人規

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蜚語，騰聞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於己」等語，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謂：「採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着革職。」錦衣衛擊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既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積，公僵臥土室，無襪被，身嬰三木，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闕二十二字）例凡一撻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二十名曰「一套」。公既備刑，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報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塔下。半日稍甦，清宏令尉灌酒一盃，使畢讞，公終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一撻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琛、熊開元，卽取畢命，只云病故。」衛臣駱養性具奏，有曰：「卽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治罪，既矜其耄，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爲雷同，上奪職，謫籍。而兵部侍郎馬公元颺，都給事吳公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爲少移。旋出密旨諭衛司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刑部尙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臂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創處，七日而痛爲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甦。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命，上曰：「二臣願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爲關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彊猶爾。」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垓請身繫獄，而

釋塚歸治喪，不許。臺省亦交章請釋公，上曰：「塚在。」七月疫，上命刑部清獄，公暫出。上召見刑部，以墨筆又塚開元名曰：「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豈爲罪輔哉？」不許。甲申正月，闖賊猖獗，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塚開元，上報可。謫公戍宣州衛。公過故鄉，哭光祿公，聞京師陷，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戍所，未至，宏光卽位，赦公，遂留吳門，不肯歸。會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大鍼往被垓，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得一飽，祝髮黃山丞相園，而自號「敬亭山人」。蓋不敢忘先帝不殺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子安節、實節，才亦不令進取。戊子，奉母歸萊陽。母疾甚，公默禱，願減算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招公，公故墜馬以折股，召瘍醫竹篋昇之，使者歸報，公夜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今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丘首，抱恨於中心。吾當待盡宣州，以絕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寶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歿。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日遠近弔者如市。同人私諡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選所爲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己亥後詩文曰「鱗飢集」，又著紀事摘繆，皆藏之。

魏禧曰：「公有贈禱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二子乃寫寄禱山中也。予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公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踣，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制，此秦法所未有，始作俑者，罪可勝道哉！」宣城沈壽民曰：「諡法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爲孝矣。宜諡曰「貞孝。」

金棕亭曰：「余游黃山，訪先生祝髮處，山僧猶藏手蹟數紙，詩格豪放，字畫遒勁，眞希世寶也。以魏公文，姜公事，作新志歷卷，足令全書皆生赤水珠光。」

大鐵椎傳

魏 禧 冰叔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癡，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鬥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鬥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鬣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人馬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慄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地塵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滄海君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甚工楷書也。」

張山來曰「篇中點睛，在三稱「吾去矣」句，至其歷落入古處，如名手畫龍，有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妙。」

徐霞客傳

王思任季重

徐霞客者，名宏祖，江陰梧塍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寅常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寄情鬱然，元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繇役，蹙蹙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遣之出遊，每歲三時出遊，秋冬觀省，以爲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撲，破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卽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攀援下上，懸度縋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峯巖爲牀席，以溪澗爲飲沐，以山魅木客，王孫纒父爲伴侶，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揆討形勝，則劃然心開，居平未解聲，輒爲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華之士，無以加也。遊雁宕遠，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問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攀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團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遊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元岳。北遊齊魯，燕冀，嵩雒，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石齋於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棲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眉，屬奮曾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恆山於塞外，盡歷九邊，兜塞歸。過予山中，劇談四遊四極，九州九府，經

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遊，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溼，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潤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難足，禮迎葉，請從焉。遇盜於湘江間，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覽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犂牛微外。由金沙南汎瀾滄，由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麗江，憩黠者難足，瘞靜聞骨於迎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難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岷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奇國。如述盧阿耨諸名，由旬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熱風，無得免者。元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叢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並以遡江紀源一編寓予，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岷崙之北，江亦自岷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岷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於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圖注及漢宋諸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予撮其大略如此。叢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難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侍餼糧，具筭輿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漢張騫鑿空，未覩岷崙，唐元奘，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遊。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岷崙，歷西域，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爲四，死不恨矣！』予之識叢客也，因漳人劉履丁。履丁爲予言，叢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問關往視，三月而返，具述石齋頰繫狀，據床浩嘆，不食而卒。其爲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峯事，有王元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其峯眉山趾，計五千仞，爲一旬之程。既上，構煙爲信，海如期宿。』

桃林平曉，嶽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甸而元冲至。取玉并遺落幾數瓣，及池邊鐵船，寸許遺海，負笈而去。元冲初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元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耳。」霞客不欲以張竊諸人自命，以元冲擬之，並爲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隱几，全屬其從兄仲昭讎勘而存之，當爲古今遊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遊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張山來曰：「敍次生動，覺奇人奇情，躍躍紙上。快讀一過，恍如置身蓬萊三島，不必更讀霞客遊記矣。」

秋聲詩自序

林嗣環 鐵崖

微呆子當正秋之日，戲門簡出，甃有鍼，壁有衷甲，苦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詠之來，則濡墨吮筆而爲詩。詩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子曰：「何言之莊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驕聲，堂後笙歌聲，何如？」子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揪杵聲最佳。」曰：「何言之玄也？」一客獨嘿嘿，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可乎？京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譙，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家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嚙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聞雜。床又從中憂憂，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床上又一大兒醒，猖獗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床聲，夫叱大兒聲，溺餅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滾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嘿嘆，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床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床寢。小兒亦漸欲睡，夫駒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

聞有鼠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嘻！若而人者，可謂善畫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張山來曰：『絕世奇技，復得此奇文以傳之，讀竟輒浮大白。』

盛此公傳

周亮工 減齋

盛此公，名於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卽能讀等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藉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戶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俠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詒。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所中久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閭，里閭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益落，所爲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侘僚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瘡，右臂詘伸不已，若指遂不詘伸。此公故工書，丐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竅中，見者以爲苦。願其書則益工。時爲人據石壁窠書，好爲詩，酒後嗚嗚吟不已。間至秣陵，避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予，以爲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

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別予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視，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類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予，旅進旅退，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慚，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老親，子毋嗤！』予爲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卽負奇材，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使旣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階前盈尺地，與盲士媿媿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太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矣。然嗚嗚如往昔，丐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益好讀書，危坐繩床，聽他人誦，更番不令休。入耳輒記憶不遺，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汨汨，凡數人不能供筆札。嘗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子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爲我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子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子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永矣。不數日，凶問至，予爲位哭之。會子成進士官山左，不能卽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歸，爲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袞，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盛沒。一老僕，樵以供兩孀婦，糠豆不贖，襦褐不完，敗屋數椽，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爲之友者，弔唁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囊金，復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饋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庵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

置邑屬公，公乃檄令視項母無恙，手書「盛此公讀書處」說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值，期以盛母存歿，不能待盛妻也。予歸其值，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守之。此公好爲古文，詞旨而死，無子弟爲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庵雜鈔十卷，歷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攷耳。他皆不傳。予遺掾就其家鈔遺書，盛母泣而曰：「兒著書，咸爲人竊去，惟存詩若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卽慎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予受而泣，因爲之次第壽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彎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爲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旣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筭篋未占，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籍，行誼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旣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雖其不慎交遊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姘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錢，今尺牘中所傳盛錢候是也。

張山來曰：「古今旨而能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張藉。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諸人僅工詩文，而此公復能書，則尤奇也。」

湯琵琶傳

王猷定于一

湯應會，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樹，構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能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會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時，李東

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蔣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應會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篋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萬斛。以養其母。應會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感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笳聲。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鶯鶯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會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會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尙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塚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待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尙歸爲我一奏石楠之下。』應會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耳目聾。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瓦屋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旣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會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於後世乎？』

『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獨君也乎哉！』

張山來曰：『韓昌黎穎師琴詩，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予初疑之，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今讀此文，覺爾汝軒昂，頃刻變換，潯陽江口，尙遜一籌耳。』

小青傳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蚤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妄，嗤之。母本女塾師，隨就學，所遊多名聞，遂得精涉諸技，妙解聲律。江都固佳麗地，或諸閨彥雲集，茗戰手語，衆偶紛然。姬隨變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雖素嫻儀則，而風期異豔，綽約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歸生，豪公子也。性嘈嗷，愁跳不韻，婦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解。一日，隨遊天竺，婦問曰：『吾聞東方佛無量，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婦知諷己，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誠曰：『非吾命而卽至，不得入，非吾命而卽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閒地，必密伺短長，借莫須有事魚肉我，以故深自斂戢。婦或出呼，遊與同舟，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諸女伴指點詭躍，條東條西。姬澹然凝坐而已。婦之戚屬某夫人者，才而賢，常就姬學奕，絕愛憐之。因數取巨觴，觴婦，矚婦已醉，徐語姬曰：『船有樓，汝伴我一登。』此登樓，遠眺久之，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毋自苦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劍鋒可畏也！』夫人笑曰：『子諛矣！平章劍鈍，女平章乃利害耳！』頃之，從容諷曰：『子旣嫻儀則，又多技能，而風』

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刹國中？吾雖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頃言章臺柳，子非會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乎？且彼縱善遇子，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著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羣口畫描耳！」夫人嘆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強。雖然，子亦宜自愛，彼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卽旦夕所須，第告我無害。」因相顧泣下露衣。徐拭淚還座，尋別去。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無不咨嗟嘆息云。姬自後幽憤悽惻，俱托之詩或小詞。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姬益寥閨，遂感疾。婦命醫來，仍遣婢捧藥至，姬佯感謝。婢出，擲藥牀頭，嘆曰：「吾卽不願生，亦當以淨體飯依，作劉安雞犬，豈以一盃鴆斷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盞許，益明。妝冶服，擁襖欹坐。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雖數暈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鐺，簡圖書，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復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卽取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潛潛下，一慟而絕。時萬曆壬子歲也。年纔十八耳。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袂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緘寄某夫人，啓視之，敍致惋惜。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悲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誠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綴以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併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窗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絲繞。簾捲簾垂底事難

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一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麟麟，內使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脈脈溶溶灑灑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珠衆。伎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著衫又撚裙雙帶。」與某夫人書云：「元元叩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煥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交鬢，偷近郎側，將無似娣。」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信語嗒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合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卽辱以當墟，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沙，今茲難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弟，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膏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非自今。結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王成煙，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

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釧綉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烏語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媼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聞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髻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張山來曰：「紅顏薄命，千古傷心。讀至送煬焚詩處，恨不紛妒婦之骨以飼狗也。」

又曰：「小青事，或謂原無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讀吳口紫雲歌，其小序云：「馮紫雲，爲維揚小青女弟，歸會稽馬髦伯。」則又似實有其人矣。卽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吾友殷日戒髻髻憶爲支小白作，未知是否姑闕疑焉。」

義猴傳

宋 曹射陵

建南楊子石袍告子曰：「吳越間，有鬚髻丐子，編茅爲舍，居於南坡。嘗畜一猴，教以盤鈴傀儡，演於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丐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常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丐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躑躅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頰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細錢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担者爲昇棺至南坡，殮丐子埋之。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廩於墓側。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乃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嘆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張山來曰：「有功世道之文，如讀徐阿寄傳。」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卷二

柳敬亭傳

吳偉業梅村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贏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幅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曰：『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閒莫君後光。』莫君言之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噓噓，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敖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瑞，閩門避造請，兩家引

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莫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繁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造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談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綏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右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貲封，不能得其姓，淚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開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郤，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開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痛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櫓楫，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仗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願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

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屣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衡，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張山來曰：「戊申之冬，予於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予初不識柳生，詢之同儕，或曰：「此卽梅村集所謂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稗官家言爲恨。今讀此傳，可以想見其掀髯鼓掌時也。」

汪十四傳

徐士俊 野君

汪十四者，新安人也，不詳其名字，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有燕趙之風。時遊西蜀，蜀中山川險阻，多相聚爲盜，凡經商往來於茲者，輒被劫掠。聞汪十四名，咸羅拜馬前，願作護身符。汪許之，遂與數百人俱，擁騎而行。聞山上喘矢聲，汪卽彎弓相向，與箭鋒相觸，空中墮折，以故綠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商賈盡得數倍利。而白挺之徒，日益貧困，心忤之，而莫可誰何也。無幾時，汪慨然曰：「吾老矣，不想歸計，徒挾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獠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貴也。」因決計歸。歸則以田園自娛，絕不問戶外事。而曩時往來川中者，盡被剽掠，山徑不通，乃踰險走新安。羅拜於門外曰：「願乞壯士重過西川，使我輩弱者可強，貧者可富，俾嘯聚之徒，大不得志於我旅人也。壯士其許之乎？」是時汪十四雄心不死，遂許之曰：「諾！」大笑出門，挾弓矢連騎而去。於是重山疊嶺之間，復有汪之馬跡焉。綠林聞之，咸驚悸，謀所以勝汪者，告諸山川雷雨之神，當以汪十四之頭陳列。

鼎俎。乃選驍騎數人，如商客裝，傾於諸商之隊而行。近賊巢，箭聲颯沓來。汪正彎弓發矢，而後有一人持利刃向弦際一揮，弦斷矢落。汪忙迫無計，遂就擒。擒入山寨中，見賊黨咸持金稱賀。然猶意在往劫汪之護行者，暫置汪於空室，繫其手足，不得動。俟日晡，取汪十四頭，陳之鼎俎，酬山川雷雨之神。汪忽瞪目，見一美人向汪笑曰：「汝誠豪傑，何就縛至此？」汪且憤且憐曰：「毋多言，汝能救我，則救之。娘子軍不足爲也。」美人曰：「我意如斯，但恐救汝之後，汝則如飢鷹怒龍，天矯天外，而我淒然一身，徒婉轉嬌啼，作帳下之鬼，爲之奈何？」汪曰：「不然，救其一，失其一，亦無策甚矣。吾行百萬軍中，空空如下天狀，况區區賊奴，何足當吾前鋒哉？」因相對慷慨激烈。美人卽以佩刀斷其縛而出之。汪不遑起謝，見舍旁有刀劍弓矢，悉挾以行。左挈美人，右持器械，間行數百步，遇一騎甚駭，遂並坐其上。賊人聞之，疾驅而前。汪厲聲曰：「來來！吾射汝！」應弦而倒。連發數十矢，應弦倒者凡數十人。賊人終已無可奈何，縱之去。汪從馬上問美人姓名，美人泣曰：「吾宦女也，父爲蘭省給事中，現居京國。今年攜眷屬至京，被劫，妾之老母及諸婢子盡殺，獨留妾一人，凌逼蹂踐，不堪言狀。妾之所以不死者，必欲一見嚴君，可以無恨。又私念世間或有大豪傑，能拔人虎穴者，故躊躇至今。今遇明公，得一拜嚴君，妾乃知死所矣。」汪曰：「某之重生，皆卿所賜，京華雖遼遠，當擔筇杖策衛汝以行。」於是陸行從車，水行從舟，奔走數千里，同起居飲食者非一日，略無相狎之意，竟以女歸其尊人，卽從京國返新安終老焉。老且死，里人壯其生平奇節，立廟以祀，稱爲「汪十四相公廟」。有禱輒應，春秋歌舞以樂之，血食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吾鄉有此異人，大足爲新安生色，而文之天矯奇恣，尤堪與汪十四相副也。」

武風子傳

方亨咸 邵村

武風子者，濱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於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

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卽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籌，爭購錢數百。於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願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華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瞞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惟酒酣，以火與箸雜陳於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籌，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百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於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牛箸爲重。王公大人遊於滇者，不得武生箸卽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懼於威，披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於民間見其箸，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一偵者聞於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暗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於前，設醕醪於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何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當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瘳，亦稍稍爲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爲之，不應。守怒，撻之於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蹤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往必數日留，留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於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凌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衛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姿毛髮，道子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於旁，伺炭未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若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卽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而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嚶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敬十日，或數月復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

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於是作武風子傳。

張山來曰：「武生豈真風子耶？不過如昔人飲醇近婦，以寄其牢騷抑鬱之態，宜其箸之不輕作也。憶邵村先生與先君同年，余幼時曾一聆警效。癸亥冬，瓜洲梁子存齋以此傳錄寄，未幾，而何省齋年伯，又以刻本郵示，益信寄文欣賞，自有同心也。」

記老神仙事

方亨咸邵村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卽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遂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屋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榜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聞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術，能生人，此膏乃仙授，或刀斧，或榜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卽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剗別人，至笞掠無算。笞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屬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橐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礮所中，去其額，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卽生割一人類，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割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旦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入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

咳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匠**指道旁昇一甌臺曰：「何需覓，卽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背，何昇之？」**塑匠**笑謂監軍曷啓之，可望下馬解氈，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軍皆驚。聞於**獻賊**，**獻賊**曰：「此神仙也，當封之。」一口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仙臺。於是衣**塑匠**以深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絛，**塑匠**身高六尺，廣頰闊而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匠**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卽射！」**塑匠**不得已，及其半，惴慄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匠**，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仙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仙揮之曰：「此皆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仙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傅以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侈餽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值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剝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卽格格有聲。老神仙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傅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於老神仙者，衛之來滇。永歷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仙嘯傲王侯間，擁厚貲，闢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蓄

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歷奔緬甸，老神仙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謂文季云：「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扑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無所適，因禱於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卻並肩。』自顧一喪家子，何得並肩王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並肩者，惟仙人。素聞終南山多隱仙，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拔荆棘，踞巉巖，達於洞，見一道者，坐石上，翛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卽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曰：『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仙，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已而道者曰：『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授汝資。一生衣食，好爲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於外，醫莫能療，募能療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於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於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並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火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不知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於泝泝統，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仙能體父志，不陷於賊，挾此術遊當世，虛扁華陀，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於貨利，遂安神仙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仙與不遇仙，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仙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

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仙人不得其人，卽祕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仙亦何忍哉？且終南道者亦未必真仙，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燄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登仙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遲上昇十年，况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百人，是老神仙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

張山來曰：「仙家有禁方而不以傳世，則禁方徒虛設耳。若以殺人救人爲過，何不去此種類，而止有金石草木之藥乎？乃計不出此，而往往傳非其人，以致遺累，是亦授受之未善也。」

瑤宮花史小傳

尤 侗 展 成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誦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韵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旣爲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旣與予狎，嘲戲百出一座闕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慙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窻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搗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鈿朵，著金縷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澹，神姿艷發，顧盼嫵媚，不可描畫。舉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忽爲一物填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釭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到君牀頭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何？」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

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何？因泣下欷歔。既有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花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鄰，兩情眷眷不遂，病死，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趙地，賜以玉瑤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鵲鳩天詞送之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剩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小紅橋。從今不伴煙霞客，愛向風前鬥柳腰。」楚江和云：「朝餐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卻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腴詞贈答，切責之，命遊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之疑也。」自爾蹤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爲君作妻，以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此與楚江事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修也？花史詞詩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太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記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故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辭曰：「登峯當登第一山，娑婆屹立不可攀。巨靈最屢崑崙爲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遊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煙，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巍峨兩山一割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合金爽據丁酉。伊古少昊居此都，蓐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顛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髮髯斯遊不覺口。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蝌蚪。」

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凡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嘗許子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卽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爲展子。

張山來曰：「世界唯凡仙一事，最爲難解。以爲真仙，則不當爲人所召；以爲非仙，則詩句敏而且工，字跡亦多別致。或者慧業文人，死而精魂不散，偶借人間筆墨，以消遣光陰耳。古人云：『寧爲才鬼，尤勝頑仙。』則謂才鬼爲仙，亦無不可。」

九牛壩觀舐戲記

彭士望 達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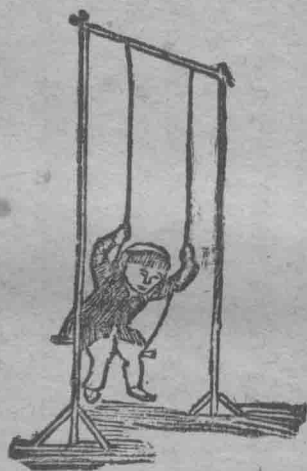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舐」之戲者，踰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之。因設場於豁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犂犢，行擔簦者，水浮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人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又一布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而承之。兒復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旣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閱其勞，令暫息，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戴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偃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掛。

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瞽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然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一誠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失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佝僂之承蜩，紀渚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踐，足遂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如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方。歲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演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俱不外貨。諳草木之性，摺撫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縑，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做怵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於猿揉，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閉不作。其人自處於優笑巫覡之間，爲叟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並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爲戲，所遊歷幾千萬里，高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閭之村市，亦無不以戲視之。叟獨以爲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游游統，亦安所得以試其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諂諛，會鷄鳴狗盜之不若，鷄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

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張山來曰：「此技卽俗所謂「踹索」者，予嘗謂此等人必能作賊，有守土之責者，宜禁止之；縱不欲絕其衣食之路，或毋許入城，聽于鄉間搬演可耳。」

前段敘事簡淨，後段議論奇闢，自是佳文。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卷三

馬伶傳

侯方域 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華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嘆，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旣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旣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某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狗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某，見某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尙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

須問耶？」

張山來曰：「子素不解弈，不解歌，自恨甚拙，因從學於人，雖不能工，然亦自覺有入門處。乃知藝無學而不成者，觀馬伶事益信。」

顧玉川傳

曹禾峨眉

顧玉川，名大愚，字道民，邑東鄰楊舍人。深目戟髯，類羽人劍客。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川語之故，袖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爲神。性任俠，喜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杖，杖懸葫蘆，大於身而高於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掛杖而起，行歌自如。渡河未嘗假舟楫，跨葫蘆以杖導水，上下水面，望之如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亦無從詰之。獨其頃忽間往返數百里，音問不爽，道路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明啓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尤厚虞山錢宗伯謙益、宗伯傳臚及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獲。宗伯言於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面爲幸。一日，遠遊歸，騎白牛，披孔翠裘，戴擗笠如車輪，手棕欄扇，後隨一囊駝，背置大葫蘆，其旁懸罌缶，疊疊然，種所得奇花草，菁葱鮮潔，如山嶽自行。邑之人初未識囊駝，擁觀以爲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集，羣指顧聘胎。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出，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川相對鼓掌笑，遂挽囊駝上，抱葫蘆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者曰：「此梁溪鄒公履也。」玉川之好怪而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乘囊駝，往來旁郡縣，至毗陵驛，囊駝墜於野廂，百計挽之，不能出，乃毀岸出之，而囊駝死矣。後訪道人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川實病死於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張山來曰：「余讀水滸傳，竊慕神行太保戴宗之術，又以爲尙不及縮地法，私嘗疑之，謂爲文人遊戲筆墨，未必實有其術。今讀此，則是世有其人，惜予不及見耳。」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樂籍中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豔發，窈窕娟媚，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願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圖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恆攪鏡，日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詘首庸人婦，猶當嘆采鳳隨鴉，况作飄花零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常以詩贈之，目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願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土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徙之金閶。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患瘵，非受廩於炎炙，則必逃之颺颺之徑。一日，姬方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情，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場地處也。」但卽款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懽舊戚，兩意融液，莫可舉似。但連聲頌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辛

已夏，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任政府言路，雁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句，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內，見小樓如畫，閉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鑄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施無光，藥鑕狼籍，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苑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合，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勺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余聞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渡滸墅，遊惠山，歷毗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者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豔，與辟疆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竇霍相檄，佻健橫侮，皆假貨賂賄以蟬脫之。短絨細札，責諾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闌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嘆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

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特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餞別於虎膠，買舟以手書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書苑，書圃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研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恆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西崩圻，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賊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同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并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情安仁閣筆也。

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况榻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飢色如飢食焉，飢食者獲一飽，雖珍羞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飢德非飢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附冒辟疆影梅菴憶語（選十五則）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

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遶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立秋浙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坐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煙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遊仙枕」上夢幻也。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詞，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祕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嘆而已！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豔」。其書之瑰異精密，凡古今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顧分條悉，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讎鳩工，以終姬志。

姬於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筭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甯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未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片芥，每歲

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炊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盜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霑露，瑤草臨波，備極虛陸之致。東坡云：「一分無玉椀，捧峨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官香諸品，淫沈水香，世俗人以沈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焦腥。沈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卽四種沈香內革沈香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沈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煙，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罍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燕時亦以不見煙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火棧黃熟。近南粵東筲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牀甕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設參差臺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恆打曉鐘，尙未着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籠，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叢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局室中也？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慢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探入供。卽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恆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罨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執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下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莊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迥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斲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豔，非復恆有。最矯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櫛，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人掌，難與爭衡也。

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苔，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蒿荈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麋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鱗骨如白玉，油蜆如鱈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飽食，菌脯如雞粿，齏湯如牛乳，姬細考之食譜，四方卹廚中，一種偶異，卽

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異妙。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瓢一絲，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姬暑，酷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澹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張山來曰：「予雉皋別業，與辟疆相鄰，辟疆常爲予言宛君事甚悉，復以憶語見示。予深羨辟疆奇福，如許癸亥秋，又以家公亮傳來，諄屬入選，快讀一過，乃知慧業文人，固應有此，因自嗟命薄，不能一絲如此奇緣，能無浩嘆！」

賣酒者傳

魏禧冰叔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咎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者，必會其肆，里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已也。四年，甲乃僅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囊重費於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客多負，私快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酌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卷，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券。」

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酒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

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張山來曰：「自古異人，多隱於屠沽中，賣酒者時值太平，故以長者名耳。叔子謂匪惟長者，抑亦智士，誠具眼也。」

一瓢子傳

嚴首昇平子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擔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詬以爲樂。願其神明映徹，怪準奇顏，髻疎疎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騎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灋陽，年可七十。灋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龔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羸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舞，四面進攻。已信手塗潑，煙霧迷空，座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勢而成。署其尾曰：「牛舜耕。」問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踞地而遺，節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謔如此。信口輒成詩，間有異語，多奇中。灋人漸敬之，競饋問，皆受而棄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梵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靖，請遷營黃腸，吾將老焉。王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街巷，遷郊外普賢菴，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灋人爲題石於灋水。

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或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貨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費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於澧。」

附游一瓢傳

陳周二游

啓禎之時，楚湖之南澧州，有游食道人，衣結履穿，臭穢不可邇，求乞市中，每日得酒一瓢，風雨中，輒醉臥道上，其言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或驗或不必驗，無甚異於人，人亦不之異。以其游食，謂之「游道人」。以其喜酒一瓢，又謂之「游一瓢」也。嘗醉中大言曰：「我善畫龍。」人或以紙試之，磨墨滿瓢，狂噴著紙，又以被袖漬塵濃塗，張紙空中，俟墨乾時，煙雲吞吐，鱗甲生動，有飛騰破壁之勢，得者至今寶之。偶華陽王過市，前驅呵斥不起，王曰：「得全於酒者，得全於天也。天全之人，自非凡品。」輿致宮中，供養致敬。一日，忽舉手謝王曰：「吾祿食已盡，後事累王矣！」奄然長逝。王以兩石缸函其尸，葬之。半載後，有自都門來者，見游在都，附書於王，果一瓢手蹟。王異之，發其缸，空如也。因歎神仙之遊戲人間，而人不之識也。獨拙和尚，澧州人，目擊其異，并識其詩四絕。一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二曰：「游食多年不害羞，也來城市看妝樓；東風不管人貧賤，一樣飛花到白頭。」三曰：「破寺無僧好挂瓢，閒時歌舞醉吹簫；黃昏月落秋江裏，沒個人來問寂寥。」四曰：「門外何人喚老游，老游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

張山來曰：「予於文潞中見嚴作，選後而瀨江陳子二游，復以是作見寄，所紀事大同小異，因並錄之，以彰瑜亮云。」

宋連璧傳

李煥章象先

宋連璧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齋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樹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步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噬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莽，灌木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二熊，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履聲，至，璧曰：『拔遠人命，拔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捏之，卽蒸。璧察之，乃龔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師何至？』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傅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瘡，後數年，父以他病歿。璧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幕府。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詭妖妄報，緹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至河西務。璧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屋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狠傾善類，爲逆閹復讎，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牆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授之書，爾奈何與黨綱事，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連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璧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爲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

數日去。

張山來曰：「宋連璧雖不當誤道人所期，然排解黨綱處，亦足見其豪俠。」



新式
標點 虞 初新志卷四

義虎記

王猷定于一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蒞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蘇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蹶者數，傍徨遶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糜，分飼兩小虎。見樵躡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味，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甕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餒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一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卻顧，樵踣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訝，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挺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勿傷。」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誑，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嘆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爲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尙有義虎人而不如，此余所以有義虎行之作也。」

丁藥園外傳

林 璐 鹿 菴

丁藥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藥園願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卽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濬，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艷句，四方閨秀，尤喜誦藥園詩。家有「攪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藥園伏案上，疑書寢，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藥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藥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妻小婦，藥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薈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且視之，爨下婢也。知爲婦所給。藥園又大笑。延陵大生遣一姬，能詩，久誦藥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藥園意請約姬，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冬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且夕冀事丁郎，爲幕府給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冬青忽至，延陵姬道故，冬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止。護騎以告藥園，廢寢食者累月。然藥園數得孺子妾，猶缺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藥園居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蒞裳，施大參憇山，嚴黃門灝，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鵝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於庭，藥園復賜吏入鵝炙。時藥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七箸，藥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加立西宮，念

無姻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主客卽古典屬國也。貢使至，譯問主客爲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爽棠從東出，藥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騎卒問訊，藥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爲？』藥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藥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簞食迎若。』藥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瀋公聞其名，欲枉見藥園，遲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藥園車上執周易，驟遇瀋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瀋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藥園先生矣。』子淵問故，瀋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藥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藥園，飲酒賦詩，禮爲上客。然藥園亦困甚，寒上風刺入骨，秋卽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冰合，常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蘆菜小米和雪嚙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晡，山鬼夜啼，飢颺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藥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遷，家日貧，詩日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璠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卽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得凌雲化鶴飛。』之白，得非詩識耶？貽書報藥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呂生言。

張山來曰：『敝瑣屑事，鬚眉活現，是頰上添毫手也。』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澹心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著南曲譜，索余序，余爲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至北音，紉於北人王文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掇，恆以深遼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髻、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毋務多，迎頭拍字，徹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適，然毋剽，五音依於四聲，毋或矯也。毋艷。」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歌難，閣難。」此不傳之祕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於梁谿矣。今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毗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撮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於玉峯，盛於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舉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遲迴，吐納瀏亮，飛鳥遏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爲之愴悅，爲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谿，適潁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頤、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於寄暢之園，於是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躡五絲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纍纍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各道姓名，斂袖低眉，傾其座客。至於笙笛三絃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

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於梁谿，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爲記。

張山來曰：「吳俗於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爲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并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 濬 十泉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曠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礪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遣，居間者以爲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西河沿，亦斜狹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懇，勸爲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往往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東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於小憐。小憐弗睇也。而錢唐知名士范性華者，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邀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遇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軒，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爲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或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如此，舉坐咸詫異。范反爲之踟躕，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旣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迎，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佯探之。直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姬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

「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答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忌，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扃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髯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覩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盛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爲觴政，下令各引滿，既酌，自言其心上人爲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噴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漉，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爲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乎？何獨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爲？」乃爲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爲薄倖人。」信乎其爲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爲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留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慎，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爲此非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尚甘爲之副。」范用其言，旣而得與室人病訣，厚爲之殯，祭弔成禮。小憐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爲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爲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於女子乎？噫，是爲立傳。」

張山來曰：「層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定九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爲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卽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鶯粟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早晨擔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花換詩而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卽散諸乞兒市人笑爲花顛嘗九日渡江經句不歸人問之答曰『吾訪故人殷七七於鐵壘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珏道人圍棋烹茗爲樂珏道人疑卽唐廣陵人李珏以販糶爲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卽宋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使人尾之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深處相傳老人或爲童子或爲黃鶴千年於茲矣識者謂卽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澹宕多姿』

神鉞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俟熟方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卽恣口誚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恨曰『媼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捥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而項廟祝聞刀聲鏗然趨出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尙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與事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廟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葉七十爲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之刀非鉄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

使踰闔而搏假令神不滅是子其母且不免神視子之剗刃其母而不之救無爲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即使更入他廟神之鈇亦皆能跳而滅之也蘇子瞻云「掘井得泉水非專在於是」而世不察或疑爲誕或以爲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於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罅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手旣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醫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爲難矣

張山來曰「閱至不孝子弑逆處令人髮指眦裂讀至神鉞砍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於悖逆者皆以爲未必卽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

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猶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詬遽逼其母死於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道於神鉞者矣吾願世之爲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感也」

焚琴子傳

顧 彩 天 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爲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爲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庚子鄉試文已爲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時事太過至斥耿氏以爲包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爲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爲文矣」旣而三藩繼叛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旣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逐鱷文哭之又歷詔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煙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筍蠟淚成堆風

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八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滿洲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慚，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愴，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蕭殺聲，何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爲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生爲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爲久留。常酒後耳熱，擗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奚囊從生遊數千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爲款接，以生驚人句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爲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鶴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尚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

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爲余言最詳，因囑余亟爲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

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佗僚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爲若輩即使得志，亦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能預識耿氏於未叛之先，則其器識誠有度越尋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琴牧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爲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清門，凡纓綬之徒，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點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黠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諷，聲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天地變，黑白賢，親疏怨德皆相反，妻孥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搥之。氏子亦報搥焉。久之，恆搥其父，既而著爲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搥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搥？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搥子，容得不號賢乎？』又立論古今無真名人，但能誣人則名歸之。孟子誣楊墨，莊周誣孔子，韓愈誣佛，豈好誣人哉？自爲名焉耳！故氏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陽谷，蓬濛汜者，皆極力誓諾之。且作噴拳笑而曰：『是才不如我，而名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詬者，氏子既搥父母，罵兄嫂，誣謀當世之嶽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貨食之，氏子未厭，有所知皆枳棘，則益下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水滸。嘗有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爲我？』曰：『誰爲我？』急取大棒擊其脛，出行，見人有頰首者，曰：『避我耳！』罵之，答罵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驕我耶？』亦罵之，答罵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闔，既乃以所搏人自嫁於衆，曰：『彼爲彼妻之厚我也，而讎我，雖然，豈子罪哉？』因出袖中一物，曰：『此某妻

之臂飾，詭我者也。一輕薄者競傳之，劇言苦語，各以加人，遂令邑少潔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皆心誹之，不敢言。已而邑之人皆知其詭也。則家相告曰：「慎毋與四氏子游，有與立談者，死，斯必至矣！」其怨家亦相告曰：「此穢豕也，昔有犬豕臥假廟中，見獅子過，則負洩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會中，若空廡，行巷市間，惟逢雞犬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珽獲髻上叵羅袖中金盃，因遇物卽懷之，人或率衆追奪，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醜之，思入壁罅。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築柵之事，終歲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悔。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若爲儒，而搨父母，何也？」曰：「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撻之哉？且悔搨之，必沽酒以釋之。」曰：「若詈兄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視吾兄嫂之身，有吾詈跡者，吾當罪。」曰：「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甯絕彼耶？」其人曰：「子每詆通人達士，以爲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子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爲子弟，交游不以爲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漏下溼，煙斷糧絕，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佗僚，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無何，其長子某，少亦韶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詈人。然聽其所詈，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枚數其罪而撻之。氏子號叫，不得免。或言慘於氏子，父被撻時，氏子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爲其父，詰之曰：「父母可搨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撻！」日撻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識四氏子，長短不盈四尺，其目瑩然，若攫食之鴟，頤頰矜長，若索鬪之鷄，其氣如合瓦礫，抱荆棘，有觸卽摘射。邑人謂其頑嚚不友，似渾敦，不自教誨，不知話言，似禱杌，惡言誣善，食冒貨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爲兼有四氏之長，故目爲『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爲皆戲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

數木之罪而日撻之，豈亦戲狂耶？或以戲諫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爲狂；其子父木而撻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爲戲，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作天之口與手而目數之，日撻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云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亦未嘗不悔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彼蒼之文過也。」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卷五

柳夫人小傳

徐芳仲光

柳夫人字某，廬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批杷花下，軍馬如煙。以一扇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投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卽未與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吾可當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咏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擊鉢之頃，蠻箋已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鬟報賞。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歷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榕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豔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時亦遜之。於時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道，晚歲多難，益就簞登。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嗾宗伯公牖宇孤峻，結侶伺釁。丙午某月，宗伯公卽世，有衆驟起，以責逋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搪擻詬誶，極於齷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蓄殉意，至是泫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尙書甯盡負若曹金，卽負固尙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尙書側。旦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雉竄免脫，不敢復履界地，構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爲用匹禮，與尙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誄美之，至累帙云。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或謂情之所鍾，生憐死捐，纏綿畢命，若連理枝，雉朝飛，雙鴛鴦之屬，時有之矣。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夫七尺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侯嬴以存弱趙，杵臼以立藐孤，秀實以緩奉天之危，紀信以脫滎陽之難，或輕於鴻羽，或重於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組下報尚書，而紆其身後之禍，可不謂重與？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耆卿月仙，齊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韓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躅，惟張尚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尚在白楊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顧以從死之名爲地下慮，荒矣。微曰：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千尋之操，或以一念墮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覆遂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馨，委蛻如遺，豈不壯哉！」

張山來曰：「前半如柳縈花笑，後半如笳響劍鳴，柳夫人可以不死矣！」

換心記

徐芳仲光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卞急，家故饒貲，而不諧於族。其足兩胼，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卽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儻，啣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句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恚，有遠族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子，無爲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情如政。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卽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嗔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己，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閣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掉其胸，劈

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爲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梃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爲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逝。族子某爲郡從事，庚辰與予遇山左道中，縷述之。古今未聞有換心者，有之自此始。精誠所激，人窮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粹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污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忠者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

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爲自換其心也可。」

秦淮健兒傳

李漁笠翁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爲「健兒」。健兒與羣兒鬪，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慙其父兄。父兄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爲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鄉人閔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朴裂眦曰：「功名

應赤手致，焉用瓊瑣章句爲？師出，卽與同塾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卽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於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卽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鬥，力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於庖丁。民家有犢，內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髻，牛畏痛，迅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爲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於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砍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醜於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於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於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捨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拔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鶩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鶩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矚曰：『此割鷄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

「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盍解腰纏來獻。』健兒解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菜，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向一郵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慙慙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未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囊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於郵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拔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取，安用此懦夫爲。』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鷄黍爲懽。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衆乃止。時纒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臥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毋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 始 靜 御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

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間，風息，臥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憩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闌如也。庭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座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獨兩傍侍坐者四人，雖儒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若好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蘚，拭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愁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待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奧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柏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徧攷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荒煙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概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緹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祇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尤爲僅見也。』

魯顛傳

朱一是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襖，襖中圓一孔，下體着絮厚襯，汗重染，不易也。鬢飛蓬，足跣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爲常。顛所過，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卽踞地展，頭出中孔，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羣兒爭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囊囊然。顛喜酒，酒鼻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牆臥，躬躬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

顛，顛亦食輒盡。問顛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無橋梁，城女牆，則懸足架上，垂首臥。夜分人定，卽溺。人乘顛起，入問之，顛語甚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爲惑民，繫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曳杖蹙蹙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爲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爲顛，則謂顛非倒臥而世人爲倒臥，亦無不可。」

林四娘記

林雲銘 西仲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罵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疏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鑿跚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檢轍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去衾氈衣褲。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慚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炮擲瓦，晨昏不甯。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猶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卽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鬢靚粧，嬈嬈婷婷而至。衣皆鮫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娘。有一

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權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收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詠，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潦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欬然仆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歡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甯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爲余述其事，屬記之。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一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綠厓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選，室無空虛。旁有園，扁鑄甚固，先君謂衆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眉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及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見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爲祟，故常扁之。先君大喜曰：「

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冀有所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冤死者，乃能爲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仲光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灑口陳長者家，日尚早，小憩門首。有頃戶啓，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墮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置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盜，或撻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主婦失釧，而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撻死，甯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於此久矣！」鬟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爲我任奔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賈，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鬟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囊漸裕，而所娶鬟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鬟與子歸灑口，爲素封家。享年耄耋，孫曾輩讀書爲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人文之盛，與陳頤云。噫！一乞人得金，鑲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爲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計主婦之重責，鬟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脫其禍，仁也；救鬟得鬟，而免於乞，智也；使翁匿鑲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逡巡戶外時，豈嘗計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宛楚死喪，宛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况彼遺而我

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卽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甯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棹莽下杞棺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爲，而其子孫所羞以爲祖父者！』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卽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爲倡優隸卒，不肯爲機械以攫人財，不得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則又爲此中翹楚矣。』

雷州盜記

徐芳仲光

雷於粵爲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並戮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爲僞守，持牒往，而羣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咸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變，而伏甲發，就坐，猝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皆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云。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

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即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貨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張山來曰：「以國法論之，此羣盜殺成無赦，以民情論之，則或盡戮羣從，而寬其爲守之一人，差足以報其治狀耳。若今之大夫，雖不罹國法，而未嘗不被殺於庶民之心中也。」

花隱道人傳

逸名

道人姓高氏，名曠，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己意斷古今事。見世竊懦寇目瞶瞶然者，棄去差與伍。慕宋家郭解爲人，向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既事蹶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新，亦時授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閩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知事不可爲，蟻伏自汚，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鳥獸散。道人獨先衆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繻冠草履，曳杖籬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爲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滂，居沉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爲不然？」爰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鍤撥瓦礫，結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牆，圍地數畝，植菊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脚，善養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灌漑。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寇菊顛者，秋有白皙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二爲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赦。道人察其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疊也如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薝蔔。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其

堂如肆往來如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忘其昔之爲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誚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者，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影不患也。」道人嘻然笑而不答。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淵明隻字，所以爲高。」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六

張南垣傳

吳偉業 駁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巖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綱以鐵汁，刑性下拜，劖顏刻字，鉤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鉤巾棘履，拾級數折，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盼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峯造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况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甚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似乎奇峯絕嶂，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泱林莽，犯軒檻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園雕楹，改爲青屏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峯，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玄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峯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脈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以爲大恨。顧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嫖，以爲撫掌之資。或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區，於襄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

「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澁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斲隨改，煙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斲斲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在必非南垧意也。』君爲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峯，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綫，尺寸勿爽。觀者此以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磯，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河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遊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石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垧傳。」

張山來曰：『疊山壘石，另有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較之畫家爲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疏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况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

猶之詩中烟雨窮愁字而在詩雖爲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望溪

杜先生岑，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况儉儉乎？吾見客食皆罄，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飢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慊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

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暝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向內，息數十調，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旁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彙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閱仲叔之不受豬肝，顏叔子之蒸盡縮屋，尙未免爲食色所累，望溪又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朝宗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學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過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蓄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毫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

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徒司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解，解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聞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十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調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啣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嘗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緹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吳肅公晴巖

天啓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坑中貴，毆緹騎，不恤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

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舫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奉炙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自懼矣。天啓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慷慨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怒。顧莫敢先發。佩章於是燕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詈，或搏頰，顧天或卜策占吉凶，或贖金爲贖，或趣裝走京師，搥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章率衆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躪，泥淖沒脛，胥吏部昇肩輿，衆爭弔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鑪鈕鑪諸具，衆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割勿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多矣。」一鷺張周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閩門鬻衣人，揚故牙僧，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者也。滯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鑪，擲階，若然呼曰：「囚安在，速

檻報東廠。佩章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答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羣擁而登，欄楣俱折，脫履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跟踏走。一匿署園，緣桷，桷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淖中，蹴以履，腦裂而斃。其匿廟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吉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當衆氣方張之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郛，執市人撻之。郛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鷺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柝聲聚衆者，誰爲燕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章，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書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冤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夷璫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儀所揭，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爲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

蕭洞虛小傳

傳占衡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子臨川車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袁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篔簹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己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刻刻鏤鏤，大變舊法。書則操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葑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啓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聾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客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澹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間，語次罵坐，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爲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鳥蟲豸雜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爨爨下遺識乎？嘯詠之頃，輒以斤鋸自隨，園公林監或嘗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乎？袁大喜，遂別作一枝，遺予，形以一丘一壑，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袁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作中而徑往。』予愛其聰巧絕倫，戲爲簫洞虛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簫，其實綸虛，皆近後而斜睨，無居中者，其殆皆本於車君耶？』

又曰：『黃九煙先生爲予言，韓翁能吹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衫，如豪富公子；時而破衲襤褸，如貧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椽，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窻，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

椿三四寸許者，書簫譜約三十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剜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能諸曲皆可合也。尙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攜來，不能爲君奏矣。與予技頗能醫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制府某患齒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爲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烈，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靈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爲王，謂王爲霸也，因讀簫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射陵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於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嘗佐汝。」母果

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曰：「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爲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子嘗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爲鬼之事，而鬼能爲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歿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爲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否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爲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戴 榕 文 昭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卽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爲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子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振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解雙輪小軍一輛，長三尺許，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爲真與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鳴如畫眉，淒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蹟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

以爲源而且爲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爲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事亦具知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憂憂似難既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焉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略】

一 驗器 冷熱燥溼皆以膚驗，而不可以目驗者；今則以目驗之。

驗冷熱器 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

驗燥溼器 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溼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 諸鏡 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蠱妍，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已，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鏡以廣之。

千里鏡 大小不等。

取火鏡 向太陽取火。

臨畫鏡

取水鏡 向太陰取水。

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 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五六尺，夜以燈照之，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遍體生溫，如

在太陽之下。

一諸畫 畫以飾觀，或平而面見爲深遠；或一而面見爲多面；皆畫之變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 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

上下畫 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 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一玩器 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乎玩矣。

自動戲 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

真畫 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燈衢 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里。

自行驅暑扇 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木人掌扇

一水法 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爲諸玩，作水器。

龍尾車 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一線泉 製法不等。

柳枝泉 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 聲如山鳥。

鸞鳳吟 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別其器。』况目中所列諸器，有非尋常斤釜所能造者？作造器之器。

方圖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復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籌耳。』

原本奇器目略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斑云。



新式
標點
虞初新志卷七

書戚三郎事

周工亮減齋

江陰城陷，微戩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救之，復被創，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旣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糲，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躐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楹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櫬，第安所得？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踣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所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甕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櫬。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宮無人，三戶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櫬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

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成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埋舳舻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成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成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威，有某者見成，所揭示，往見成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成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嘆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成爲帝所指示，始昧味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願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成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成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成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旣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踰踰攜成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成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成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成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闈者榜逐之。成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成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成攜子偕成往，匍匐於門。郝方立球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激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成三。成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成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成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刀靴中，欲自殺。郝怒，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譖諷聲，已復聞郝撻婦，成與成成跪

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遺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面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婦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予戚，聽其覓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囊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十金，予成券。券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費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卽隨手逸，金盡，婦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覓妻，得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得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牆，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語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子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乃攜子，先懇之。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卽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

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鄰爲首約值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挽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娓娓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卽滅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潄潄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既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尙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暈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旣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貴，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登輿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以紀之，戚盡鐫於祠石。

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嘿佑戚郎，則曷不於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當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國家大朝會陳設鹵簿，馴象所引象列門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鐘鳴，輿響，羣象鼻相交，無一人敢闖入者。朝散各以先後歸，有罪則宣勅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從來遠矣。黔中人昔爲余言：守土者以期貢象，必入山告語之曰：『朝廷詔汝備禁衛，將授官於汝。』象俯貼足，如許諾狀，卽馴而行，無能捕捉也。思陵時，將貢象，先期語之一象許諾，會明亡，不果進。皇朝定鼎，徵貢象，象數頭諾而來，前一象呼之不至，遲數日，翩然來取其牝，蓋山中偶也。候已竟去。守土者廉知其期，又當來，乃先期語之曰：『今天子神聖，薄海內外，知天命有歸，帶甲者率先以軍降，守土者次第以城降，汝異類，敢抗天子不赴耶？』至期來，竟復去。守土者異之，設大炮於衢，語之曰：『汝愛妻數數來，汝再逸去，當死砲下。』象聞之，徐行伏砲臺下，若待以舉砲者。嗚呼！異矣！夫人未有不愛其妻者，愛妻并愛吾身，誰能以其所愛，易其所至愛，而今見之於一象，嗚呼！異矣！聞其言退而爲之記。

張山來曰：『聞象房羣象，皆行清禮，三跪九叩首，獨一老象不能，猶作漢人跪拜。』云。因錄此文，附記於此。

世人畫象，雖龐大而帶嫵媚，及觀真象，殊屬笨伯，尤恨其皮色穢濁，不似有識者，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吾於觀象亦云。

紀周侍御事

陸次雲雲士

明天啓時，御史周公宗建，屢疏擊魏闈，奪職被逮，箠楚至不能出聲。許顯純向公厲聲曰：『此時復能冒魏上公不識一丁否？』卒斃於獄。六月沈獄，七月還戶，家中訃音未至，有清江浦舟子接一秀士，許以一金雇舟，問其姓氏，自何所來，曰：『我周季侯，自京師來。』又問吳中被逮諸公狀，嚶嗟曰：『俱死矣！』又問魏監曰：『伊罪惡貫盈，不久顯戮矣。』至吳江，入門不出，舟子呼之，家人出，詢知其故，曰：『季侯吾主人也，赴逮在京，安有此事。』

喧鬧間，夫人急出曰：『良有是事，昨夢侍御還家，備言死狀。且云：上帝鑒其忠直，俾爲神吳郡。舟子許其一金爲我酬之，勿失信也。』出金與之，舉家環哭。舟人亦哭曰：『吾得載忠魂，生平奇事，肯受金耶？』夫人曰：『侍御生平清介，汝不受直，非其心也。』舟子拜領而去。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爲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燿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類若有所幪，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一分爲數，或迎風疾行，燄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牕爇燈，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叢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視燈下，若有二足影，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視，則無有其人，回視余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蹟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疑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同游者，爲年友湛侯子君進，及密沈葉三君，俞秀才咫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撤召諸鬼，鬼火羣起，條合條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時所撰，久之，其板漶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鑄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二檄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記盜

楊衡選聖藻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飢寒，或爲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彥先生，家世爲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啓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而南向，燕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犀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餚相啖食，先生爲之陳庖廚，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穀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城中，此所留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入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真實語也，不須疑。」啓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爲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燿，奪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迹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自啓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過書幌，曰：「此牕櫺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

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爲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幅，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送。先生強留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遣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吳下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深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盜如此，卽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雖然，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所欲無厭，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記

徐芳仲光

年來予鄉多虎，嚙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爲在猛鬼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爲虎，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甯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旣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那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

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郃李微輩，卽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溷處人中若三子者。且帝旣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旣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旣虎矣，奈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於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蔽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於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先罹於法矣！將若之何？』

義犬記

徐芳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囊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咿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挺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卻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叫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願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啣其臂，衣碎血滯。隸因縛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尙在。就家取之，因於囊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囊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囊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旣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囊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瘵死獄中，令乃取囊

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疏略，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牙齒以與賊角，糜身巨槌而不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啣哀茹痛，疾走控額，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於何索之？寃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讎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櫬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行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信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辨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爲尤奇也。」

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設墨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奇女子傳

徐芳仲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濃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徙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

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縈戀不肯，妻愈力，乃釋日釋筭，藉辮，鞞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馱馱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夫從牖罅，矚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啓，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偃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闐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略，相率爲詩歌美之。皆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易有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爲廝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幻出，弭耳象檻之中，颺翻籠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雛若折朽，其深智沉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奇不可也。往吁郡之變，里中有長年，爲卒繫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絃服，笑語吃吃，無有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舟，夫聞，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讎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廝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豔其妻，想奇巾幗而介冑，膽奇夜醉，誠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鋸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

以能取也歟。』

張山來曰：『拙菴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借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畢阮等，題爲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正法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鑾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幼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尙存，不忍卽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餘里外，以圖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賣李殿機，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拆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真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願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情所難得者。此皆我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事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厄爾庫之供，情願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事本末，合詞上聞，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爲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

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

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哀。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畢阮云。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八

江石芸傳

吳良樞璿在

江石芸，吳山桃花厓女子也。幼習經史，窮元會運世之數。及長，好兵法，鑄劍誅奴，攝人萬里外。一日過小孤山，遇白衣道士，授以書，盡通其義，人讀之，莫能曉也。以時無知者，遂隱於吳山，種桃花，無根，花四時常開，名其地曰桃花厓。厓下月，當日午而明。或曰：「此龍宮女子也。」有寶珠，其光奪日入月，因聚羣盜劫之。其珠不可見。石芸曰：「珠固在，若烏能得也？舍若珠，劫我珠，若將失其珠，烏能得我珠？唯自寶其珠，以無失其珠可耳。」厓之中，有黃夫人者，與之善。黃夫人家有虎，名白公，出入常騎之，能陟山渡水。石芸家有白牛一頭，臥桃花下，鼻無繩，常出入自如。人以爲黃夫人虎，不敢近。久之，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於時構茅屋厓下，讀易終日，不爲人所知。所著有悟真註，有爲之序者曰：「不知何許人也。」予嘗見石芸，觀其所著書，其女子邪？其非女子邪？天乎，其不知我也！宜其不知何許人也！

張山來曰：「補天立極，應歸女媧氏；其光奪日入月，則丹成矣；驅烟染墨，設想着語，皆不在人間，宜世之不知也。」

又曰：「洪子去蕪，授我強意堂稿，美不勝收，僅登其一，餘者自當借光梓入關，幽集中，以成大觀也。」

耕雲子傳

洪嘉植 去蕪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衣葛藟衣，不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

叫歎，麋鹿不辟；從之行，見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修下，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答。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有人終餉之不懈。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餉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知也。嘗入市，衆譁之，謂其異人。趨而前，則不爲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峯雲起，移時去。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邪？」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烟霞泉石之中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願天有不可逆者，而終矚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鸚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雨此九土也。」

張山來曰：「古無神仙，非無神仙也。耕田鑿井，含哺鼓腹，夫人而神仙也。古無異人，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然則神仙異人之有，其於中古乎？讀此可以知世變矣。」

吳孝子傳

魏 禧 冰叔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曆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瘳不能起，前後血竝下，醫藥十餘年，無效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太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太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諸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遊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

所歛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自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無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卻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瘡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爲弟子。孝子當國變時，避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予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予故竝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爲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鬪，旣感神應，益自修，人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常詣太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剖心以食母，旣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是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張山來曰：「古有以祝由治病者，今九十二畫篆，以及痢瘡諸篆，殆卽其道耶？然吾以爲必孝子行之，乃能有驗，若人人可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

李一足傳

王猷定于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於易，旁及星曆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鄆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於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尙幼，其母啣冤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願奮身而出，斷一槌爲二，與弟各持伺仇於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挾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於竟，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遠避之。」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恚恨，乃鑄其槌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尠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於掌以教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於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鄆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泮之通衢，韓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太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聞一足化去。先一日，徧辭戚友，告以遠行。是日，鼻垂玉筍尺許，端坐而逝。袖中有周易全書一部，後數月，濟人有在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槌觀水，佇立若有思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

如此

張山來曰：「觀一足行事，亦孝子，亦俠客，亦文人，亦隱者，亦術士，亦仙人，吾不得而名之矣。」

孝賊傳

王猷定于一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閹黎痛飲，伺其醉，昇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閹黎尙酣臥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閹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下物，亡矣。亡何，強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張山來曰：「有孝子如此，而聽其貧，至於作賊，是誰之過歟？」

王翠翹傳

余懷澹心

余讀吳越春秋，觀西施沼吳，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竊謂婦人受人之託，以艷色亡人之國，而不以死殉之，雖不負心，亦負恩矣。若王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亦異於西施者哉。嗟乎翠翹故娼家，辱人賤行，而所爲耿耿若此，鬚眉男子，媿之多矣。余故悲其志，綴次其行事，以爲之傳。傳曰：

王翠翹，臨淄人，幼鬻於倡，冒姓馬，假母呼爲翹兒。美姿首，性聰慧，攜來江南，教之吳歛歌，則善吳歛歌，教之彈胡琵琶，則善彈胡琵琶；吹簫度曲，音吐清越，執板揚聲，往往傾其座客。平康里中，翹兒名藉甚。然翹兒雅淡，顧沾沾自喜，頗不工塗抹倚門術。遇大腹賈及僧父之多金者，則目笑之，不予一盼。疎溫語，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嘉興，更名王翠翹。云當是時，歛人羅龍文，饒於財，俠游結賓客，與翠

翹交驩最久，兼睚小妓綠珠，而越人徐海者，狡佻貧無賴，方爲博徒所窘，獨身跳翠翹家，伏匿不敢盡見。龍文習其壯士，傾身結友，接臂痛飲，推所睚綠珠與之薦寢。海亦不辭酒酣耳熱，攘袂持杯，附龍文耳語曰：「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公宜努力，吾亦從此逝矣。他日苟富貴，毋相忘。」因慷慨悲歌，居數日別去。徐海者，杭之虎跑寺僧，所謂明山和尚者是也。居無何，海入倭，爲船主，擁雄兵海上，數侵江南。嘉靖三十五年，圍巡撫阮鶚於桐鄉，翠翹綠珠皆被擄。海一見驚喜，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日益寵幸，號爲夫人。斥諸姬羅拜，翠翹旣已驕愛無比，凡軍機密畫，惟翠翹與聞，乃翠翹陽爲親睚，陰實幸其覆敗，冀歸國以老，淚漬漬常承睫洗面也。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善用兵，多計策，欲招致徐海，自戕麻葉陳東，西離散王直之黨，迺遣華老人賚檄招降。海怒，縛華老人將斬之。翹語海曰：「今日之事，生殺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海乃釋其縛，畀金而遣之。老人歸，告宗憲曰：「賊氣方銳，未可圖也。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左右視，有外心，或可藉以殲賊耳。」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自喜與翠翹舊好，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宗憲以鄉曲故，降階迎揖曰：「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吾今用君矣。」與語大說，遂受指詣海營，攝舊日任俠衣冠，投刺謁海。海亟延入，坐上座，置酒握龍文手曰：「足下遠涉江湖，爲胡公作說客耶？」文龍笑曰：「非爲胡公作說客，乃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納款，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他日必且爲虜。」海愕然曰：「姑置之，且與故人飲酒。」錦繡音樂，備極豪侈，偶然自以爲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爲也。酒半，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龍文改容禮之，極宴語不及私。翠翹素習龍文豪俠，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解桐鄉圍。宗憲喜，從龍文計，益市金珠寶玉，陰賂翠翹。翠翹益心動，日夜說海降矣。海信之，於是定計，縛麻葉，縛陳東，約降於宗憲。至桐鄉城，甲冑而入。是時趙文華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海叩首謝罪，又謝宗憲。忠應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今赦汝，汝勿復反。」厚勞而出。海旣出，見官兵大集，頗自疑。宗憲猶憐海，不欲殺降，而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會大風，縱火，諸軍鼓

諫乘之，賊大潰，藏焉。海倉皇投水，引出，斬其首，而生致翠翹於軍門。宗憲大饗參佐，命翠翹歌吳歎歌，遍行酒。諸參佐或膝席，或起舞捧觴，爲宗憲壽。宗憲被酒大醉，督亂亦橫槊障袖，與翠兒戲。席亂，罷酒。次日，宗憲頗媿悔醉時事，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會長。翠翹既隨永順會長去，之錢唐江中，恆悒悒，搥牀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斃一會，又屬一會，吾何面目生乎？」向江潮長號，大慟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翠翹以一死報徐海，其志可哀也。羅龍文者，世稱小華道人，善製煙墨者也。始以游說陰賂翠翹，誘致徐海休兵，可謂智士。然其後依附權勢，與嚴世藩同斬西市，則視翠翹之死，猶鴻毛之於泰山也。人當自重其死，彼倡且知之，况士大夫乎？乃倡且知之，而士大夫反不知者，何也？悲夫！」

張山來曰：「胡公之於翠翹，不於賜小華，而以賜會長，誠何必乎？觀翠翹生致之後，不能卽死，居然行酒於諸參佐前，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其投江潮以死，當非報明山也。」

戴文進傳 畫苑三高士傳之一

毛先舒 稚黃

明畫手以戴進爲第一。進字文進，錢唐人也。宣宗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進「秋江獨釣圖」。畫人紅袍垂釣水次，畫惟紅不易著，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宗閱之，廷循從旁跪曰：「進畫極佳，但亦是朝廷品服，奈何著此釣魚？」宣宗頷之。遂麾去餘幅，不視。故進往京師，頗窮乏。先是進鍛工也，爲人物花鳥，肖狀精奇，直倍常工。進亦自得，以爲人且寶貴傳之一日於市，見鎔金者，觀之，卽進所造，慙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爲此，豈徒得精，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今人燻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爲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爲俗習，詭愛及兒婦人御耳。彼惟焯焯是就，安知工苦能徒智於縑素，斯必傳矣。」進喜，遂學畫，名高一時。然進數奇，雖得待詔，亦輒軻亡大遇。

其畫疎而能密，著筆澹遠，其畫人尤佳，其真亦罕遇云。予欽進鍛工耳，而命意不朽，卒成其名。

贊曰：「立志探懸，鬼神所贊，孰是殫精，而屑近翫戴君操錘，鍛金爲生，感慨徒業，卒成高名。蓋人極而天呈矣。」

張山來曰：「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爲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其略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爲佳耳。且戴兼工山水，則尤不可及也。」

髻樵傳

顧彩天石

明季吳縣洞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髻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觔而止。髻獨負二百四十觔，然鬻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髻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不庸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髻目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辯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所謂秦檜者，出髻怒，飛躍上臺，捧檜毆流血幾斃，衆咸驚救。髻曰：「若爲丞相，奸似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髻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髻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靈王官鞭殺者。髻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進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土，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輒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實大飲，今日詈汝，汝反不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撒，曷爲橫鞭瞋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嘗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焉。洞庭有孤子陳學奇，聘鄒氏女爲室，婚有期矣。女兄忽奪妹志，獻蘇宦某爲妾。學奇泣訴於官，官畏宦勢，無如何也。學奇認女兄，宦並庇兄，不得伸。學奇窘甚。

一日值髻於途告之故，且曰：「若素義激，能爲我籌此乎？」髻許諾。然需時日以待之，毋迫我也。學奇感泣。髻去，鬻身爲顯者輿僕。顯者以其多力而勤，甚信愛之，得出入內園。鄒女果爲其第三妾，髻得閒，以陳情告，女泣如雨，訴失身狀，願公爲峴崕。髻曰：「毋迫。」一日，顯者夫人率羣媵遊天平山，顯者不能禁。髻嘿賀曰：「計行矣！」於是密具舟，河干衆妾登輿，髻昇第三輿，乃鄒氏也。出門，給其副，迂道疾行至河干，謂女曰：「登舟！」舟遽開，帆疾如駛，羣僕駭變，號呼來追。髻拳三人仆地，不能出聲。徐去，則女舟已至陳門矣。學奇得室，忻感，謂「古押衙」不是過也。髻謂學奇，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官始不直顯者，至是稱快。詢知義由於髻，賜帛酒花綵以榮之。顯者慚，杜門若不聞者。自是義樵名益著，年五十餘矣。甲申，闖賊破京城，崇禎帝凶問至，或傳於市中曰：「李自成坐卻龍廷矣！」髻不信，歷問三四人，言如一口。髻大憤曰：「吾生年七八歲時，卽知皇帝姓朱，今李賊何爲者耶？故君安往耶？何文武滿朝，無一人出力救耶？吾年老不能復爲賊百姓也！」乃大呼天者三，投具區以死。死之日，義聲振吳下云。

顧子曰：「義哉髻也！見義必爲，矢志不屈，求之士人中，亦憂憂難之。况樵子乎？髻無姓名，吾師吳頌筠曾爲立傳，傳未悉，予又詢之朱子僧臣，所言如此，良不妄矣。彼附勢利忘君親者，觀髻梗概，亦可以知所做乎？」

張山來曰：「觀劇忿怒殺人，所聞者非止一事，此樵奇處，在後數段，却鄒女尤見作用。至自投具區以死，真可謂得其所矣。」

趙希乾傳

甘表素

趙希乾，南豐東門人，幼喪父，以織布爲業。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祈禱，身代不少愈。往問吉凶於日者，日者推測素驗，言母命無生理。又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希乾踟躕不去，曰：「何以救母病？」占者惡其煩數，曰：「

汝母病必不治，若欲求愈，無乃割心救之耶？希乾歸，侍母左右，見病益危篤。時日光斜射牀席，形影子立，寂寂旁無一人。希乾忽起去，笥中得薙髮小刀，立於牕外，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牕，門戶胥動，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取得腸，抽出，割數寸，蓋人驚則心上伸，腸盤旋滿胸腹云。希乾置腸於釜上，昏仆就室而臥。頃刻，母姑來視病，見釜上物，以爲希乾股肉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希乾，則血淋漓心腹間，不能出聲。始知希乾爲割心矣。城邑喧然傳其事，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旬日，希乾亦漸次進飲食，胸膈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糞滴漚下。月餘後，希乾起無恙，終身矢從胸上出。趙氏故宋裔，爲南豐巨族，宗黨以爲奇孝，供贍其母子，而更教之讀書。學使者侯峒曾聞其事，取充博士弟子員。崇禎壬午，以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於成均，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畢，進諸生而告之曰：「百行以孝爲先，趙希乾割心救母，不死，不可以尋常論。建武多才，校士衡文，希乾不應入選。今欲諸生讓貢希乾，以示獎勵。」諸生成頓首悅服。於是以希乾選補壬午恩貢。又三四年而有甲申乙酉之變，希乾避亂山中，將母不遑，遂賣卜，逃走於四方，以養其母。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而卒。予自幼時，常見希乾過先君談，飲食起居如常人。而黎黝高準方耳，睛光滿眸子，頎然而長，多渾樸之風。與之立久，胸間時聞穢氣。予年十歲，先君請希乾入書室，命表肅揖再拜，求解衣開胸視之，兩乳正中，間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絲帶繫竹筒懸於頸，乘其腸囊出，洗換竹筒，日必再三換，常時滴黃水不絕。蓋已三十餘年。自是希乾少家居，母死未十年，而希乾亦卒，年六十一。

甘表曰：「朝廷不旌毀傷愚孝，尙矣！然希乾一念之誠，若有以通天地格神鬼也，豈不可嘉哉？湯公惕菴，最惡言希乾事，子則以爲應出特典，一加旌賞，蓋事不可法而可傳，使知孝行所感，雖剖胸斷腸而不死，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天旌之，誰能不旌之？然旌而不傳，不若不旌而傳也。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嗚呼！古今忠孝之士，非愚不能成，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又何多也！悲夫！」

張山來曰：『予友王不菴，曾爲予言孝子事，惜鵬口述，不獲載之簡編。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終不能泯其姓字也。』

萬夫雄打虎傳

張 惣南村

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少負膂力，以拳勇稱，初亦未嘗事田獵也。一日，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以去。范號曰：『萬夫雄救我救我！』萬亦茫然不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逡巡退步者三。范得以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負狎猶欲迎鬪，然項痛，竟不能舉。高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且卻且前，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素不識詩書爲何物，亦不識交道爲何事，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卒斃三虎以救其友，其義豈不甚偉？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余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之固，設有緩急，卽蜂蟻微毒，不致貽禍殺人，當其紛紛未定之時，雖夙昔周旋，密邇徒輩，靡不潛跡匿形，鳥飛雲散，悄然而不一顧焉。其視黃夫雄爲何如也？或云：『一人而斃三虎，頗似不經，殆屬烏有子虛之談。』噫！誠有之矣。家九宣從涇川來，爲余述其事最奇，亦曾親見其人，短小精悍，與之語，意氣慷慨，鬚眉狀貌，殊磊砢不凡。飛揚跋扈，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云：『蓋義憤所激，至勇生焉。卽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從古忠孝節義，蹈水赴火，爲人之所不能爲，並爲人之所不敢爲，往往以蚩愚誠朴而得之。萬夫雄有焉。

南邨野史曰：『余友蒼略氏，聞其事而異之。太息曰：『士亦視所托身爲貴耳。得交萬夫雄，其人雖陷入虎口，猛虎不能害也。』甚矣，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爲之友哉！』

張山來曰：『孔子論甯武子，謂其愚不可及；匪獨愚忠愚孝，凡事之度越尋常者，大抵多近於愚耳。一結

最妙。」

又曰：「今之義氣滿膺，類能生搏虎豹，使萬夫雄而在，當必與干城之選矣。」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九

劍俠傳

王士禎 阮亭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也。」從姪鷄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獷，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扁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硃封鑰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啓，視之，卽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懇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率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

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賈金數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扁鑄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若干。」叟曰：「我稍知蹤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曠。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問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髻，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對。男子頷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曰：「甯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安息。」卽有人引至一院，扁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番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晚，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子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愴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吏歸舍，釋妻子，裕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甯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鷹云。

張山來曰：「予嘗遇中山狼，恨今世無劍俠，一往愬之，讀此乃知尚有異人，第不識於我有緣否也。」

皇華紀聞

王士禛 阮亭

天順間，恩縣人趙雲，性至孝。母劉病篤，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桐囊，內盛絳桃花片，約二升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其餘愈疾又十餘人。

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夏秋之際，清晨輒現城郭人物，林木鬱蔥，日出乃不見。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蓋山市海市之屬，陸地亦有之。

賴塔拉，把土魯滿州人，素以勇稱。常從征浙閩。一浴於溪，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呼僮輩縛以繩，共引出之。則一龍首，鬚鬣宛然，縛者乃其角。衆皆驚走，賴神色不變，徐入水手解其縛。少頃，雷雨晦冥，龍騰空而去，衆皆無恙。人更稱爲縛龍把土魯。（把土魯，勇也。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本朝亦然。）

張大悲，合肥人，居邑之香爐巖。好仙術，常畫地爲限，牛不能出。恆作泥丸食之，坐臥處往往有雲氣，後不知所終。

朝城陳給事贊化，崇禎間，爲桐城令。偶有餽蛋者，其一有五色光，令家雞翼之，俄卵破，得一小白鳳，不數日，寢大時去。時來，其伏卵之雞，重至三十觔，毛變五色，久之同翔去。

王文正，桐城人，七歲得道書，能役鬼神。後禱雨皓城，有道人亦禱雨池口。池口雲起，文正招雲過皖，道人曰：「皖有異人。」卽棹片席渡江訪之。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語論竟日。臨別，道人以三指附文正背，有頃背痛，則有三銅釘入骨。文正急用壘自覆，圍火煉之。戒家人曰：「七日勿啓，可活。」至五日，家人不能待，試啓之，釘已出三寸許。文正歎曰：「命也！」遂死。

何公冕，潛山人，少遇異人，授符籙二卷，能役鬼神。初置田於亂墩山，磽确無水。公冕每取手巾灑水，町畦盈溢。會大旱，郡守遣役檄呼之，公冕笑曰：「吾非可檄者，但汝往來烈日良苦，吾書符汝掌中，當得片雲覆頭，可固握之。」使至，如其言，守怒，固令開視，則疾風雷電驟作，乃大驚，禮致之。常行路迷津，問芸者不答，公冕取柳葉布田。

盡化為魚，芸者競取之，至禾皆被踐踏，及登岸視之，乃柳葉耳。

崇禎癸未，潛山縣溪河中，結冰如錢形，上有古篆文，四人莫辨之。

南華寺六祖鉢，非金非石，魏莊渠督學廣東，遍毀佛寺，至曹溪，索鉢擲地，碎之爲二，每片各有一字，視之，乃「委鬼」也。莊渠異之，寺因得不毀。

崇禎中有彭舉人某，病中夢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狀如王者，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須臾有一官人，峨冠盛服而入，其神問何以毀曹溪鉢，答言吾爲孔子之徒，官督學校，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豈但一鉢神云。『聞鉢破中有魏字，如此神異，烏可以爲異端而毀之。』答言魏是子姓，旣數已前定，雖欲不毀其可得耶。神語塞揖之而出，彭病痊，爲人言如此。

林癸午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投陽江北貫中，爲人牧豎，每出牧，以簫管一枚自隨，牛自逸者，取簫畫地，牛不敢出。晚歸，輒束簫高篋中，篋俯地受寄，若有神物伺之者，河畔一巨石，形如犬，癸午每坐嘯其上，忽一日謂其徒曰：『吾當以來日上昇。』明日往視，與石俱不見，事在萬歷初年。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耕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地皆金蠶珠貝，旁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龔塚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粵光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尙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並書。』按五國故事，興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列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爲

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錮之，堅不可啓。光天乃契子玠年號。玠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弑，卽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廢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帝於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岩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

澹歸禪師集六和尙小傳云：吳震崆侍御，小字六和尙，髫時讀書燈下，水中盂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崆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崆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世某山某僧，吾卽汝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何以教我？』曰：『當早回首，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瓶花枯枝更開，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韶人黃思德紀事云：『韶城西南樓，有關帝廟。順治丙申五月二十日未時，思德遊芙蓉山歸，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曜，關帝披金甲藍紗巾，立樓牖面北，少頃面轉西，移時而沒。兩岸居人皆見之，且驚且拜。二十一日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凡四日，依時復現。次年丁酉七月初十、十二、十四日，依時復現。或黃蓋，或二將隨侍，見者不啻千萬人，因鐫碑勒像，以誌靈異。在事余在京師，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至曲江，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

張山來曰：『皇華紀聞凡四卷，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余竊僭取異事數條，蓋欲與拙選相類云爾。倘讀者欲觀全豹，則自有原書在。』

毛女傳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宏，閱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宏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而歸。召沙門梵誦，誓不再

陳鼎定九

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豎任家，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深箬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也，汝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趨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卽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癡，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死。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張山來曰：「使我爲任生，則隨毛女入深山中，亦效其餌女貞實，共作仙家眷屬，何樂如之？計不出此，何也？」

寶婺生傳

陸次雲雲士

寶婺生，忘其名。順治初，我師破金華，寶婺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竟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乏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勤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

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發也。一日者，旭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飯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啓之，燦然白銀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亭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几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還之於子，無苦也。」卽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束云：「蒙子還金，事諧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卻也。」生秉主人之命，至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善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鬢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偃於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篷之中。舟反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覓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續。娶婦者憬然曰：「我知之，是婦卽君婦矣。君旣得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爲報乎？」生難之，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爲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爲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陸子曰：「余讀愚山學士兔絲女羅之篇，見有商山人失婦，爲健兒妻，健兒亦失妻，爲商山人婦，征途相遇，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寶婺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健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爲不在天也。」

張山來曰：「篇中有極難措語處，須看其不棘手之妙。」

王義士傳

陳

鼎定九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臯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乃終夜歛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之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臯人感之，斂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張山來曰：「嬰曰猶趙氏客也，此婦竟遠過之，乃逸其名氏，惜哉！」

紀陸子容事

王 嘒 丹 麓

錢塘陸子容，名韜，一名自震，少負異姿，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邑侯梁公試童子，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廉其貧，解金贈之。子容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疾愈篤，遂死。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子容有內兄某者，素不習詩，讀張詩而哀之，欲和不能，輾轉牀第間，倦就寢，忽見子容相謂曰：「君和張先生詩未得耶？」予已和成，爲君誦之。——誰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惟聽蕭蕭松柏聲。」某遽驚寤，寂

無所見。時銀缸半滅，惟有月映繡帷而已。詰旦，以詩示祖望，且告以故。祖望把其詩流涕曰：「聲情悽鬱，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幾數百人。予亦有詩云：「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子期去後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好事者輯而存之，近得卒業，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夫幽明異路，縱甚所親愛，亦皆棄之如遺，而獨於詩文之際，往往欲自見其長，有不能盡泯者，豈非心之所結，雖生死亦莫爲之隔耶？吾知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於時矣。因紀之。」

張山來曰：「語有之，甯爲才鬼，尤勝頑仙。然才鬼附品作詩文者，世多有之，今此則於夢中和韻，尤爲奇也。」

雌雌兒傳

陳鼎定九

雌雌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時孝廉也。未幾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先生善，每過其家，心袖一刺，大書「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納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遊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雌兒往僦之，如數與之值。旣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於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帳器，皿無不具。旣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於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雞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僮僕婢媼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於是雌雌兒乘車馬，擁僕從，交遊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羣玉，與松江倪永清爲子言，雌雌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

遭斥逐，終遁深山。嗚呼！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張山來曰：『昔陽羨諸生，以眷屬什器飲食納口中，今雌雌兒以眷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似遜陽羨書生一籌。然書生眷屬有外夫，而雌雌兒則無之，是雌雌兒又勝於陽羨書生也。』

再來詩讖記

沙張白定峯

弘治中，閩之侯官，有老儒某，博學善文，屢舉不第，性迂介，貧困日甚。生一子，不能讀書，傭耕自給。年七十，鬱鬱死。死之夕，取生平著作，題詩其後，囑其妻善藏之，遂卒。貧無以斂，門人某某四五人，贖金斂之。內某生者，家富，尤篤於誼，偕同學涕泣執喪，瘞之而後去。又時時周卹其孀。嘉靖改元，江南有某公者，十五發解，十六捷南宮，夙慧神敏，起家庶常，不五年，出典閩試，拔士公明。風簷操筆爲程式之文，文不加點，八閩傳誦焉。九月之望，值公誕辰，撫按監司，莫不具觴爲壽，以翰苑之重，銜命典試，禮儀賓主，盛絕一時。都人士莫不歎豔，目爲神仙中人。薦紳先達，亦相顧而愧弗如。蓋不難其遇，難其少而遇也。抵暮醉甚，而晉接無間。避歸使舟，閉艙酣寢，戒舟人盡卻賀客，比酒醒，已夜半矣。月射紗窗，晶皎如晝，顧瞻崖崖，清興忽發，遂潛易衣幘，呼一小豎自隨，乘月信步，不覺數里。所見山川林壑，恍若舊遊，意頗訝之。俄聞哭聲甚哀，出自村舍，公聞之，悽然心動，尋聲蹤跡之，至一僻小聚落中，一家茅屋數椽，了無籬落。命小豎排闥入視，則有老嫗，年且八旬，頭髻皓白，然一紙燈，設野蔬麥粥，祭其亡夫而哭之。詞旨悲惋，公揖而問嫗，失人何爲者，過哀乃爾。嫗揮涕而謝，掇一破繩床，命公坐。已乃泣告曰：『妾擬晝祭亡夫，而兒子遠出，遲之至今，度弗返矣，不得已夜祭之。覓杯酒爲奠，不可得，用是感傷。頓違夜哭之戒，知不免爲君子所譏耳！』公曰：『賢夫何人，沒來幾載，祭既無具，曷不姑俟質明乎？』嫗曰：『妾夫侯官老儒，才豐命齋，沒於宏治某年，今日乃忌辰也。未亡人伉儷情深，雖乏椒漿，不忍不祭，移忌就明，理不敢出。』公聞之愕然，蓋其忌辰

卽公之生辰，而以歲計之，適二十一。觀嫗容貌憔悴，而吐詞溫雅，有儒家風，且驚且憐之。因問曰：「賢夫既是碩儒，必富著述，遺編存者，可得見乎？」嫗聞而泫然首肯，所若有思，既而告公曰：「妾事先夫五十年，見其精勤嗜學，無間寒暑，瓶無粟，突無烟，淡如也。著述之富，充棟汗牛，制義文字，別爲一編。六十以後，每取而讀之，未嘗不撫几太息，泣下數行。妾恐傷其意，每篋藏之，不使得見。將死前一月，忽燔烈燄，誓將焚之。既而展玩再四，徘徊不忍。囑妾曰：「一世苦心，難付秦炬，當藏吾棺中，以爲殉耳。」言已歎歎久之。易篋之夕，又向妾索觀，題詩其後，而語妾曰：「好藏之，當有識者。」既而笑曰：「文義高深，非吾再來，安識其中神妙乎？吾生無愧怍死而食報，易世而後，大興吾宗，令天下寒儒吐氣也。」言已大笑而絕。迄今二十年，唯門生數輩抄而讀之，他未有過而問者也。」公聞急索觀之，開卷第一藝，則發解首墨也。從初迄末，一字不殊。公益駭然，細加繙閱，則自應試游庠，決科會試，一切試卷墨裁，論表策判，以至廷試策，館選論，皆在集中。闕關五程，亦皆集中語也。最後有一詩，蓋臨終絕筆，其詩曰：「拙守窮廬七十春，重來不復老儒身。煩君盡展生平志，還向遺編悟夙因。」公讀之，恍然大悟，點首浩歎。仰視破屋頽垣，真同故居，因問嫗曰：「向有臥榻，今則安在？」嫗以燈引公入，則朽實敝衾，塵土盈滿。嫗擁破席，臥草薦中。公對之，歎息泣下。嫗亦駭然問：「公君子，對貧居而飲泣，豈於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公曰：「非也，賢夫所謂再來人，卽我是也。今日之會，豈繫非天？」嫗曰：「先夫之亡，妾柔腸寸斷，因聞再來之語，私嚙屍股，刺指血塗之，以圖後驗。君子豈有此徵乎？」公解靴出股，齒痕宛然，作血股色。於是嫗大啼泣。公亦悲不自勝。徐慰嫗曰：「夫人無憂，賢夫讀書七十年，老不食報，而取償於吾，吾之逸，賢夫之勞，貽之也。苟昧夙因，卽年少登瀛，皆僥倖耳。取當大興前生之門，以酬夙願，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不徒爲夫人溫飽計也。」嫗收淚而謝。公又問令子焉，往嫗曰：「先夫沒後，妾母子無以自存，幸及門數生，猶敦古處，每當忌日，必遣卹祭。今某生甫登賢書，未暇躬至，故遣兒子詣之，不識何以不至？」公問某生姓名，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餘四五人，亦皆新貴。公又慨然久

之。既而東方漸明，嫗子已至，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相隨而來。其子蓬髻布衣，一田家莊夫耳。嫗命與公相見，詢其何以歸遲。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率同年稱觴，衙署升次，兩不獲見，彼候師而我候彼，是以歸遲。公願負米者曰：「若輩解元僕耶？」曰：「然。」曰：「歸語汝主，速來會此。」其僕馳而上，嫗語其子以再來，故子欲以父禮事公。公曰：「不可，此隔世事耳。」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聞公語，皆頓首曰：「兩世師弟，古未聞也。」未幾，縣令來，又未幾，太守至，公對多官，備述所以，無不愕然稱奇。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加封樹焉。大集姻族，咸有饋贈。其於嫗母子有恩者，倍酬之。為嫗子買田宅奴婢，傾貲賑給之，自撫藩藩，下至公所取士，莫不有贈。嫗母子遂為富人。又為其子娶婦，數日間，傳遍八閩，自江以南，悉播為美談。老生宿儒聞之，有泣下者。公以歸期急，不及久留，辭嫗母子去，終其身往返不絕焉。後其子生子，子女各五。某解元者與為婚姻。五子讀書，三登甲第，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起至二千石，科名綿綿，為閩中鼎族云。

張山來曰：「前生處約，而今生處樂，實所不必，以其於前生毫無所益也。若盡能如此，公則無復有遺憾矣。」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十

筠廊偶筆

宋 肇 收 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髯，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狎猶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詔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索，插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余於武城，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歧，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煒）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插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皞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能治啞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

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

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閩中洛陽橋，無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郵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

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加，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

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曰：「宋先生予父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此帙見贈，獲之不啻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選中。蓋仿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去取也。」

金忠潔公傳

董以甯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殉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鏞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先言彝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彝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待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倨。」憲曰：「我當稍恭，而待金鉉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我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卽屬彝憲假之，毋許入孔子廟。當提我靴擲腫其面，辱之朝堂。」於是諸郎官詣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彝憲坐堂皇，黃衫緹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曰：「詣尚書始來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恚曰：「避金鉉，不卽來，待晚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卽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誤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鏞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

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勳監視，城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並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勳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綜：「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果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勳絕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我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亡當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會我於井矣。」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見賊入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於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爲之歎數聲。見市中宮人逼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尙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僕然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於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鉉也，旣信於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誑鉉？」急正冠帔，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綜歸，收葬畢，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會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其後清兵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歟。而皇城又不得入櫬，竟合兩骸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

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爲獨盛，特存此一編，以當清夜聞鐘，發人深省。」

核舟記

魏學洙子敬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像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

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窮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牕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髻者爲東坡，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詘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篷篷爲檝，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並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囑既畢，詔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於復於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蟲之細，視之大如棗栗；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爲東瓜矣。」

沈孚中傳

沈暉，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脩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髻如戟，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峯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

陸次雲雲士

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嶠方醉，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嶠乃積墨廣視，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其首闕曰：「萬峯頂上，險韻獨拈，懽懽傲骨，與秋慶，天涯誰是酒同僚。面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李視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利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嶠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爲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嶠曰：「善。」令未成而嶠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嶠，卽嶠醉令，交誼旣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嶠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爲研鞫，嶠躍出廳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閩部馬士英掩其殘旅，遁迹西陵，嶠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嶠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嶠，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縮春園傳奇二種。縮春園尤爲詞場稱豔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孚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嘆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孚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重之，甚矣全才之難也。」

愛鐵道人傳

陳鼎定九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亡，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

所食者，瓜蔬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百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卽擊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閑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與市醉則歌嗚嗚，夫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於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北墅奇書

陸次雲雲士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於架上，隨手取書一冊，復令信手揭開，隨於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巨羅見贈，後不知所知矣。」

陳我白誓曰：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召之。先令徧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傍人曰：『子無誤言。』陳復摸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眼，遞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爲延譽。蓋公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一子，視之，卽寺傍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殿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鍊戟白已大富，不復爲人揣骨，故無從一詢休咎，聞其頗精於弈，目雖瞽，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

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尤不可及也。

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蘆溝橋，值推車者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衣已碎矣，責爾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吾冤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爲某，與我讎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尙負我五金，乞

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敍前因，碎衣者泫汗叩求，上五金償夙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究，且汝德矣。」一笑而逝。

順治戊戌進士湯，爲諸生時，家百奉母，忽病死。鬼卒拘至東嶽，刑哀瀕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刑板案哀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遇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善財取泥，若稱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死七日，尙無以殮，善財以泥團屍，臭穢頓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卽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備言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命男持神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裁奪者，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不爲耳。」

順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歸，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

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臂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爲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昇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衣已衣其身，隨脫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消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警，公卒於官。（裴武宋口述。）

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卽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而子我夫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死且腐，我子無髭，而爾多髯，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之軀，冥曹判而假我生者也。盍辨我之髭乎？」其家人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子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臾，剖玉磨瀝，爲璧爲珪，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者，於是信其果爲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羈之去。此王艾納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冥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然亦恐宜掛彈章也。」

不識李宛之妻肯與之同宿否？以白晳無髭之婿，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能無怏怏？即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宛之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鬼母傳

清 李映碧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姪暴殞，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飢兒啼，夜輒中心如剜。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中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於筭，暮必獲紙錢一疑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爇於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旦盍取所持錢，悉面投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吁，亟走鳴之官。起樞視，衣骨燼矣。獨見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蜩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覓急乳母飼。馳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趨趨啾啾，不成寐，若有人嗚嗚抱持者。明旦視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於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日盡廬。

張山來曰：「余向訝旣已爲鬼，亦安事楮鏹爲？今觀此母，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 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鳥，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

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遠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襍褻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吠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

烈狐傳

陳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即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徙來，請誠從者勿相擾，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謁曰：『徙來矣。』既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綿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扉，即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窺之，見圃內皆高堂大廈，畫棟雕題，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帷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馨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

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豔，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

張山來曰：「彙於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爲淫獸增光矣！」

「葛翁肯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固宜。」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十一

過百齡傳

錫山秦松齡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弈。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弈，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弈，弈輒勝。於是閭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唐葉開學台山先生，弈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尙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弈，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色然曰：「弈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弈，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游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緡。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弈。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於是百齡甚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弈，獨徵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出游輒得數百金。

輒盡之博藝。其戚黨譏訶百齡，百齡曰：「吾嚮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弈耳。得之弈，失之博，夫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弈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弈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齎於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爲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鼎 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談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啞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啞啞，左右承事者，能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鳴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跄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旣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旣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若干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閱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爲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遺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於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則舉啞字示之。其畫上所鈐印，狀如屐，予最愛其畫，恨相去遠，不能得也。』

圓圓傳

陸次雲雲士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快快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倬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台，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鑑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蓋以此請，當必來，無却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却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卽欲去。畹屢易席，至蓬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願請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

等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行。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晚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晚，擇細馬馱之去。晚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却之。今聞晚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即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之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飲，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我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皆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問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疑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

也。一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戴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鬪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鬪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台，營鄆鄔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却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爲予言其故，深服先生先見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爲歌。今雲士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難，誠足輝映後先矣。」

嘯翁傳

陳鼎定九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峯巔，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徬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

百鳥迴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鯢皆破浪來朝，龍鬣多迎濤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瞎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既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至，闐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於時炷香燼而嘯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畫，善歌，垂八十，聲猶遼梁云。

外氏史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嘯翁，欲聞其嘯，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着袍靴，裝關公丑塗墨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懾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鄰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

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真閻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卽非真閻君，寧不可藉其力以鳴於官而究其冤耶？」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順治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粹者，冥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寘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旣紫繡來，閻老非謔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卽橋上杯茗爲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爲賊所殺，魂走川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卽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尙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與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耶？」是人始悟已爲鬼。至殿上，又云：「某卽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處。」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卽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尙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回生者胸前微溫，同一不可解也。」

聞見卮言

顧成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召仙，仙大書，曰：「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蓋鍾字旁有金字，朗字旁有良字，神仙之遊戲耳。然金君於次科亦即中式。

晉時義興善卷寺，雷震其柱，題雷凡三一字詩米漢，一曰射鈞配，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鄉人摹榻，云佩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乩仙曰：「雷神之名也。」本朝順治間，福州饑，畫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屍上，其文曰：「六口月六辰口月六查。」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張山來曰：「予曩在鳩茲市上，曾見破書一帙，所記皆雷事，其中雷書甚多，以其近於荒唐，未之購也。由今思之，仍當以數十文買之，今亦不知在否矣。」

樵書

來集之元成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兒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經題否？曰：「否否否！」比入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至「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兒孫君子也。一旦心恆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康熙己酉科，山陰袁顯襄叩乩仙，問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即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

獲雋。

青州番民雜處，多閹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從游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躑躅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邀歸作法，而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璣 椒峯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夏不解衣帶。海沐浴，必深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豕右蛇，豕鬣而蠖，蛇鱗麟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生業也。於今猶不忘。予初爲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梃刀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猶惡，時掩藏則口苦飢，百蟲啐腥，附於甲，立啖盡。已念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又念毒涎入水，殺魚蚌，誤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生，曷不死？』遂引首於山，曝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有人性，重生生命，舍生當拔汝爲人。』言罷，生又泣曰：『予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爲浮屠家說，予不樂道。閱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爲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於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於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爲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爲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閻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吾可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耶？」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弟子輩故爲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鼎定九

義牛者，宜興桐棺山農人吳孝先家水牯牛也。力而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出，意欲攫希年。牛知之，卽旋身

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即攬牛背兒也。牛將追虎，即遽犇以前，犇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避，蹶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輒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驅牛返，白父，集衆昇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祖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讎人矣！皇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抖搜長鳴，飛犇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梃與牛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讎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讎。噫，牛亦勇矣！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張山來曰：「牛之爲物，雖巍然一軀，然觀其狀，大抵頑而不靈。今此牛獨能爲主報兩世之讎，復怖死一貪墨吏，殆所謂犂牛之子騂且角者也。」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十二

邵士梅傳

陸鳴珂次山

邵士梅，號嶧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即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間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祕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篋，篋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尙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纍纍，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於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於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即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於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尙有藉於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坤宏載

弱文程氏，名璋，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卽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於如錢蓮葉，熨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笄，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

元白僧友人吳某，作客廣陵，病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己。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附戶款，悵惋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一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編，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歛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爲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閩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醫，凡諸惡瘡，傳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尙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於項，旣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剜臂，然未聞其能活旣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廣異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璣 椒峯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毗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尙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尙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爲神也固宜。」

湖壩雜記

陸次雲 雲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煙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甯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旬旬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

海擲買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成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斯貴人盍過來！」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過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告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齋，儼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某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頷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

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資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跛，明年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執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略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殿梁尙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於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跡，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蹤恆集。萬歷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過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會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櫛，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瘵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於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往

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與石玲瓏，洞幽間，水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眞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眞其處。山麓有善姓，恆齋。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掖一垂斃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追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資，而斃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遺蛻尙在不異生，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攜一硃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琴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均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鰲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齋，從剖鰲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潘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其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

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礮匠而沈之池，將偕奔而未迨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凶寃憤，雖髡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買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籤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籤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塔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尙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以書生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筮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窳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臯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無所噉。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偏撒山隅。虎至，俛鬼導之，俛見螺，貪剔螺肉，忘爲虎護。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讎，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殉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俚，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師

亦必以餌誘，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 暉 丹 麓

湖墅西徧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遞。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數百。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翳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溼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略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豔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嘆息良久，花姑曰：「此鶴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卽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妝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瘡者能朕，病者能安，故命爲花木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朱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

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豔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憨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釐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女，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艷妝，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候，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候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繼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遏。旣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嘆。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言，冷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攜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手，無如薛瓊瓊。」尋有

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縠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調宮商於捉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得形像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余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雅善此。』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雅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篴，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齋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件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長短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鄒曼，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夫入不憚，命止樂。忽有嘯喉一歌，聲出於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僮父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予但嘆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尙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効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於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効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麗

媚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鷄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尙有期，慎自愛。』仍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翻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哀籀菴曰：『其二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魂和盤託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於李夫人，臨邛道士之於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草，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定饒逸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於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髀，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導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卽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牝。既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隣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

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週，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有德色。予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觀茲五犬之慇懃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人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聞，故特存之。』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十三

曼殊別誌書傳

毛奇齡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陳檢討維崧序云：「疎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纖籠攜來，縞袂賣花之嫗。」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回，補屋牽蘿曉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汪春坊楫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云：「聞說豐臺住小姑，百環新髻世應無，又添一段游人話，芍藥開時說曼殊。」生時，母夢鄰嫗以白花一當（一根也）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嫗，因名阿錢。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斟酌衣裳百花色。」阿錢慧甚，能効百鳥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啞啞不可辨，阿錢遙聞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剪即能刻花種人獸，不搆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蕃繡旛燈於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類削玉，黝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筍扶釵出，一寸橫波入髻流，銀蒜雙雙垂綵索，曉日曠隴射粧罔。」張編修廷瓚詩云：「子夜清歌醉不醒，曾看寶髻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腸斷春山一樣青。」）才搗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髻，綰作連環百結，蟠頂前，名「百環髻」（留視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梳百髻髻。」王舍人嗣槐詩云：「東風吹羅衣，空園自搖曳，採將千種花，櫛作百環髻。」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宜春。」方編修象瑛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搖漾盡圖間，無端夢逐空王去，淒絕豐臺舊日山。」張中書容詩云：「百結雲髻別樣妝，曼殊花放下，巫陽祇今留視圖，猶在滅却生時一段香。」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玉爲神，別有穠華領好春，斜傍青山長不掃，有誰堪作畫

眉人。顧性貞靜，十二從廟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慍，歸不再出。予來京師，益都夫子爲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兄往視，不許。（吳文學闡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波春色襯朝霞。盈盈碧玉年嬌小，不愛青齊宰相家。』喬侍讀詩云：『村莊無復往東牆，但對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宜爲人妻。』或曰：『爲小妻卽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數日，予親往，詢余甚喜，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中曼殊詩云：『守身堅擇對，偃蹇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邁三部。』續長恨歌云：『紛紜梁肉皆塵土，不願將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嘖嘖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聞。』龍檢討變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棒檄來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閨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鐙詩云：『毛子鑾坡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慕義良獨難。』）是夜，予夢大士，取盎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北方以下定爲『插戴』。續長恨歌云：『疎籬野徑多閒暇，落花無人碧牕夜。天然芳潔不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萬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爲插蓮花玳瑁簪。』邱學士象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邐到豐臺。湘簾一控春如海，萬朶花光入座來。』）其母兄與其母，疑予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官，不離縑袍之色，況乎桓家郡主，性極矜嚴，吳國夫人，理多貴倨。王茂宏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憾三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爲訪名姝到韋曲。韋曲春花爛慢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傳婦妒幾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却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生死。』劉文學錫旦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被雲遮。』）及妾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號曼殊。』）陳序云：『僕於阮婦之新婚，曾學劉楨之平

視屏前乍見，遽訝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值此同官之被酒，屢爲愛妾以徵名，以姬夙悟靜因，親就禪喜，遂傍稽矢梵夾，肇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啓詩云：『曼陀花散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臺。』蔡修撰升元月上紗牕，夜烏啼詞云：『檀心蕙質玉亭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滴楊枝露，訂三生，卻向天花落處認前身。』續長恨歌云：『同官往往停騶御，欲拜青娥不能去。迦陵太史爲徵名，曼殊本在西來處。』曼殊旣歸，執摯（卽贊）願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卽能畫字，其字每類予，見者輒謂予假爲之。（任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詩文，能書曉音律，曼殊心習焉，學似檢討。』方編修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書學字儘聰明。』吳文學陳琰詩云：『學書不學衛夫人，別有簪花體格新。爭怪拈毫似夫婿，燕斂作贊仿來真。』施侍讀閨章詩云：『夫人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如此好夫婿，何處不可似。』朱供奉葉兒樂府云：『檀板能歌絕妙詞，銀鉤學寫相思字。』嘗爲予書刺，早起呵凍，連作十餘刺，心痛遽罷。（陳序云：『於是雜弄簡編，閒親文吏，畫眉樓畔，卽是書林，傳紛房中，便成家塾。學新聲於絃上，詢難字於枕間。硬黃紙滑，竊書夫子之銜，縹碧斂輕，戲作門生之贊。』張檢討鴻烈詩云：『瞥見仙姝漫七年，每聞素腕寫鸞牋。』潘檢討求詩云：『學得簪花字體新，蠻牋十幅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思，爲有燈前擁髻人。』予有曼殊病詩云：『黛梳誰書刺，銀牀想挈壺。曼陀花一朵，看向日邊枯。』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剋度節，絲黍不得爽，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梁司農夫子『桂枝香曲』開句，賞心樂事，祝家園裏，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娉婷，紅牙欲按聲轉停，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時君細聽。』續長恨歌云：『學書便仿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又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頓掃，酒闌一唱祝家詞，溫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徵歌月底眠。』田編修需詩云：『百絃雲鬢巧樣成，淡黃裙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胡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顧曲周郎總不迷。一唱黃鸝嬌欲絕，簫聲同徹鳳樓西。』王光祿三傑詩云：『歌殘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臥病時，夜起

與郎花下坐，合製一唱祝家詞。曼殊自爲詩云：『階草銜虛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攤錦瑟，請唱祝家園。』第苦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撚削撥，遂能彈。宋洪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朱絲絃裏，盡攤書卷，玉鏡臺前。』尤檢討侗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敷恐儂家占，子夜吳歌近日譜。』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艷吳曲，儂自緩秦箏。隻栖梁上燕，解語弄春聲。』馮檢討曷詩云：『細拋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槽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闌猶唱祝家詞。』吳別駕融詩云：『淥水春來艷，金槽夜自彈。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願得奇疾，初書刺心痛，謂腕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揚，春作而秋止。又既謂中慙，有癢癖，在胃傍，氣積不行。歷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燔，使婢按摩之，不足以帔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絕筐而坐之，東西推挽，若鞦韆然。任黃門傳云：『然有奇疾，疾劇，則必約綵爲兜，有若花籃，坐其中，懸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可治。嘗遍搜方術，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不治，乃召繪者圖之，名曰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陸文學宏定詩云：『病倚籃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綵兜行遍雖無跡，猶長金蓮處處花。』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爲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白好容顏，寶髻堆雲作百鬟。喚作佛花元自悞，如今爭肯住人間。』吳文學陳琰詩云：『阿錢生小態嫵娟，多病皈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忍教憔悴夕陽天。』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檀分影禮蓮臺。百鬟巧髻親留視，畫裏眞眞喚不來。』沈文學季友詩云：『雕香分送淚模糊，六尺生綃便作圖。認取白衣龕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姑。』予送偶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翦爲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莫相違。』曼殊自爲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魂離殼，莫道含顰又一人。』乃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梁司農夫子詩云：『百朵雲光綰髻斜，焚香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

一花。任黃門詩云：「捨身現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回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褶藕絲紋。」沈明府皞日詩云：「彈窩石畔冷如冰，消得春風數尺綾；一自檀雕分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阮庶常爾詢詩云：「新鏤香檀舊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雙毫寫玉人。」汪春坊影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臺歌坐髻鬟偏；夢魂縹緲知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高徵士兆詩云：「百結雲鬟委陌塵，一函玉骨瘞江濱；可憐遺落春風影，挂向花前還妒人。」鄭驃騎勳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雲賒；可憐粉黛空留視，腸斷當時油壁車。」初子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園，慮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開閣，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子意逼遣之者，曼殊死復活。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三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李檢討曼殊詩云：「食貧二三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虞；舉家色慘悽，丞相謂曼殊；毛郎生遲暮，官貧徒區區；改圖便爾爲，作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襦。」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復擲揄；郎意久異同，計事一何愚；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辜；郎今負義信，慟哭聲嗚嗚；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皇覓良醫，強起事跼蹙；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李中允詩云：「踟蹰貯別館，咫尺明河懸；脈脈但相望，郎言遂浪傳；謂當羽翼乖，聽續鴛鴦絃；聞言一悲憤，氣絕如絲聯；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恩情重，恩情祇道長相共；桓家郡主幕地來，驚散鴛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客，愁煞飄風蕩魂魄；倉卒墳園貯阿嬌，將使犢車無處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郎日相見；含情一慟倒玉山，杳杳冥冥去世間；萬翁投藥雖扶起，那得桃花還結子；畫圖試展舊時容，玉貌花姿全不是。」孟監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爲非匹，而惟以得偶乎才子爲幸。其瀕危也，羣言紛構，猶矢若金石，准願得死於才子之手。」彭侍講孫通詩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彈指，喚起迦文坐畔人。」張文學闡然詩云：「曾說南園臥病時，金槽猶撥祝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啼鶯戀舊枝。」曹學士禾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

臺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里，苦戀貧官與忌妻。楊文學臥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月，拜月在前墀，死魄回生後，殘眉未掃時。』至是病轉劇，嘗曰：『令吾小可者，吾當爲尼懺除之。』（李中允詩云：『古今傷心人，慷慨以永歎，庶幾法王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阿母夢所牽，因之綺羅中，愛參清靜禪。』續長恨歌云：『從此香奩日日扇，長齋頂禮願難成，綵兜虛約香塵滿，伏枕空房小膽驚。』既而謂予曰：『向阿三病時，予從子阿三死京師。』予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爲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發死。（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弔，自梁司農夫子暨張曹諸學士下，詩詞文賦，不可勝紀。又有作鼓之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穠，李榛，顧士元，馬左，西泠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嘉，王麟遊，陶篋，劉義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託碧虛仙史，作盎中花雜劇者，皆彙載別集。）死時羸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任黃門詩云：『垂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易早殘，偏怪瓦棺將掩處，海棠猶作睡時看。』）初陳檢討孺人死，索予爲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爲製裙而喜，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續長恨歌云：『去路茫茫在何處，矯首空濛隔烟霧，金槽賣卻剪紅裙，大叫曼殊將不去。』高徵士詩云：『羅裙淺澹剪鵝黃，一束纖腰白玉床，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爲覓返魂香。』吳文學詩云：『滅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憐紅絹空裁剪，不付金箱付玉棺。』）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問爲詩五十首，名清淚痕，同人皆有贈輓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九烟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

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亦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願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旣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中意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唯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恆，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踉蹌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讎集虎丘，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丘，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買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買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買人始駭，令廣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游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叩爾脛。』靈曰：『易耳。』童遂書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畔足酣游。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

顧驚怪。靈既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紙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嘆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到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曦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嘆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於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丘偵之，久之杳然。屬斬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蹶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願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甯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孺善書）、金陵錢韶（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箏）、洛陽花萼（未芳善笙）（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也。圖詠旣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

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濛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丘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下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事季生，銜之，因假手於濛，以洩私忿。時濛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嘆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濛得之喜甚，復倩六如圖詠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濛逆迹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濛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洩穢狼籍。濛久之不能堪，仍遣使歸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摻，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丘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攬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垂之不起。童子怒，掀靈於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卽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

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焚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收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一至，與瑩各拿舟抵靈墓所。瑩衣綾絰，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儀，坐石台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將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丘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台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嘆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斂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啓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閔傳感嘆，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騰。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旣合葬靈，瑩檢瑩所遺囊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嘆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歔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

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
姍姍來前，則崔瑩也。於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
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
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摔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寐，則半窗明月，闕其無人。六如惘然，始信真才子與
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
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閩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贋參半；若夢晉之
名，既章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考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
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端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
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
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
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
頭唱和，蘭玉盈塔，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於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大可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傅
染時，錢塘盧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傅染，然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於酒

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篋儒畫。篋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願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彙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遞矣。朝鮮元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甬東袁鵬貧，爲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才大喜，重予宴，酬以靈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嫌，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書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卽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於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溫溫容容，園奏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於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嶮矜軼，搏裂頓斫，作氣滿前，八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嫌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檀鬼靚法張驪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防几幃尊，函餅罌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鈎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鳥晴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蠶蟬蛺蝶螻蛄螻蛄蟹法宣和，亦雜法崔徐黃父子，蓮法於蓮。

（於青年以蓮稱。）

章侯博古牌，爲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斂，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原評）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滸牌，近年如畫燈，如席上小屏風，皆取爲稿本，其爲益於世者甚多，則其食報於將來者，所必然耳。」

縊山人傳

毛奇齡 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剿賊三策於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既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於王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暗者能言，許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師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 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使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

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安。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甯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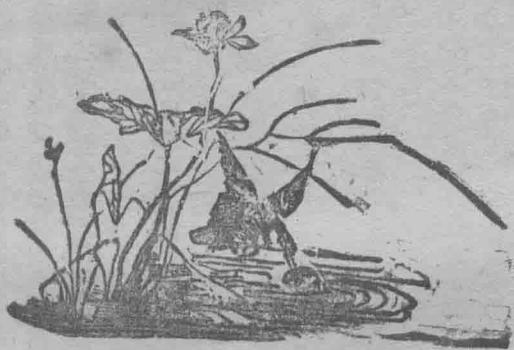
記桑鬼

王明德 金樵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夫於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心驚，專心伺之。婦即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即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甦噓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攢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為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為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為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為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實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祕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

卽於所懸身下，暗爲記明；於方行解下時，或卽用鐵器，或卽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爲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撥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於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實爲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卽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卽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十四

平苗神異記

永年王

謙 搗齋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恆被害。有明宏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閩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甯二里半隸焉。城於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其外。爲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雉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巋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饑別者。爲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獠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祕授計。閱七日。賊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鬥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深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指。有左道用符演咒法。無一效。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三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爲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首受擒。僉曰。『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旣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盛。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

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赤色，此獨白，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既汗浹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吳寶崖曰：「按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關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廐中馬，僵臥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勳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騎白馬以爲常。今大司馬遂甯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爲帝無疑也！特舊傳帝馭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瘡，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識以資傳聞之異云。」

附紀香木作像

錢塘吳陳琰寶崖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冲殊勝菴前，僧法徹見而異之，謂若有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於公，作像奉之，公爲碑文以紀。愚按先輩黃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於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爲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於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爲嚴嵩崇者，可勝道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薙髮，懾伏於聖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舞干羽而格，有苗者輝映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紀老生妄認

錢塘吳陳琰寶崖

永年馬兆燧，中崇禎庚辰進士，癸未殿試。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隕陽老生某，投牒云：「運將鼎革，不聞漢壽關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遽發隕陽司理某親鞫。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從。謁關廟叩首謝過，起見香爐側白鏹一錠，始未嘗見也。迺悟神亦如人世賞勞然者，旋復司理懸牌某日聽鞫。屆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同，隱示氣數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流血死。愚哉老生，惜天運而咎神，神其能宥乎？若巡方貿然許，司理貿然行，胥役貿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冒瀆者可鑒矣。馬氏尙存案卷，永年王觀察公猶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貿然許，司理不貿然行，胥役不貿然往，亦不能顯此靈異。」

會仙記

徐喈鳳竹逸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曷言乎有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會其面也？不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丹，字若夔，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二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樸，不動念。是夕宿親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作聲，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不與言。遂倚樓唱曲數闕，達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豔服坐其牀，旁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爲夫婦。不意奴墮狐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甯，了此夙緣，毋疑我也。生

以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已七十餘，聞而怪之，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家拜。』漢昭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寢，淑貞執婦道甚謹，與漢昭敘談，引經據古，無一俚語。以漢昭在，未嘗與生狎比。曉里人知之，競來訊詰。淑貞因人而語，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意表。往往難者反爲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至也有詩，定情也有詞，風流芳豔，允爲情種。乃許氏戚族，咸爲生慮，或叱之，或怒詈之，甚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爲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諸？』吟怨別詩而去。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誕，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豁大門，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綠陰下，因名綠陰。』生接置膝上，女卽以爹呼之。留生宿，其供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並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卽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頗與閩葛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峯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家，爲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爲期。屆期，余放小舫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丫環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臥，不消起來。我小』

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專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尚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既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節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生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槎，仇子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卽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壺熱如新淪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香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履聲，推門入口，唱曲，曲嫋嫋不絕，出卽告去，余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爲何曲，而曼聲縹緲，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人屬而和，得詩詞若干首，彙錄之。顏曰：「仙音集。」噫，嘻，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跡，窗戶不啓，倏而坐人之牀，以爲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次韻和答，以爲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姿容，篤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咫尺間，親爲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爲會仙可矣，第其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尙得見之否乎？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爲師。」

太恨生傳

徐 瑤 大壁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

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孌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嘗謂生曰：『吾夙耽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即守木叉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爲余家婦，門庭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甯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辜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爲生子保媪。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媪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媪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爲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媪欲爲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婿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阜自決計。』女沉吟未答，旣而泣拜曰：『妾惓惓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爲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明成嘉禮，倘稍逞情緣，冒嫌涉疑，妾不足惜，人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醜，而簡於言，笑居常。

女伴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嫗呼，不入中堂。間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晤語，倩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卽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並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慰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疏，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雖隔絕，而室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嫺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褵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尙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色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粧，荆釵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遺以香鈿諸物，必堅卻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來爲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爲養媳，誘嫗兄及姪，坐姪主婚，而以媒氏屬嫗甥，更爲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爲奇貨，於嫗前作楚歌，而陰告其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嫗甥持五十金爲聘，給嫗兄劫嫗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恆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

於計較可；瓣香供佛，余當一以資汝。然汝淒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歎歎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醮與剪於衿，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虞辭楚帳，嬾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妯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隸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輾，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媪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慰且讓，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跎，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爲？」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悃忱，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窒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爲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鬱，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甯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

是益不自勝，難或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爲作嘲語，一卷情懣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容祕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擬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既允當，於勢又便，況有閨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甯守經，毋達權，事固弗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閑者之情，尤不能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爲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瘞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於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析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卽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鉦，今以鉦易金，雲鉦卽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爲方響，再變爲鉦，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爲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祝然，然而猶瓦爲之，明與平伯從子高通蓄婢住子，能叩食器爲幽州歌，箏師樓等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工謀易以鉄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盞製，以化法器若干，則亦淺深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強名曰「水盞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穢家人之在，六樓者皆散去，住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通於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挹水，綴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歎。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瘞住子者，而使

予誌於石，其文：

編竹爲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蓋可聽。破十六葉，更爲八竈，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邱漸安，犀槌自燃；戛卽函胡，挑將宛轉。試斟綠酒，遙倚素曲，半袖縈錦，五指琢玉。旣越蕤板，亦邁徽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雹裂震地，宜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爲？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成，或援箜篌，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瑄，藏於幽隴，元康阮咸，乃闕古塚，素衍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尙其依斯。

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姍姍傳

黃

永雲孫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羣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與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卽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旣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甯築避風

臺俟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妾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珊珊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羣進而壽。珊珊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珊珊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玉，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珊珊在。」命家姬以其私詢之。珊珊不言。姬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珊珊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爲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珊珊。珊珊聞之，輒大悲。至是聞姬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珊珊忽遘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快快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本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滅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珊珊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珊珊曰：「妾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珊珊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睠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日，雲孫抵家，湘夫人

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既內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既死三閱月，同里黑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逅，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嘆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如是，而姍姍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十五

記同夢

閩秀錢

宜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讎譌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於庭，裝襯一冊，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爲奠。夫子聽然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爲？」予曰：「雖然，大塊之氣，寄於靈者，一石也，物或馮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詞，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予歎息聲，披衣起，肘予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豔爺眩人，花光盡爲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迴身摘青梅一丸，燃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大風起，吹牡丹花，滿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予夢同，因共詫爲奇異。夫子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如打五鼓，向壁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簇火淪茗，梳掃訖，亟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暾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姐學，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暨遇天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惱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張山來曰：「閩秀顧啓姬評云：麗娘見形於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奇。」

也。『吳山吳子以三婦合評牡丹亭，見寄於子，予愛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其記同夢以誌異。』

述怪記

繆彤歌起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戾，居多不甯。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司直病作，倏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眩也。』猶不之信。夜既半，司直呻吟不得臥，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王將至。』未幾，聞戶外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倏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旗閃爍，騶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塔級，人馬層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既欲邀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間忽傳玉帝旨，勅王入臨武闈。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擁王去，留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逼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闈，我當爲武闈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聚強人，今爲黔中學使者。予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也耶？』

啞孝子傳

王潔汲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爲「啞孝子」。云：孝子既啞，手復攣，傭工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歲己亥，淮徐大稔，孝子出行丐於市。人憐之，予以糟糠糲糲，受而納諸簞，自掘野草，剝木皮以食。歸則扶其跛，父母於茅簷盡傾，簞中物，懽然進。簞日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途見字蹟，必拾，朔望拜燬於先聖樞星門下，而斂其燼於黃河。一日於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屍飼之。苗壯蕃息，遂爲父母治衣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於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舁柩葬於中野，遂不知所終。

涑盤外史曰：「予聞諸幔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輿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貧賤，瘖復攣，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於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深得史公遺法。」

孝丐傳

王 啍丹麓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於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篋中，見者以爲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敝舟繫柳陰下。舟故敝，頗潔。有老媪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且少周之。丐甯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於所暱愛，讌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爲壽，僂僂罄折，每伺其顏色以爲喜懼。至於於

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於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爲，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仙記

洪臯若 虞鄰

乩或作吓，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仙降爲批乩，名之曰「乩仙」，亦謂「箕仙」，又謂之「扶鸞」。云凡乩仙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河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仙去。故乩仙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予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而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憲，王人玉，暨子兄涑，咸傳香咒，稱大仙弟子。凡仙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八，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仙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攜，咸仙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批云取於某巖某穴中。仙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仙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予爲汝輩乞之。』停乩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蓋竹箸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予以葫蘆一，仙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綵紬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請於子家樓上，凡請仙，必須樓，所謂仙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予名若臯。凡爲仙弟子者，其名咸仙所命云。因令予同會文，題『不伎不求至何足以減』，藝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莖，字法絕似螳螂張膝，蜻蜓點水，不類人間所爲。未注三千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仙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

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譫，醫人咸卻走，計無所施。或言祈之仙符方發，扶乩，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碎裂。予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我？」予輩復俯伏謝過，隨批云：「急取梯來，向樓簷某行瓦中，取予藥方下。」卽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靈符三道，皆紫硃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謄，赴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之，嘔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予輩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視之果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乎？」視之果睡。卽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乎？」視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供碧桃仙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酌謝仙，父伏地感而且泣。未幾，仙僧父小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酷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萊客，爲人間謫仙耶？今少炙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譜片詞，爲君售也。贊曰：臉臞而衷腴，所舉又若拘，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於磬，迫天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墨士，絃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課古人書，稱泗杏之通儒，盛哉猗與！父什襲之不輕，襲迨滄桑之會，張生旣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亡，仙久不請。順河戊子，予登賢書，壬辰會試，予兄復請，問子捷與南宮否？仙亦降，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是科，予落第，予鄰何公絃度，陳公璜，中式，蓋析何與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復問如前，批詩云：「大固崔巍正展旗，春光逗發遠爲期。君家福分非輕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雋南宮。兄輩又請問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十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畫於上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

十日者，歿唇刻不爽云。誠足奇哉！予思凡仙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葫蘆、仙桃、小像、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窗前松餅、簷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房乎？或曰：「筆仙、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況呂祖游湘潭，鄂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概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子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雖如此，然予食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過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予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觴政皆所優爲，獨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無所不能耶？」

中冷泉記

潘介幼石

中冷，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冷，胸膈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峯，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離岸。但不知中冷一勺，清澈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嚼啞，激石哮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圻，得見世所謂中冷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爲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卽非中冷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浹背。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嶙

响，森森若奇鬼異獸。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空復望洋，蓋杳乎不可即矣！日暮歸舟，悒悒若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鐺，皆挾中冷香氣，奈舟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愍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視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互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圈，上下隨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蓋上，怪問之，祕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冷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躡江心石五六步，石竅洞洞然。道人曰：『此中冷泉窟也。』取葫蘆沉石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繩上機，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筍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繩，啓視之，水盎然滿。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鑪，須臾沸起，就道人嚶瓢微吸之，但覺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入心胃。二三盞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爲山穴，而爲泉，山不徒山，而峙於江心，泉不徒泉，而巽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顧令屠狗賣漿，菜傭僮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膺鼎爭傳，獨中冷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冷未熟也。道人姓張，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桓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緝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罍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絕於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而水已滿罍。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汲之之法耳。若遇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髯參軍傳

徐瑤天壁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閒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髻參軍尤奇，作髻參軍傳。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髻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右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臥。旋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蠅，卽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髻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盍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爲述持金遇僧狀。髻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拾囊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僧僵臥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髻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爲若直之去，無污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髻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爲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盍俱渡江而南？」髻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爲幕府標官，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爲我具麵十五斤，生蔬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髻果至，呼公子曰：「飢甚。」公子亟進麵生蔬酒，如前約。髻立飲酒至盡，卽所佩刀，刺殺生蔬，而手自揉麵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髻曰：「吾亦不能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曳兩頭，倔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蠹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爲？」髻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

下士耶？吾行矣！

論曰：「蔣翁所稱鬚參軍，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爲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選軟凡庸，退爾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即有一二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於亡。嗚呼！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鑄萬先生評云：句句爲鬚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比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句傳

毛際可鶴舫

李句，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求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麩膏，並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至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鳥，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句向爲諸生，有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於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爲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今古說廬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豗。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峯懸白練，遙看珠網掛層臺。

漱灑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峯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壁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

何年鞭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卻許通；曾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
銀臺金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纔生疑慮隔天涯。
披雲坐月太奢華，旅汲清泉喫苦茶；無事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斷又歸家。
羅列香花百寶臺，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影隨機現，都在衆生心地開。
千崖雨溼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珠粒粒紀時辰。
峻嶒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龍背鑿開羅漢寺，龍鱗幻出梵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於屠釣；今之異人，隱於乞匄；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當物色之。李句詩，不止於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 減齋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初歸千秋，卽能識字，能擊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恆爲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尙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印章，覺它巨鐫，徒障人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祕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郵曾應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終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重，而得鈿閣小圖章者，至今尙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犀凍諸

章恆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亡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款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冰奇膩築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款章，痛亡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爲梁千秋，止令鈿閣鑄顛倒鴛鴦，不復爲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周亮工 減齋

王安節，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善，同受教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句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鬚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余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爲子作，今銓次於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婚於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卽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於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任葦，獨宓草微能食乾鱸，人稱其爲「一門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宓草，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 減齋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於物無所忤，食餼於邑。甲申後，棄去，一縱於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文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爲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卽欲會稽太守詞。於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爲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旬旬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於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於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爲印示余，予入之譜，復囑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於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

耕式
標點
虞
初
新
志
卷十六

因樹屋影書

周亮工 減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郝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燈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棋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歎。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蠶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衆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煙。』衆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煙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衆已奇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煙若干，客又吸之盡。請衆客觀吾技。徐徐自口中噴前所吸煙，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爲花木禽獸，如屢樓海市，莫可名狀。衆客咸以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

觀之，誠未可輕量天下士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脅下尙有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詩。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吊之。詩成人穀特告其家羽，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淺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點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歷年間事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個出籠計。」僧應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腳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縲瘵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個出籠計。」附記於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尙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靛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

宋驚懼仆地。其人曰：「云得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予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甯遠疏至一二十上。甯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鳥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扁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甯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終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懇靛面赤髭者爲我洩憤矣，尙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嫗鴇娼，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子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駒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殺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命取他席上殺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

取席上諸梓孟盤盞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爭塞向瑾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溼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與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媼如在登時。與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與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與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與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剝鑿，纒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與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與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飢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媼游，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級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閻而問之！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嬌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

公諱于階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祆廟事矣。』

『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紉纈，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地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但不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尙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元。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閨闈，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評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矣。

江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禪繞身。

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忤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前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靈。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家，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滅齋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予少時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來揚，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澹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圍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陰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者，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盃荷策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狻猊猿猴，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焚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枯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烏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

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巧，若更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研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歲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夫之流，愆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飢餓，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木難飾而囊諸古錦，更書答汝瑚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

張山來曰：『末段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滄州宋起鳳紫庭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顛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人類司更卒，執桴鼓，若寒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洞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踉蹌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舷間，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噓火，蓋供客茗飲也。艤舟處，當寺陰，體阜鐘閣踞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半規，雜疎星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殊意，且並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納須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綃繡經而唐微水戲薦酒而隋替』，器之淫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蓋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辨審。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工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 著 選 甫

張南邨，名惣，字僧持，父與公先生琪，以名宿教授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爲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治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卽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杖人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錮宿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齋孟粥鉢，宛然頭陀。蹤跡恆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余公戍武林，從之武林，西泠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雪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卽爲伴侶，窮幽造深，飲泉摘果，卽忘飢渴。於五嶽則陟嵩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爲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柿爲記，采樹葉題詩，以爲常。南邨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恩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人恆至，乏食，垢衣敝襖，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夜不眠。嘯詠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榻而寢。投足之所，卽甚湫隘，雖他人掃除未竟，視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菟枕卽熟睡，無輾轉不寐之時。蓋胸無機事，不以美惡櫻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遇舫篋者，再中途幾不能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

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嘗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厲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局力宏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願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不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聲。予自僦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去，裹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佳處而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剗於天，可獨可羣，亦儒亦禪，束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爲詩人，奚愧焉？」

張山來曰：「予慕南邨久，一旦遷甫爲介，得以把臂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 減齋

劉酒泚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連筆，尤覺神來。人以爲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爲上維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噴。」急索畫曰：「尙未款。」乃捲入榜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尙如此，何況真個是。」酒索子顏其草堂，予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

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去矜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闊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繡澀，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願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並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鐵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

尙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滷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張山來曰：「既是神禹時物，不識高麗使人何以知之？殆不可解！」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頗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授，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祕異，溯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探秦人，不以漢先，詳贖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偏蓬集、姑篾集，及唐詩解，其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一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張山來曰：「古之瞽者，如師曠之徒，類多神解，或以爲嗇於目，故專於心，想亦理當然耳。」

「子向旅寓京師，居停主人雙眸炯炯，同寓兩人，其一爲瞽者，其一眇一目，因號獨眼龍。苟詢以京師中昨日有何事，今日有何事，瞽者無不知，獨眼龍知十之六七，居停主人僅識十之四五而已。附記於此，以供談柄。」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減齋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校讎，雖凌寒溽暑，弗倦也。

既豐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塔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羅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
使此君與唐仲言相遇，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書鄭仰田事

益謙益牧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踧踖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于世，以觀梅拆字爲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士，當有姓帶士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尙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者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煜，與奄黨吳淳夫有鄉，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从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

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扣之，仰田晝奄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爲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襪繫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閒暇，鼻息响响然。談笑大噱，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爲太夫人庀窀穸之事，公毋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己卯春，將僕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飲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即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繭狂走，爲公急難，侯羸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謂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于虎邱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安，書其語以俟之。

張山來曰：「仰田以異人自負，惟牧齋知之，彼卽有知己之感，然則異人亦好名乎？」

記吳六奇將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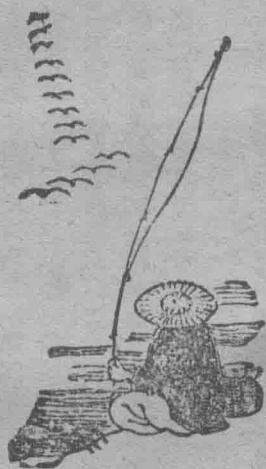
鈕 琇 玉樵

海軍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

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鉄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煖炭發醕，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醕乃止。」丐盥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鉄丐對飲甚慳，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姓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遭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屣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旌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割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才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遇時，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

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腴備。將度海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騎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小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買美琴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縞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旣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歸然尙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于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英雄失意而志不佞如此。至其不忘，查君之德，尤可謂登然足音矣。」



新式
標點
虞
初
新
志
卷十七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塘岸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頹白者，自稱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既寤，卽與同人言及之。次夕復入夢云：『再洩吾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關外，樞以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知爲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憐其貧，捐俸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啞符二道，并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贖公文，詣廟焚之，歸卽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懣，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廿六日子堂，傳袁生員面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危坐，曰：『已遣金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啞一年。』城隍曰：『天師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旣天師傳命，不滿一年，亦宜半載爲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吞一符，以天師符內囑，問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卽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戟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爲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爲儒者所不道，然昔人請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情恍難信，而樞親見之于城市中。城隍目爲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洙泗外，鮮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爲倖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土恤災，委曲救拔，亦

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樞語余云：『方啞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昇，大家撒手。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閔孝子傳

吳晉介茲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粗獷，不愜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存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三日，受杖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獷，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祕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祕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視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醫。醫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跪泣請，醫不可卻，妄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醫報謝。醫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醫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立闕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獷人也。』

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子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爲子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糲，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尙得謂粗糲哉！今世之不粗糲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耶？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子之謂耶？」

人觚

吳江鈕琇玉樵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闢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踟躕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粢，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眞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嚼，馮啜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僵偃祇受，然意甚快快。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馔，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

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辦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類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昇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爲龍子猶，則竟作求解挂枝兒矣。」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剿，鄭寇大俘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特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卽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整衣履，殮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尸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連磚土，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致錢鏹，大起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褻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士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爲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若此，矧爲臣而殉國者乎？」

事脈

鈕琇 玉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口而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樵而啞之，殊非理也。」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嚙，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展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欻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詆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瑣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卻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尙含羞，珠環小髻烏鬢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正所以獎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詭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闈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搯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即知爲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可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

爲妖狐晝噬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惜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闔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啓帳小遣，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好細，細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頗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疎狂之咎，尙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張山來曰：「孝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均足千古。」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閒館，絕遠囂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瀹茗於盃，更侍遞進，光豔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心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

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闌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隱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溷譎，是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被譴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張山來曰：『八狐媚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直老龜耳。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宜。』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即其裔也。以劍術之疎，節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與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靈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劍啄聲甚急，啓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救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祕，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亟

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歎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主之略，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揔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颼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請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褻天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猿公旣言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廁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擔糞，見遺有腰襪一具，攜以回船，解襪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襪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廁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襪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襪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襪色，俱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

子久矣。一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揮手使去。是時船蓋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壑，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刀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款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壺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壺頭如雪，手昇而上，鑿錫傾壺，果皆白鏹，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中。先君亦陰行善事，媿我該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有義命自安而已。」

物觚

吳江鈕 琇玉樵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鷓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鷓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功。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枝，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啓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

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鑪，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殿。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面柁篙蓬纜之屬，無不具也。舫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窗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于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瑾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吾主之事，而亦卽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鉛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卽跨馬挾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鬚角枝牙，毛肱鱗背，坐於沙上，列置熟雞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海。忠遂據其坐，裂雞醢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於是瀕海之怪遂絕。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牀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黑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牀，將殺丁婦。丁隨於牀頭，拔劍格鬪，至雞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詈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讎，愆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令遭妖道驅我爲？」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張山來曰：「報仇而隱于溺器中，亦可謂破釜沉舟；而卒不能報，徒遷怒于其鄰，何也？」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洊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無所得食，擔其釜甑，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卽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攔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矣。婦亟解姑縛，握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偃僕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爲虎噬，投擔委衣，殘齒狼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行久，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以金，令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英德縣合洗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翳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如甕，迅雷轟轟，將追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彗，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追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弓發弩，中其尾，蛇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卽甦也。」良久，清醒還家，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艾也。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爲小蝦蟆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臟俱見，趨然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日失去。廣州陳弘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鬻蝦蟆萬頭以償，弘泰睹而心惻，命悉放之江中，遂與焚券。數月後，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燄閃爍，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益致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

每因人心以爲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據爲子孫百世之業，不亦值乎？

名捕傳

姚□□伯祥

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媳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鞵，攘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妻爲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卻。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弢口授于子，子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張山來曰：「名捕捕賊，尙不足奇妙，在名捕之婦有此手段，真可敬也。」

「想見此婦火坑上搏老公時，必有異乎人者一笑。」

南遊記

孫嘉淦錫公

遊亦多術矣。昔禹乘四載，刊山道以治水。孔子孟子周流列國以行其道。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以奇其文。他如好大之君，東封西狩以蕩心。山人羽客窮幽極遠以行怪。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投刺四方以射財。此遊之大較也。余皆無當焉。蓋余之少也，澹於名利而中無所得，不能自適，每寄情於山水。既登第，授館職，飽繫都門，非所好也。己亥之夏，以母病告假歸省。其秋，遂丁母艱，罔極未報，風木餘悲，加以荆妻溘逝，穉子天殘，不能鼓缶，幾致喪明。學不貞遇，爲境所困，欲復寄蹤山水之間，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此之謂也。庚子秋，束裝策蹇，東抵晉陽，繫舟石室之山，懸甕難老之泉。柳溪汾晉之水，圓通白雲之觀，浮沉其中者累月。東出故關，道井陘，過真定，歷清苑，觀背水於獲鹿，食麥飯於滹沱。望恆岳於曲陽，訪金臺於易水，仰伊祁於慶都，思軒轅於涿郡，已而北走軍都，臨居庸，登天壽，東浴湯泉，遂至漁陽。上崆峒，下玉田，涉盧龍，懷孤竹，浮沉其中者又累月。家世塞北，今到遼西，三過風景，約略相同。時值冬暮，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叢林如束，陰風怒號，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因而決計南行，返都中，治裝適吾友李子景運不得志於禮闈，遂與之偕。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則吾南遊之始也。都中攘攘，縹緲如霧，出春明門，覺日白而天青，過盧溝橋，至琉璃河，盧溝者，桑乾也。琉璃河者，聖水也。南有昭烈故居，又有酈道元宅，注水經之所也。南至白溝，昔宋遼分界之處。南至雄縣，有湖，一望烟水瀾漫，極浦桅帆，雲中隱現，亦河北巨觀也。過任邱，有顯頊氏之故城。南至於河間，九河故道，漫滅不辨。滹沱易清，衛漳爲衛，高交淇滹，皆經其境，以入海。府首曰：「獻縣。」昔河間獻王之都。南出阜城，至景州，景州古條地。周亞夫封於此，有董家重，仲舒下帷之所也。東至德州，入山東境，州城臨運河，船桅如麻。南至平原，昔博徒賣漿毛公薛公以及東方生管公明皆奇士，今得毋有存焉者乎。平原君廟內有顏魯公碑，惜匆匆過，未見也。東南

至齊河，自涿州背西山而南，七日走九百里，極目平疇。至齊河，始見山。齊河水清，抱縣城如碧玉環，石橋跨之，兩岸桃柳，新綠嫣紅，臨水映發，爲徘徊橋上者移時。南四十里曰開山，遂入山。途中矯首欲望東嶽，而適微雨，雲山歷亂，時於雲外見高峯，以爲是矣。曾不數里，又有高者，午後見一峯甚高，怪古突起，煙嵐擁護，謂必是矣。已而川勢東開，山形北轉，遠而望之，更有高者，蓋余從泰山之北來，午前見背，午後見臂，至泰安州始當其面，而又值雲封，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次早欲上，士人云：『不可，山頂有娘娘廟，領官票而後得入。』票銀人二錢，曰：『口稅。』夫東嶽自有神，所謂娘娘者，始於何代？功德何等？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爲民上者，既不能禁，又因以爲利，不得已，亦領票，得票欲上，人又云：『不可，山之高四十里，窮日乃至其巔，茲向午已遲，且天陰，下晴上猶陰，下陰上必雨，雨溼風冷，請以異日。』因而植城中之廟，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而以北城爲後垣，一城之中，廟居大半焉。階墀多古柏，云漢武東封時所植。階墀有碑，其文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秀靈，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者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加神之號，封歷代相沿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職，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旣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畏不敢效，蓋神與穹昊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與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依時祭神，惟神鑒之。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可謂辭嚴義正矣。廟中望山頂如屏風，中挂白練，問之人曰：『南天門也。』因與景蓮約，起二更，奮力急趨，雞鳴至其顛，可觀滄海日出也。如約起，遙見火光明滅，高與星亂，至則皆貧民，男女數千，宿止道旁，然炬以丐錢，教養失而民鮮恥，可慨已。山足曰：『紅門。』紅門以後，路皆石階，時聞階旁潺潺有水聲，四更至迴馬嶺，階級愈峻，如行壁上，雞鳴至玉皇廟，謂至頂矣。導者笑曰：『甫半耳。』因少憩，黎明，緣澗水，度石橋，見兩峯對立，中有瀑布，時宿雨初晴，朝光澄澈，山嵐護石，松翠浮空，瀑流飛

響清心韻耳磴道從西峯上有碑題曰「五大夫松」碑下仰望見兩峯之頂高插煙霄心中竊擬謂此山巔也攀登久之迴首遐眺見松山頂在我足下昨所望見諸峯在松山下齊魯數千里之山又在諸峯下蓋已飄飄凌雲矣不意峯迴路轉更見高峯天門之峯無點土亦無寸草石脈長而廉隅四出駢植壘累皴若蓮菊磴道直上十里乃城中所望若白練者蓋吾從碑下望松山似高於城中望天門今於此地望天門實高於碑下望松山道旁石上刻四大字曰「仰之彌高」其信然矣磴列鐵柱中貫鐵索授索而登抱柱而息此磴道盡反無所見蓋下望天門乃其絕頂既至其上又有高峯擁蔽焉紆迴攀躋見所謂「娘娘廟」者在秦觀峯下正殿五間而三門皆有銅柵門內金錢積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銅碑明末大璫所鑄餘無可觀東廡簷下石柱中斷余坐其上而休焉俯視有字拂拭辨之則李斯篆也其文曰「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筆法高古秀勁非漢晉人所能及廟後石壁高十餘丈唐摩崖碑在焉崖西洞中有泉甘冽崖後上里許登秦觀峯乃泰山之巔也舉頭天外俯視寰中浩浩茫茫四無涯際東見青營負山阻海北顧塞垣橫互萬里河朔諸州星羅棋布循大行而西中州之沃衍咸陽之阻隘皆可指數黃河由華陰走袞徐灣環若衣佈嵩山二室如兩卷石淮揚之間一望平蕪「登泰山而小天下」果不誣也峯巔有殿庭中石崛起意古者金泥玉檢文皆封於此門前石表始皇所建高二丈餘而無字日觀在東月觀在西高皆與秦觀等古蹟名勝不可徧觀薄暮遂下至松山而少憩回思三觀如在天上又下見朝陽洞石穴幽邃又下見水簾洞流水蔽巖下至山麓見一巨人與之並立翹足伸手而不能摹其頂古者長狄在齊魯之間豈其遺種與次早由泰安趨曲阜曩在山上視泰安城如掌大汶水一綫環於城外徂徠若堵踣於汶上出泰安城不見水與山也行五十里見大河壘闊乃汶水也又五十里見崇山巍峨乃徂徠也相去百里而俛視不過數武其高可想矣徂徠之西曰梁父對峙若門從門南出平疇沃衍泗水西流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

阜南孔林方千餘里，其樹蔽天，其草蔽地，至聖墓，有紅牆環立，牆中草樹愈密，修榦叢薄，側不容人。而景至開明，初無幽陰之氣。至聖墓，產蒼草，碑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西偏小屋三間，顏曰：『子貢廬墓處。』東南有『泗水侯墓』，正南有『沂國公墓』，牆東南有枯木，石欄護之，子貢手植楛也。旁有『楛亭』，其北有『駐蹕亭』，一人君謁墓更衣之所。門外有洙水橋，橋南高阜一帶，闢其東南爲門，門距曲阜城可二里，道傍植柏，行列甚整，蔽日參天，皆數千年物也。入曲阜之北門，路東有『復聖廟』，廟前有陋巷，巷南折而西，則孔廟之東華門也。廟制如內廷宮殿，而柱以石爲之，蛟龍盤旋，乃內廷所無。至聖與諸賢皆塑像，石刻至聖像有三，車服禮器藏於衍聖公家，聖公入覲，不可得觀。殿南有亭，顏曰：『杏壇。』古杏數株，時值三月，杏花正開，壇南有先師手植楹，高三丈而無枝，文皆左紐。子貢之楛，雖不腐而色枯，此則生氣勃發焉。大門內外豐碑無數，南有高樓曰『奎文閣』，閣南門下，漢魏之碑十餘，皆額尖而有圓孔。門外有水，上作五橋，橋南有門，門外有柵，自殿庭至柵內，蒼松古柏，虬龍蟠屈，不可名狀。泰安漢柏，又不足道矣。吾於是奮然興也。夫孔子者，天所獨生以教後世者也，考其生平，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中年出妻，晚年喪子，夫哀死而傷離，寧獨異於人哉？今觀志學一章，七十年內，日進月益，不以遇之窮而少輟其功，蓋其自待厚，而所見有大焉者矣。余乃戚戚欲以身殉，何其陋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曲阜東南有九龍山，其南曰馬鞍山，兩山之間，松楸茂密者，孟林也。林南爲鄒縣縣南有孟廟，廟左有宣獻夫人祠，夫人者，孟母也。滕縣在鄒南，地平曠，可以行『井田』。滕南有嶧山，始皇刻石其上。嶧東有陶河，過陶河至邳州。下邳乃子房擊秦後潛匿之所。又項籍者，下相人也，下相在邳州。昔曹操決水灌呂布於下邳，令其城在山，不可灌。予嘗徘徊其地，求下邳下相之故城，及圮橋進履之所，而土人皆無知者。邳南落馬湖，黃河所溢也。湖南曰宿遷，宋人遷宿於此。又南曰桃源，乃黃河之北岸也。河自出天門，走平陸，無高下阻激之所，而馳波跳沫，洶湧澎湃，其猛鷲迅疾，天性然也。南至清江浦，黃河南曲，運河北曲，兩河之間，不能一里，而

連低於黃數十丈。河性衝突，設有不虞，淮陽其爲魚矣。淮安城西有『韓侯釣臺』，當淮陰未遇時，忍飢釣魚城下，誰過而問之？及其雲蒸龍變，向之落魄，皆爲美談。英雄成敗有時，若此類湮沒而不稱者，可勝道哉？淮安南曰寶應，寶應南曰高郵，地多湖，四望皆水。高郵以南，始見田疇。江北暮春，似河北之盛夏，草長成茵，麥秀成浪，花牘餘紅，樹凝濃綠，風景固殊焉。南至於揚州，揚州自古繁華地，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輻輳，士女遊冶，兼山鹽商聚處，僭擬無度，流俗相效，競以奢靡，此其弊也。城內無可觀，『隋宮』、『迷樓』、『二十四橋』之勝蹟，今皆不存。『瓊花觀』內，止餘故址。城北有『天寧寺』，謝東山之別業也。其西偏曰『杏園』，余嘗寓杏園之僧舍，竹樹蒼鬱，池臺清幽，想見王謝風流。杏園東曰『虹橋』，一園亭羅列水次，遊人棹酒船於其中。虹橋之北，則蜀岡也。歐陽文忠公建平山堂於其上。堂右有大明寺井，昔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謂揚子江中冷泉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卽此是也。東至於泰州，昔韓魏公知泰州，夢以手捧日者，再今其州堂猶顏曰『捧日』。南至於瓜州，遂渡江。揚子江闊而清，含虛混碧，上下澄鮮，金焦在中，如踞鏡面。金山四面皆樓閣，環繞層累，靚粧刻節，遠望焦山，林木青蒼。土人云：『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惜余未上，於焦止見山於金止見寺而已。過江，由小河入山，至鎮江府。鎮江古京口，四面阻山，形格勢禁，以臨天塹，實南北必爭之地。孫仲謀始都此，築城名曰『鐵甕』。『府城』其遺也。南至於丹陽，聞有練湖而未見。東南至常州，古延陵地，吳季子之所居。俗在三吳爲淳樸，至丹陽西，見山綿亙百餘里，至無錫曰九龍山，其南峯曰惠山，惠山之東曰錫山，峯巒皆秀麗。登惠山，飲『石泉』，清冽而甘且厚，下視無錫，羣山拱峙，號水環流，名酒嘉魚菱藕之藪，樂土也。昔泰伯擇居於此。惠山之南曰『夫椒』，夫差敗越之所也。夫椒之南曰陽山，越敗夫差之地也。陽山以南，羣峯列峙，巍然而葱鬱者，靈巖穹隆支硎玄墓上方諸山也。靈巖之東，樹林陰翳，有秀出於樹中者，虎邱也。虎邱南六七里，蘇州城也。姑蘇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閭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然俗

浮靡，人誇詐，百工士庶，殫智竭力，以爲奇技淫巧，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者。與虎邱小而奇，外望一土阜，而中有洞壑，路旁巖下，有泉曰「愁泉」。泉側有石，中裂若劈，「試劍石」也。曲折而上，一大磐石，平鋪數百步，「千人坐」也。四圍奇峯，峭拔若削，北闢一壑，中有「清池」。劍池之西，又闢一壑，窈窕幽奇，而亦有池，「虎邱石井」也。劍池之東，有亭，「可中亭」也。亭下池上，大刻「虎邱劍池」。顏魯公書也。又刻「生公講堂」。李陽冰篆也。登虎邱而四望，竹樹擁村，菱荷覆水，濃陰沉綠，天地皆青。然賦稅重，民不堪命焉。靈巖秀而高，上有西施洞，山巔有寺，「館娃宮」之故址也。門據橫石，內闢清池，殿西有巖，流泉四出，迴廊曲檻，周於巖上，又有二池焉。其清爽幽奇，令人樂而忘反。絕頂石上，刻曰「琴臺」。登琴臺，臨太湖，太湖周八百里，包衆山於其中，水清色白，長風一吹，波與山同。七十二峯，乍隱乍現於銀濤雪浪中，滴翠浮青，宇內奇觀也。南出吳江，由藍溪至浙東嘉杭之間，其俗善蠶，地皆種桑，家有塘以養魚，村有港以通舟，麥禾蔚然，茂於桑下。靜女提籠，兒童曬網，風致清幽。與三吳之繁華又別矣。出藍溪至塘棲，夾河左右，遠望皆山，西南一帶，尤高大而青蒼者，則西湖上之諸峯也。南至武林門，棹舟竟入城內。出候潮門，至江口，一望浩渺，大不減揚子，而色與黃河同，則錢塘江也。錢塘，西湖之勝，自幼耳熟，旣見江急，欲至湖上。居人曰：「遊西湖者，陸轎而水船。」余曰：「不然，江山之觀，一入轎船，則不能見其大。且異境多在人蹤罕至之處，轎與船不能到也。」因步行。登萬松山，而望西湖，一片空明，千峯紫翠，冠山爲寺，架木作亭，樓臺煙雨，綺麗清幽，向觀畫圖，恐西湖不如畫，今乃知畫不足以盡西湖也。過松嶺，渡長橋，至南屏，南屏之山，怪石攢列，下有古寺，所謂「南屏晚鐘」也。北曰雷峯，有塔高而色紫，所謂「雷峯夕照」也。西曰蘇隄，從南抵北，作六橋以通舟，植梅柳於其上，所謂「蘇隄春曉」也。隄西有園亭，引湖爲沼，以蓄魚，所謂「花港觀魚」也。隄東有洲，旁有三塔，影入洲中，所謂「三潭印月」也。潭北有亭，翼然水面者，「湖心亭」也。亭北突起而韶秀者，孤山也。山有紫垣繚繞者，「行宮」也。其東直抵杭城者，白隄也。蘇隄縱而白隄橫，孤山介兩隄

之間焉。其西有岳武穆廟，廟外鐵鑄秦檜夫婦，而其首爲人擊碎。嘗讀史至國家興亡之際，不能無疑於天也。當武穆提兵北伐，山東河朔豪傑響應，韓常內附，兀朮外奔，使其子秦檜以暴疾假武穆以遐年，復神州而返二聖，至易易耳，而顧不然，待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易代而後，乃復祀武穆而擊檜，豈天心悔過，而假手於人以蓋前愆耶？抑天終不悔，而人奮其力與天爭耶？人之言曰：「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聞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說焉？使天下好善而惡惡，人之好惡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惡，既與人同，胡爲誤於其身，復誤於其子孫，而終不悔耶？嗚呼！此其故，聖人知之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君子長而小人消，曰泰；小人長而君子消，曰否。運之有否泰，數也；天之所不能違也。非小人得志而害君子，則運不成，故萬世之人心好君子而惡小人者，天之理之常也。一時之氣運，福小人而禍君子者，天之數之變。萬物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也。龍逢比干，其君不以爲忠，申生伯奇，其父不以爲孝，孝子不敢非其親，忠臣不敢讟其君，而於天又何怨焉？廟西有墳，內有二塚，武穆王與其子雲也，墳南亭臺，臨湖結構，朱欄碧檻，與綠水紅蓮相掩映，所謂「麴院風荷」也。初在南屏望湖，路人指曰：「高而頂有塔者，南高峯也；其遙與高同者，北高峯也。」茲由岳墳而西，道出北高峯下，路旁皆山，蒼松翠柏，蔽岫連雲。林中徐步，忽見清溪，白石磷磷，落花沉澗，鳥語如簧，心中恍惚，冀有所過，沿山深入，見一村，落酒帘樹間，茶棚竹下，路西有坊，題曰：「飛來峯。」過坊而西，乃見奇峯特峙，流水環周，洞在山腹，橋當洞口，度橋入洞，巖壑空幻，石骨玲瓏，乳泉滴瀝，積而成池，洞頂怪石，如古樹倒垂，雲霞橫出，孔穴貫串，八達四通，或巨或細，或暗或明，出洞西行，溪邊巖下，石皆奇秀，卓立林間者，往往與松竹爭長，山側有「放生池」，池上有「冷泉亭」，高峯插天，修篁蔽日，流泉清池，環亭左右，盛夏正午，冷落深秋，亭北有寺，扁曰「雲林」，未暇入也。過寺而西，小園別墅，布置佳勝，縱目流覽，忘其路之遠近，幽林密箐，曲折其中，有時仰望，不見天日，心中驚疑，不知誤入何境，欲一借問，而深山無人，林間企望，見一僧度嶺而去，因亦至其嶺上。天風南來，微聞鼓樂之聲，尋聲覓路，忽見一

片瓦礫，屋壞牆存，土焦石黑，路聞人語云：「天竺新遭回祿，見此乃悟身在天竺峯也。」當是時，日將暮，予見天竺寺既已燒殘，又四圍幽壑深林，不類人境，懼其爲虎豹之窟穴，山魃木魅所往來，因返，復至飛來峯下，尋前所見村落而歇焉。次早，復至飛來峯，不入洞而登其巔，遠望旭日出海，江潮湧金，曉霧成霞，山嵐抹黛，景色變幻，林密怪奇，自疑此身或恐飛去。昔韓世忠忤秦檜，解官攜酒，日遊西湖，建「翠微亭」於飛來峯上，惟斯人也，而後稱斯山也。下飛來峯，復至冷泉亭，問所謂靈隱，乃知扁「林雲」者，卽是也。時值四月八日，寺於此日齋僧，遠近僧來者甚衆。本奇住持披法衣，上堂講經，其大和尚曰帝輝，年可九十餘矣，巍然據高座，首坐二人，侍者八人，其下行列而拜跪者，可三百衆。比丘與比丘尼咸在，其威儀俯仰皆嫻謹，獨惜所講無所發明，卽成書而誦之。其下不必盡聞，聞者不必盡解，徒聽侍者拜云：「起云則起而已。」嗚呼！佛法入中國千餘年矣，愚民絕其父子之天性，飲食男女之大欲而爲僧，自宜求成佛，而佛又必不可成，不成佛而徒自苦，奚取於爲僧？且此堂上堂下說法聽法諸衆，非不自知照本諷誦，隨人跪起之，不可以成佛，然而必爲此者，蓋有所不得已也。——貧無所，養不能力作，因削髮而爲僧，而天下之愚夫愚婦，非爲殿宇莊嚴戒律威儀以聳動之，不能發其信心而得其布施。故此濟濟而楚楚者，名爲學佛，實爲救飢計也。井田久廢，學校不興，彼旣無田可耕，又不聞聖人之道，以爲依歸，窮而無所復入，其爲僧，無足怪也。歐陽子曰：「佛法入中國，乘吾道之廢缺而來。」韓子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亦庶乎其可也。」飛來峯之東南，有三天竺，再入有中天竺，再入有上天竺，乃昨所睹燒殘者，男女雜糅，猶在瓦礫場中燒香也。出天竺而南，至于忠肅公之墳，陽明先生題其門曰：「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于墳之南，南高峯也。峯南度一嶺而西，石壁嵯峨，下有巖洞，陶復陶穴，曰「石屋」。西上里許，有水樂洞，兩洞並列，一有水而一無從無水者入，與有水者通，其水塞洞，砰磅訇磕，而至洞口卽入地，從不流出洞外，亦一奇也。又西上烟霞嶺，極目皆山，幽深奇偉，更過於靈隱。天竺之間，問

之人云：「此中名山古刹甚多，屈指不能數其名，累月不能窮其境。」吾始知吾之足力不能徧至也。而遂還。次日，同年蘇耕餘載酒船相邀，予以湖上之景未徧觀也，與之出清波門。城下多柳，而白隄多橋，所謂「柳浪聞鶯」，「斷橋殘雪」也。循白隄，復至孤山，入「行宮」。行宮之制甚奇，複閣重廊，周迴相通，鑿石爲基，削巖成壁，引水成池，植花成榭，橋水磴山，至於後宮，殿在山上，含巖石於殿中，注清泉於座下，一室之中，而山水之觀畢具。左右高樓，近挹湖光，遠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闕，而山十洲三島之仙蹤也。放鶴亭在行宮東北，古梅巨石，清雅不羣，惜亭殊巨麗，不似當日處士風流。下亭復登舟，遶孤山之背，至昭慶寺而還。於湖中之景，不能十一而已暮矣。予益信輜輿船之不能遠到，而遊西湖者未盡見西湖也。留數日，遂渡江而東。錢塘江中，亦有兩山，彷彿金焦，遙望海門，屹然對峙，惜時非八月，不能觀大潮。渡江至蕭山，蕭山有湘湖，產蓴絲嘉魚，早則引湖水以溉田，潦洩於海，風景似西湖，而有用過之。蕭山東則山陰道上矣。千巖萬壑，大者奇偉，小者佳麗，山下皆水，大溪小港，經緯繡錯，東至白鶴浦，有小山，舟人指曰：「禹黻防風氏之所也。」泛舟入山陰城，登臥龍山，出城至於鑑湖。昔明皇賜賀知章鑑湖一曲，後遂指此一曲爲鑑湖，其實蕭山會稽山陰三縣之水，皆鑑湖也。嘗登山而望之，三縣桑田，其平如砥，想皆滄海所變，水在其中，渟滿不流，而色清若鏡，故曰鑑湖也。自鑑湖欲遊吼山，鑑湖之水無波，故舟多夜行。夢中不知泊於何處，但聞雨聲徹夜不絕。天明起視，初無雨，舟在巨潭，四圍皆山，並無來路，不知舟何以得至潭中。潭南巖上，乳泉亂滴如簷溜，東峯有洞，水滿其中，西峯怪石超出，長垂下注，若巨象舒鼻以飲潭水。其北竹林茂密，樓閣清幽，曉夢初醒，疑非塵世。舟人語曰：「此所謂曹溪，東有洞者獅山，西如鼻者象山，有樓閣者石匱先生之書院也。」登樓四望，見樓後之山尤高峻，怪石森列，有如臺者，如柱者，如首戴笠者，如巨人立者，所謂吼山也。下樓棹舟，由獅山之洞中，曲折行數百步而後出，如漁郎自桃源歸也。吼山有空明庵，門前流水，門內清池，朱樓碧瓦，倒影池中，高巖峭壁，卓立樓後，瀑泉飛灑，常如驟雨，其奇不減曹溪也。吼山返棹，乃謁禹陵。禹陵之山，

高圓若塚，衆峯環拱，有如侍衛。陵側有菲泉，泉東有廟，廟旁有窆石亭，相傳葬禹時所用。石高五六尺，圓如柱，端有圓孔，似孔廟之漢碑。記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窆石似楹，蓋葬碑也。由禹陵至南鎮，南鎮者，會稽山也。其最高者曰鱸峯，其下有廟，爲歷代祭告之所。自南鎮迴舟，夜泊山陰城外，月幾望矣。氣霽雲斂，月白江清，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徹，如琉璃合。恍然若有所悟。黎明至於蘭亭，今之蘭亭，非昔之蘭亭矣。擇平地而建亭，中立大碑，御書右軍序於其上。亭前爲石成渠，以爲曲水，崎嶇踟躕，初無遠致，且不可以流觴。左右各鑿一池，以爲是「鵝池」，與「墨池」也。亭西里許，曰天章寺，而亦非舊矣。然此皆人爲之者，故有廢興。若所謂崇山峻嶺，清流激湍，則依然在。蓋山陰之水不流，惟蘭渚湍急，潺潺於茂林修竹之間，風致又別也。返城中，登戴山下有寺，乃右軍之舊第。其南有題扇橋，山上有書院，劉念臺講學於此。予棹舟在山陰道上，三日夜，有山皆秀，無水不清，迴環往復，不辨西東。登戴山，乃瞭然。蓋紹興之西南皆山，而東北近海，吼山在東，蘭亭在西。禹陵南鎮在其南，北有梅山下有梅市，梅福之所居也。遠望南鎮之西，有高於南鎮者，曰秦望，始皇帝刻石於此。又禹穴非禹陵也，禹藏書於宛委之山，曰禹穴。又會稽有陽明洞，道書云第十一洞天，而余皆未至。遊人憚於登陟，舟所可至者至之，若高遠幽深，神聖仙靈之遺跡，則懼而不果去，抑吾在紹興凡三望海，登下方山望海，登禹穴，登戴山，皆望海。第見茫茫沙草而已，實未嘗見水。吾猶悵然以山海之奇未盡探也。由紹興復返杭州，登鳳凰山，一名紫陽山，昔高宗南渡，廣杭城，包此山於苑內，以爲遊觀之所。左江右湖，登臨彷徨，致足樂也。自杭州溯浙江，至於富陽，富陽之山，雄壯似燕秦諸塞，而青翠過之。富陽以南，川勢漸窄，兩山對峙，一水中流，羣山倒影，上下皆青。出棹梓關，勢漸開，遠近布列，山皆妍媚。桐君山陡立江岸，其南內拓，開一平原，石壁環峙，如天生城闕，則桐廬也。阻山臨水，居民在山水之間，瓦青牆白，纖塵不染，其清華朗潤，令人神怡。南至鷓鴣原，山勢怪特，峯巒岔湧，密時駢植，束江流如一線，入原口轉而西，則富春也。南北皆山，其中皆水，不餘寸土。兩「釣臺」在北山下，石峯直起。

而頂方，旁有子陵祠。凡釣台左右之山，其巔皆有流泉，錦峯縹緲，上入高青，怪石崢嶸，下臨沉碧，瀑流噴薄，墮玉飛珠，澗水層波，調笙鼓瑟，高山流水之觀止矣。嘗憶陶隱君語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峯石壁，五至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慾界之仙都，惟此地足以當之。」西至於嚴州，高山四塞，大水環周，可稱爲天險。南入橫溪，至於蘭谿，自杭州至蘭谿，四百餘里，岡巒綿互，雄於富陽，清於桐廬，奇於富春，秀於蘭谿，人在舟中，高視遠眺，不能坐臥，偶值偃仰，兩岸之山，次第從船牕中過，如畫圖徐展，舟行之樂，無踰於此。蘭谿南曰金華，川勢大開，極目平疇，遠望崇山，煙雲繚繞，摩天礙日，傳聞其上有朝真冰壺雙龍之洞，乃王方平叱石成羊之所也。西過龍游，至於衢州，凡西安道上之山，岡巒華簇，而滑瘦如削，烟嵐高潔，刻露清秀。西南至常山，多楓桂，雲眠樹間，山橫雲上，高薄深林，令人有小山招隱之思。西至玉山，復登舟，至於廣信，爲江西界。山形粗猛突兀，橫亙直豎，綠河羅列者，皆一石特起，方圓平直，各自爲象。西至弋陽，有龜峯山，衆峯直起如筍，有青山頭，峯頂皆圓，有如人首，或冠或冕，或螭或頤，或光如僧，或鬢如妓。寺隱叢篁，泉出古洞，棧欄芭蕉，延滿巖谷。奇險幽秀，兼而有之。西北至貴溪，見天然橋，一石橫兩峯之巔，下空若洞，亦奇境也。聞貴溪有鬼谷山，鬼谷子之所居。又有象山，陸子靜讀書其上，嘗曰：「雲山谷石之奇，目所未睹，問之人而不知，知有龍虎山，張真人而已。」西至安仁，地平曠，南至瑞洪，遂入鄱陽，自安仁以西，四望不見山。至瑞洪以南，四望并不見樹。短草黃沙，煙水雲天而已。湖水甚濁，波濤皆紅，出湖入章江，至南昌，登滕王閣，章江南來，渺瀰極目。彭蠡北匯，烟波萬頃，東望平疇，天垂野闊，連峯千里，西列屏障，所謂「西山暮雨，南浦朝雲，霞鷺齊天，水天一色」，蓋實錄也。南昌阻風，泊舟於生米渡，次蚤渡江，幾至不測，語曰：「安不忘危。」又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余自維揚登舟，過揚子，泛吳淞，涉錢塘，溯桐溪，經鄱陽，在舟數月，僥倖無恙，習而安焉。設非遭此，遂安其危而忘垂堂之戒也，豈可哉。南至於豐城，觀劍池，西入清江，至臨江府。城東有闔阜山，昔張道陵丁令威葛孝先皆居此。西過新喻，山尤多，分宜之山

清而秀，袁州之山奇而雄。至蘆溪，乃陸走，過萍鄉，復登舟，經醴陵，出淥口，至湘江，入湖南境。右江風俗，勝於三吳。兩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賈，女皆紡織，所出麻、泉、綿、葛、松、杉、魚、蝦、米、麥，不爲奇技淫巧，其勤儉習事，有唐魏之風。獨好詐而健訟，則楚俗也。湘江之水清而文，兩岸之山秀而雅，草多茅、菅，扶疎猗靡，皆有蕙、薄、叢、蘭之致。每當五嶺朝霞，三湘夜雨，或光風轉蕙，皓月臨楓，吟離騷，九歌，招魂之句，如覩澤畔之憔悴也。如逢芰衣荷裳之芳澤也。如聞湘靈山鬼之吟嘯悲啼也。南至衡州，謁南嶽，凡嶽鎮，非獨形偉，其氣盛也。向登泰山，鬱鬱怱怱，靈光煥發，渡江以來，名山無數，神采少減焉。茲見南嶽，乃復如睹泰山。——連峯爭出，高不可止，複嶺互藏，厚不可窮，石壁插青，流泉界白，氣勃如蒸，嵐深似黛，頂在雲中，有若神龍，其首不見，而爪舒鱗躍，光怪陸離。『火維地荒，天假神柄，』應不誣也。衡山七十二峯，其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南嶽廟在祝融峯下，謁廟後，望五峯，其頂皆在雲中。登舟南行數日，無時不矯首，古語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予九面望而卒未嘗見其頂，始歎衡山之雲之難開也。西次祁陽，見唐亭，元次山之所建，西至於永州，自右江至衡陽，數千里間，土石多赤，一望紅原綠草，碧樹丹屋，爛若綉綺。至零陵，山黑而石白，天地之氣一變。城下瀟江，北合於湘，瀟西之山皆幽奇，柳子厚多記之。西入湘口，水愈清，兩岸之石玲瓏奇峭，不可指數，所謂少人而多石，其信然。與西至於全州，爲粵西形勝之地，湘山崔嵬，高踞俯視，衆山環拱，諸水會同。山下有光孝寺，無量壽佛示寂之所，云肉身入塔內，予入而諦觀之，不似也。南至於興安，有陽海山，半山有分水嶺，山脊流水，可有泛舟，至嶺而分，其北流者爲湘江，南流者爲灑江，一水而相離，故曰湘灑也。志云：『臨賀始安，桂陽，揭陽，大庾，爲五嶺。』水經注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然則興安者始安也。予自長沙溯湘江，至永全，挽舟直上，如登峻坂，山腰迴舟，轉入灑江，下桂林，如建瓴，源泉混混，咫尺分流。而北入北海，南入南海，其嶺之高可知矣。灑江初分，屈曲山間，別鑿一渠，以通舟，秦伐南越，史錄鑿此。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灑水，於此置斛，斛猶關也，諸葛武侯續修之。渠上有武侯祠，祠後有伏龍山，山石多怪，玲瓏槎枒，連

峯巒嶂，皆如米顛袖中之物。伏龍以西，羣峯亂峙，四布羅列，如平沙萬幕，八門五花。江如遊騎縱橫其中，前有高峯曰馬頭山，卓立俯視，如大將秉巨纛以出令也。南過靈川，至於桂林，粵西高大中丞，予業師也，留署中過夏，時跨馬出遊郊坰，負郭山水之勝皆見之。城中屹立者曰獨秀山，高數百丈，下有石室，頂通光耀，其東北曰伏波山，高峭與獨秀等。巖中懸石，下垂如柱，其西有疊彩巖，石紋華麗，巖腹有洞，冷風日夜不休，曰「風洞」。迎風而入，曲折崎嶇，漸覺光明，忽然高敞，身入樓閣，戶牖軒豁，欄檻迴環，開戶一望，水天無際，山林窈冥，蓋灘江從城北來，兩岸之山，怪怪奇奇，向在舟中，未盡見也。茲入洞內，黑走出腹，忽睹世界，皆成異境，舟泛銀河，人至天台，亦若是矣。城南有劉仙崖，石洞如屋，內刻張平叔贈桂林白龍洞劉真人歌，道鉛汞術甚詳。城西有七星巖，上有棲霞洞，石階直下數百級，頂上水紋如波，中有鯉魚，長丈餘，頭目鱗尾皆具，洞後深黑，秉炬進數百步，冷氣迫人，同行者懼，遂偕出。聞士人道其中之景甚怪。王荆公云：「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爲人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忽，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吾甚悔吾之未盡吾志而隨人以止也。其東有龍隱洞，清流從洞中出而入江。江中有山，輪囷若象鼻，舒江中岸行，鼻內，江岸山上有洞，直透山背，以通天光，望之圓明如滿月。志稱濱江三洞，水月最佳者是也。茲行也，在桂林之日爲久，猿苗土獐，蝮蛇，山羊，錦鷄，孔雀，黑白之猿，荔枝，佛手之樹，黃皮，白蠟之林，芭蕉之心，長大如椽，天雨之花，其紅射日，可謂見所未見。獨其俗兇悍褊小，嗜利好殺，天地之靈，鍾於物而不鍾於人，何哉？予以六月初旬至桂林，七月暑退，登舟返棹，曩之至也，雲峯吐火，稻穗湧波，荷蕊綻紅，江流漲綠，署中偃仰，曾幾何時，而稻禾全刈，木葉半黃，雲白天晶，涼風蕭瑟，回思江南暮春，鶯飛草長，西湖梅雨，花落鳥啼，有如隔世。王右軍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豈其然矣。」過全州，復入湘山寺，有匾曰「再來人」，「予嗒然而笑」。夫佛再出世，猶吾再

入寺也；而何怪焉？過衡州，登合江亭，湘水南來，蒸水北至，兩江合處，一至特起，曰石鼓山。上有武侯祠，向讀韓詩註云：「合江亭旁有朱陵洞，登其上而不見，返舟問榜人，云：洞在亭下，當事者封其路，遊人往往不得至焉。在舟又望南嶽，霧隱雲封，終不能見其頂。江山之於人如友，或不期而遇，或千里相訪而不值，何哉？北至於湘潭，有昭山，昭王南征至此，北至於長沙城，東有雲母山，列仙傳云：「星沙雲母，服之長生」者也。城北曰羅洋山，城南曰妙高峯，湘江在城西，水西有嶽麓山。志曰：「衡山七十二峯，迴雁爲首，嶽麓爲足」是也。其顛有道鄉台，昔鄒志完謫長沙，守臣溫益逐之，兩夜渡湘宿於此，後張敬夫爲之築台，朱子題曰：「道鄉」。道鄉者，志完之別號也。聞志完初謫時，涕泣，其友怒曰：「使志完居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南能死人哉？」由今觀之，向與志完同時在京師者，皆已湮沒，而志完以謫特傳，亦可以知所處矣。道鄉台下有嶽麓寺碑，李北海所書也。凡地之美惡，視乎其人，不擇地而安之，皆可安也。予過五嶺，泛三湘，望九嶷，歷百越，皆古遷客騷人痛哭流涕之所。入而遊焉，瘴花善紅，蠻鳥能語，水清石怪，皆有會心，比及長沙，山林雅曠，水土平良，已如更始餘民。復睹司隸雍安賈太傅，乃不自克，而抑鬱以死。語云：「少不更事，」太傅有焉。北過橘州，昔范質夫南謫，夫人每罵章惇，過橘州舟覆，公自負夫人以出，徐曰：「此亦章惇爲之耶？」予性褊，服膺范公，以自廣，今過其地，想見其爲人。北至於湘陰，有黃陵廟，二妃之所溺也。其東有汨羅江，屈子之所沉也。過廣陵，入洞庭，浩浩蕩蕩，四無涯涘。晚見紅日落於水內，次早見炬火然灼水面，漸望漸高，乃明星也。吾遊行天下，山吾皆以爲卑，水吾皆以爲狹，非果卑果狹也。目能窮其所至，則小之矣；物何大何小，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莫不小。蘇子瞻曰：「覆杯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其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猶杯水也；舟猶芥也；人猶蟻也；吾烏知蟻之附芥，不以爲是乘桴浮海耶？其水涸而去，不以爲是海變桑田耶？四海雖廣，應亦有涯；目力不至，則望洋而嘆；因所大而大之耳。」今

在洞庭，吾目力窮焉！即以洞庭爲吾之海可也。自湘陰泊於磊石，又泊於鹿角，又泊於井岡，皆在湖中。時近中秋，天朗氣清，所謂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者，吾見之焉。北至巴陵，岳陽樓在巴城上，而今不存矣。予登其址而望焉。見君山秀出，其東曰扁山，又東曰九龜山，皆在湖中。城南曰白鶴山，其側有天岳嶺，上有呂仙亭，亭前有岳武穆廟。昔武穆尅期八日，平楊么於洞庭，居人德而祀之。廟貌巍然，據湖山之勝。夫岳陽爲純陽三過之所，宋滕子京重修之，范文正公作記，蘇子美書，邵疎篆額，當其盛時，仙之所往來，賢士大夫所歌詠，今皆爲荒榛蔓草，頽垣文墨之士，無論矣。純陽無仙術，亦不能留其所愛。武穆蹇蹇，雉躍於羅，徒以忠義之性，結於人心，而遺跡獨存，然則人之不死，固自有道矣。在巴陵，阻風五日，所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者，吾又見之焉。北出涇河口，入岷江，西北一望，荆襄漢，沃野千里，似燕趙，兩河之間，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江南岸爲臨湘，嘉魚，蒲圻之境，連延皆山。赤壁在嘉魚，雄峙江濶，其上有祭風台，昔蘇子瞻賦赤壁於黃州，武昌之下游也。考之史云：「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當在武昌上游。又操敗後走華容，今嘉魚與華容近，面黃州絕遠，然則周郎赤壁斷在嘉魚無疑也。北至荊口，兩山對峙，東曰驚磯，西曰大軍，驚磯有達摩亭，乃折葦渡江之所。北曰河口，河水又名滄浪，靈均遇漁父於此。河口之北，西曰漢口，漢陽府也。東曰夏口，武昌府也。塘曰爲城，塹江爲池，武昌城內包三山，漢陽城內有兩湖，黃鶴樓與晴川閣，距西城之上，相望也。漢陽城外有大別山，下有鎖穴，乃孫吳鎖江之處。予嘗登大別之巔，以望三楚，荆衡連鎖，江漢朝宗，遠水動蜀，高樹浮秦，水陸之衝，舟車輻輳，百貨所聚，商賈雲屯。其山川之雄壯，民物之繁華，南北兩京而外，無過於此。然沱潛，漢沔之間，瀟湘，沅澧之際，江漂，湖匯，民多水患，盜賊乘之，楚俗慄慄，鮮思積聚，山藪水洳，流民鳩處，其人率皆窟，龐雜而難治，亦可慮也。北入孝感，應山，山接九宗，澤連，雲夢，峯高，野闊，氣勢沉雄。北出武勝關，崇山峻嶺，連延千里，右列方城，左擁穆陵，所謂冥扼之塞。淮南子云：「山有九塞」，此其一也。北至於信陽，信陽古中國，東鄰息，申息者，楚之北門也。又東鄰

蔡昔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非上策也。由蔡至郢，崇山大小，不可勝計，所謂「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無所用衆」，非虛語也。能伐楚者莫如秦，出武關，下漢川，則撤荆襄之藩籬，出三峽，下夷陵，則扼鄂岳之要害，故秦并六國，亦地勢然也。北過碓山，至遂平，有植枿山，唐李觀及吳元濟戰於此。北至西平，有澧水，昔光武敗王尋於昆陽，多殺士卒，澧水不流，卽此也。北於於葉縣，爲沈諸梁之封邑。其北有黃城山，下有「沮溺故里」，子路問津處也。北渡汝水，至襄城，其南有首山，汝蔡潁許之際，平疇沃衍，而首山雄峙其中，史稱天下名山八，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首山其一也。昔黃帝問道於崆峒，遂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崆峒在郟，而其茨在新鄭，與首山相望也。襄城，鄭汜地，周襄王出居於此，西至禹州，大禹之封邑。北至告城，古陽城地也。臨潁水面箕山，負嵩嶽，左成皋，右伊闕，崇山四塞，清流潑洄，其高平處，有周公測影台，巨石屹立，高可七尺，下方五尺，上方三尺。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影短，日北影長，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卽此也。北至登封，介嵩山太少二室之間，太室之巔，櫛比如城垣，少室之峯，直起若台觀，雖無岱宗衡華之高奇，而氣象雍容，神彩秀朗，有如王者宅居中正，端冕垂紳，以朝萬國，不大聲色，而德意自遠。中嶽廟在太室之南，少林寺在少室之北，羣峯圍繞，界隔塵寰。水石清幽，靈區獨闢。時值深秋，白雲紅葉，翠柏黃花，點綴巖岫，天然圖畫。岳陽黃鶴，極江湖之浩渺，靈隱少林，盡山岳之奇麗。睡常入夢，醒猶在目，非筆舌所能傳也。在寺中問達摩遺蹟，僧云寺西四五里，深山之中，有古石洞，乃九年面壁之處。至今洞中猶有達摩影，而予未之見也。出嵩山，渡洛水，至偃師，道中見田橫許遠之墓。北有緱山，子晉升仙之所也。北上北邙，望見洛陽，昔孟堅兩都，平子二京諸賦，道洛陽之形勝甚悉，而予未暇觀。至今猶耿耿焉。由孟津渡河，至孟縣，孟縣者，河陽也。周襄王狩於此。北渡沁水，上太行，太行之上，首起河內，尾抵蔚遼，碣石恆山，析城王屋，皆太行也。修坂造雲，崇岡礙日，路皆青石，鏡光油滑，實天下之至險。登太行而四望，九州之區，可以歷指。秦晉蔽山，吳越阻水，青齊負海，燕趙沿邊，中原平土，正在三河。周魯宋衛，陳鄭蔡許，鄧宿杞邾。

沈虞邢毓，春秋所書諸國以及夏殷東漢北宋五代梁唐之故都，皆在於此。總挽九州，闡闢華夏，土田肥美，物產茂實，所謂天下之中也。地之腹也。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和也。過太行而北，則吾山西境矣。總而計之，天下大勢，水歸二漕，山分三轄，河出崑崙，江源岷蜀，始於西極，入於東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江以南，水皆北注。漢南入江，淮北入河，雖名四瀆，猶之二也。大行九邊，西接玉門，東抵朝鮮，是爲北幹。五嶺衡巫，西接峨嵋，東抵會稽，是爲南幹。岷嶓華嵩，是爲中幹。岱宗特起，不與嵩連，亦中幹也。北方水位，故燕秦三晉之山，色黑而陂陀若波。東方木也，故齊魯吳越之山，色青而森秀若林。楚南閩粵，峯尖而土赤。粵西黔蜀，石白而形方。天有五行，五方應之。江性寬緩，河流湍急，焦白鄱紅，洞庭澄清，其大較也。斯行也，四海濱其三，九州歷其七，五嶽睹其四，四瀆見其全。帝王之所都，聖賢之所處，通都大邑，民物之所聚，山川險塞，英雄之所爭，古蹟名勝，文人學士之所歌詠，多見之焉。獨所謂魁奇磊落潛修獨行之士，或伏處山巔，水涓，溷跡漁樵負販之中，而予概未之見。豈造物者未之生耶？抑吾未之遇耶？抑雖遇之而不識耶？吾憾焉！然苟吾心之善取，則於山見仁者之靜，於水負智者之動，其突兀洵湧，如睹勇士之叱咤，其淪漣娟秀，如睹淑人君子之溫文也。然則謂吾日遇其人焉可也。抑又思之，天地之化，陰陽而已。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廣以南多水。文明發生，獨此震旦之區而已。北走胡而南走越，三月而可至，崑崙至東海，半年之程耳。由此言之，大塊亦甚小也。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吳而花開，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粵而食稻。粵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葉盡脫，歸山右而雨雪載塗。轉盼之間，四序還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暫也。心不自得，而求適於外，故風景勝而生樂，性不自定，而寄生於形。故時物過而生悲。樂寧有幾，而悲無窮期焉。吾疑吾之自立於天地者無具也。宋景濂曰：『古之人如曾參原憲，終身陋室，蓬蒿設戶，而志意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何也？毋亦有得於山水之外者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非虛言也。爲地所囿，斯山川有畛域，爲形所拘，斯見聞有阻礙。果其心與物化，而性

與天通，則天地之所以高深，人物之所以榮悴，山河之所以流峙，有若燭照而數計焉！生風雲於胸臆，呈海嶽於臆几，不必耳接之而後聞，目觸之而後見也。然則日茲以往，吾可以不遊矣，然而吾乃無時不遊也已。

張山來曰：「浩浩落落，萬有一千餘言，就其登涉所至，隨筆點染鋪敘，綺麗芊緜，亦復激昂慷慨，適足以囊括宇宙，開拓心胸，真千古奇文，至文妙文，不得僅賞其模山範水已也。」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十八

聖師錄

王

言慎旃

子輿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曾耳但食殘暴之虎，獬豸惟觸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爲朝廷旌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輸稻，蜂輪值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爲祿山作舞，昭宗之猿，不肯爲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鸚，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鴛哀其子而腸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鴿，死殉其雄，郡佐之鵝，克和其配，汾水之旁有雁邱，鹽城之湖有烈鴛，是物知有夫婦也。橫空之鸛，代鵝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之燕，殉王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冤，陳州之鶴伴老鶴，州之騾逸歸，是物知忠于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墮坎之人，虎弭耳而捨抱笑之母，裸獠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亡，魚傷鬻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仁義也。翁媪之猴，日守待葬，候家之鹿，斷角以殉，至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圖報救死之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臻之誣殺，夾道蝟蚪，昂首而訴商僕之戕生，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無異，抑恐世之不若者衆矣。家公向欲彙集一帙，爲聖師錄，本諸揚子聖人師萬物句，因病不果。予小子閒閱往籍，竊取其義而識之，博物君子，得無責其不備耶？

白鸚

匡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鸚，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蓄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翻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啄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于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邱」。

顧敬亭稼圃傍，有羅者得一雁，鑿其羽，墊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鳴，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頸絞死于樓前。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煙，辟除不祥，一雁偶爲煙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姝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遠舍哀鳴，人告

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蠅，其雄驚墜，貓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或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燕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思爾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李邁庵自記，自滇遊回，有僕染瘴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鸛

高郵有鸛，雙栖於南樓之上，或弋其雌，雄獨孤栖，旬餘，有鸛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訝，稱爲「烈鸛」，而競爲詩歌弔之，復有「烈鸛碑」。

衛衙梓巢，鸛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警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雙鵲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鳴，越數日亦死。

秦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鵲巢焉。雌鵲伏卵其間，村民伺雄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鵲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鵝也。雅鵲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不已。既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鵲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墮死。吳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積數日，不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即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爲鷲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啁啁。其一方哺子，見而憐之，赴而救之，即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鵲

江浙平章嶮嶮家，養二鵠，其雄斃於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鬥而死。謝子蘭作義鵠詩弔之。

鵠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鵠，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鵠塚』云。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週，郡人饋以鵠，頸爲盒擔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鵠，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者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鵠哀號數晝夜，絕食，偕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鵠，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己雛入宿，人皆見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祇有一哺雞，擬烹之。胥恍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惻。少間，見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羣雛，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給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昂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斂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搓，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培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爻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峯，且數年，侯死，鹿跳躑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大熊出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冒死取啜之，既而轉狎習。每旦熊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足，熊即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寶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即以篋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可有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遂禽獸，至若助祭然。寶由是知名。

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爲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媪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媪死，翁葬之，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爲『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年矣。宿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首擲揄之，婦弄猴使作技，猴伏地不爲，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抱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窰，椎殺于窰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汪公呵導聲遽至，猴卽嚙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窰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閩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鞫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豕犬隨之，俄入草芥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逾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尙隨乳，將利刃銜至車溝內，以蹄踏

沒泥中，屠兒逼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往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蕪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溼身，來臥處週迴，以身溼之。火至溼處，即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溼，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於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戈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她死焉。而華隆儼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呼，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遠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闖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會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旋滅也。」兒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氈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遇慶入庭，嚙殺之，併其妻，即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盤踞于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喝且走，虎遂捨王華，來趁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

見章被衝，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僂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卽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夕而斃。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圍，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奇歎久之。乃命篋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攜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犬日夜嗥吠，越月，將有事于邱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夕，犬獨來，足踏土成坳，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犬得食，不噉，惟注眼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寢，而鄰火發，犬忙迫，乃上牀于言，首嗥吠，又銜衣拽之，言驚起，火已熱其屋柱，突煙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僂，常策杖行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結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在歲餘，叟病寒，臥于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袂，競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

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園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市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銜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留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爲異，執之到官，訊服。

沈處士恆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劍，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劍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劍子國，勦鳴躍不已。勦異之，隨其所往，見劍爲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勦爲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溼草土，數日，抉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爲富室姚氏，犬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竄，低聲搖尾，若招

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餘粒，如是以爲畜。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僞蜀陽渠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遽免沉溺。

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讐，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阻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圍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累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泉縣有白馬墓，卽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

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搆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刀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晴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蹴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今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躍以死，人號爲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礙，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入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騮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躡躅哀鳴，未幾隨斃。

驛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乘白驛，躡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當陰雨暝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驛出沒蔓草間。

張行人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驛抵通于人，驛悲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王西樵吏部與張同患難，目擊其事，感之作義驛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刳其母，縛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椎共事刳宰。及迴，遽失刀，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臥其上。屠徧索方覺，遂并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嗚啾啾。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起而聽，走而救，置其一子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己子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鋪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爲鋪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帆，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髻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蟹

宋傅慶中家得一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冰之，遂愈。黃德瓊家人烹鼈，將箸笠覆其釜，揭見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瓊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鼈在土間，三曳三願而去，即日病瘥。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斷。沈歎其義，遂命折斷，終身不復食蟹。

蝌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而蝌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澗，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尙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某守石公崐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游。遇鷺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遂庵相公一清，令家僮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舍

水溼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吳江鈕 琇玉樵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船，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作至薄暮，颶風陡行，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靈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_一用已！』卽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坦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巖巖，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摒擋，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徒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關難叩，幸遭奇緣，以願隨往。』

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賈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鞞鞞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拿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賈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瑤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賈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分，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嶽帔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啓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一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宜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尙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賞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

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

「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八州萬國語言文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爲篆乎？爲楷乎？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真不可曉！」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十九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七古製造弘工，紀載有七，所謂「天下七奇」者是也。

巴必鸞城銅人巨像；尖形高臺茅索祿王塋墓；供月祠廟；木星人形法羅海島高臺；公樂場海船。

(一)亞細亞洲巴必鸞城；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池，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三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九丈，闊厚五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圍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二)銅人巨像；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三)利末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四)亞細亞洲嘉略省茅索祿王塋墓；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塋墓。下層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輦一乘，銅馬二疋，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悵悶而殂。

(五)亞細亞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廟；宏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十一丈，內

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爲之。正門前，容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六) 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弘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設此宏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七) 法羅海島高臺：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古時七奇之外，歐邏巴洲意大利亞國羅瑪府營，建公樂場一坵，體勞橢圓，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場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於公樂之時，卽出猛獸，在場相鬪。觀者坐團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海船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於檣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爲揚帆習武遊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斗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

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闊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貓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攸係。其起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船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船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湊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卽知船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爲佳，無事矜奇鬪巧也。』

詎庵偶筆

新安汪□□□□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爲所厭，歛然墜地，形如應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褫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卽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解。我若爲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焉洩我之度量，效臯陶執之而已之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爲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

實係賣豬得來，非某假造。』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豬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豬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枷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爲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爲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始亦畏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鱸麵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鱸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鱸，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麵店被焚，婢跟踰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處，而地有鱸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按醫書：河底泥能塗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鱸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潘尙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效，均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卽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縉雲鄭廣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颺，載颺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爲首，而朱次之。豈爲潘已富貴耶？至於不報前之朱錦，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爲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

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爲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置於髻上，方頂有帶者），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尙緩，亟入欲攫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夫妻遂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婺源江君輔，幼工弈，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僕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鬻吾子爲歸串。」旣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乃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弈譜呈宦，證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疊薦，好弈鉅公處，獲金數百歸。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賣子爲僕，豈不覩面而遽成交耶？」

嘯虹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

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匾上，頃刻成。守歎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匾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冬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憾。豈靈秀之氣，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圖章，形扁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傍一刻「辛酉秋日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尙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爲誰，由今觀之，真足發一笑也。」

燕觚

鈕 琇 玉 樵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張山來曰：「公候將相中，儘有沒字碑在，想未入村廟中讀書耳。然泉壘稷契，所讀何書？卽不識字，未爲不可。但徒爲舞文輩地耳。」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祕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卽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上召詣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豫觚

鈕琇玉樵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扃而迎，則晝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纒纒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軾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響曰：「君無顯秩，卽一芹猶難擲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迴幹，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與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譴，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闔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于二子，三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淒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譙，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體，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酒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乙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則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

竇四者，沈邱槐店竇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晚期，夢黑丈夫頰而髻，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哺，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鬚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象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夭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雞卵，亦能啖也。沈邱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觚

鈕

琇玉樵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絨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嚙，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有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能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箠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爲之。

張山來曰：「屈曼得珠，反以自斃，想亦書生啓御史之衷耳。」

吳觚

鈕

琇玉樵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伴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亙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琇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期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即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谿姜西溟，一爲邵陽康孟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像，裝爲卷帙。

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謀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巢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詠既就，函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滉漾，隔着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葦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髻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疆訝其多，髻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爲紫雲爲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粲嘉魚，過壓而斃。夫人惋悵累日，至爲輟饌。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

張山來曰：「此貓享用太過，但不識工於捕鼠否？」

新式標點 虞初新志 卷二十

三儂贅人廣自序

汪 价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圃，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櫛髮頽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樞外呦呦鬼聲，自思不敢爲尊，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刺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蛛絲所罥，風入竅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嗥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頹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澣其故衣，懸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余嘗爲牧猪奴戲，凡讌集詡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囊金飲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使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救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別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愉悅悲惶，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裂崩，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譏。盡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殞，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弈，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以生，頽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縈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遭，』

便如夙昔，脫口披肝膈之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卽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友，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蔣文若、化州守曹蜚孟）粵西者死疾，（興安令王非臺）宰嚭者死罪，誤（嶧縣令吳丕能）帥河北者死顛連，（河北左營遊擊沈元培）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崇、張正起爲盜劫殺）仕衰仕若仕汾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袁州通判項莘、友武、康、令、吳、定、遠、平、遙、令、朱、兼、兩）以進士爲吏部選人，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爲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纍纍遭挫辱，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以韋布老酒國詩城，長爲三儂湯沐邑，此非天縱之耆民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爲拯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檣柁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闐然，舟浮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惡成灰燼，歸而典衣賃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戚竊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皂隸入吾室，愕然烏有也。見几上書，相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飽蟬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口呼縛儒冠者，破我闔而入，剿掠靡遺，余幾被繫，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籓、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超化，岩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駟然據鞍而行，聞從人謹譟聲，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回、絕、巖，一白額虎坐澗溪流，余與衆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衆客噤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子。

之慮，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唉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與正酣，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途拱揖，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眊，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斂也。相傳文人目多眊，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咨目瞠文，罪其失職，冤矣。余誦於目，而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卽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賤目眶大而睛露，有議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俗之感也。古有獸其形爲人，其心者，義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姦美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苦楚。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齟齬剛物，未六十而顛然落其二時，逞舌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韙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旣邁，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爲衰德，亦可知也。余在蓉江，受異人術，能鍊臂爲鐵，聽力士乞如虎者，張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彼拳痿爾，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林，簞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巖破舟亭畔索酒，伊璜拉與同飲，酣叫盡懽，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爲營救，寃乃白。同一臂術耳，客以寃而侯，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屏書生也，可哂也。庚子擢得白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媠，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薰香，墜之外，目迷陰曠，耳轟怒濤，始而驚，旣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

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二缶，常食不能噉大饗，客之饜者，喜並余餐，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醬鮮葱，有同嗜焉。歸而饌且兼人，反覺稻粱之寡味。五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盜面，吸取浮醴，遂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瓶壘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在花病葉，獨沛國朱掄生，擐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目，主人悅，問亦取憎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傾二罍，靡灑，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若芋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啓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噉咯，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癡坐無繆，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酌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酬，拇戰不已，遂蔓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造次，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掖余，昇之野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余不習鐻杓，而洞於茶理，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國，有馬布菴者，又盧堊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老儂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芰，姬文之昌歎，近日俗尚食烟，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淪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烟之酷，乃至同與酒色，何惑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泥，卽至襖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

檻團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臥者，止於半舫，圍塞書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嶢，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皮板之房，不耐卑庳下溼。又愛短簷淨几，其牕四闢，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闈室，幽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漿蘆洲蓼渚之間，率其宕往，有會心處，嗒爾忘歸。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癢，體氣榮暢。卽五寒且樂，就澡室焉。余得天強固，不嬰重疴，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餉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荆軻傳，連飲連讀，瞬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賈靜子，睢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諍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卽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卽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孌，友人俱誚其假，席間每引爲笑資。李膺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戴淫一妖姬而殞。夫精烝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頂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畜精爲主，世之愚僧，縱情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偶蟲也，采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鬻之助房中之術，以其戕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採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

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汛掃，不以煩廝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薙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穉相踴，擲弄鱗鱗以嬉，故年雖近髦，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趨，容色亦不衰，不似龍鍾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滸岳麓，諸子惜余筋力，扼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卽看，有酒卽飲，有對弈者卽終日，老友相值，卽解杖頭以醖，緇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梅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邗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恕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牽遠衣裾，分棗栗與之，各壓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老人計較，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蘅二兄讀書翕園。後爲賈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嶗山草堂商推今古。又爲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釋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爲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八郡，歷收河嶽之英，倦則以鈞陽清署爲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款暱如戚屬。水行則戒榜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爲通，余之所爲介也。余彈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噓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擘阮傳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詠，嵇康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玉簫，高漸離擊筑，禰衡搥漁陽鼓，君陽出而歌冠短袖，爲之提掇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爲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誚，恐亦在所不免。當余少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鈎，

與夫頃刻花，逡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召請乩仙，尤極靈響，即非真仙，當亦才鬼。己卯應試失利，情懷惴惴，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牕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卜。乙亥試玉峯，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而呼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遘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盆踞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患，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樗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畏？』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悵悵乎靡所聘。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爲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韻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脈，如『經堅丁顛』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嚶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柔利，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蠢兒，肉囊衣植，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爲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即時就道。余於字學，童而習之，音義適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爲恣俗，故一以冲舉敵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

不溺其說，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憚人之閔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祕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客，鼈守丹爐；大善知識，都向籬門外，隨睡也。余不信星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梁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嚶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敍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闔密偵，見一人垂首甕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嵩嶽，見有所謂『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坐，竟拜『馬子』，酬願而去。忽而恫喝邏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煇煇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款乃聲，惡羣鴉聲，惡騶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吶嘔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熟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歎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九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楊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偪仄，動與世懣，惜不與介人同時，爲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空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亡，應余承祀，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賅，袒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遽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童齒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蠅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曾坐臬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亦曾以文應採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屏屏八口牀頭阿堵，不知何

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快快，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贖，悉三代尊彝，真贗各半，囊負抵舍，家人意其貴重，啓視之，確確然皆邛土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卽星失。假使余囊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向有三畏，畏盜、畏獫犬、畏笑面。多機智人，不幸旋觸黨人怒，卒吹滅沙，興文字獄，執余而囚之。余日事著述，若不知有狴犴者。客譙余曰：「子才之不戢，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聘乎？」余曰：「馬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子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鯨首刖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遭此刑獄？」余曰：「盜蹠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囚於羑里。司馬魋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蹠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倖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甬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洼之神駒也，困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令，嘐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官，放浪西子湖，與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己。光州唐雪靈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必戒諸少雋者，奉余爲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嘍嘍，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輪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盲腐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多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羣僉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己。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濟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

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詔爲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己。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筌蹄爻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譙周之得文立，藩衛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己。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壺許子與余力刷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洋妓王翹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心焚檀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一知己。有授僞秩官人，偕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準的。若輩方欲割我以刀，而肯稱爲大家，呼爲才士，此亦一知己。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崆峒山，塚已崩弛，幾出狸首，穎人無過而問焉者。余語禹州史太守張良洞，旁黃石塚，聶政墓側，姊嬖墳，大抵荒唐，爲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雅。守卽鳩工往葺，余親爲壘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當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肺石繩人，或議其有文才，無史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衷紅褶，心爲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燕又漸忘分位，以足加膝，哆口橫議，旁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憎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檢制，幸夫憐而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幾，巡方使者會稿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款跡纍纍，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爲跪請，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馬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爲改繕。燕又得從薄謹以歸，余初不令燕又知也。余方童丱，嘗夢一人，織細娟好，自稱『金鑾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塗，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僧寮，曾畫座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險糜。』

耶？今後但爲蹄涔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壑之文。但爲軟面滑口之文，不復爲齶牙棘齒之文。但爲依籬傍闥之文，不復爲開疆鑿嶂之文。但爲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爲丈夫槩戟森峨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爲評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怒訶曰：「違吾意旨，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閨，日與麴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遙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且暮掇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開汝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以逃命。若使一日詭遇，是與命拗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歲戊午，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余上劄啓謝曰：「价夙遭屯難，沉痾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麋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滯汜餘年，頓忘邱首？孝然竄河渚，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縞紵，近爲侍從親臣，出督蕪關稅，迎余變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搆一新亭，鐫御賜「松風水月」字爲之額，朝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復命曰：「擬以余才，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蠋，久甘噤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帝座？」公爲默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余之古今文，洵非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謂爲奇遇，螻屈鼠拱，感涕以受者，而余顧麾而去之，若將浼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羸之末翎，早飄之敗葉也審矣。向集自少，至老所爲詩古文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刻一册，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碎燈醜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幕內，可爲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獠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兒不辭曰：「

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疊詠，紅不能支，踉而乞降。余縱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爲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嚶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講心惻，呼其媽盡償以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糾，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卽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藉爲題，衆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十二甌。』侍講笑曰：『昔人讌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卽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二。戊子入鄉閭，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爲場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嘯詩曰：『三年齷齪逢邈卒，七義光芒嚇主翁。』其聲遂滅。有顧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爲立傳，人閱之，喜其描情繪意，有若寫生，無不頤解。己酉，客上箬僧伽舍，鄰寓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倚侘僚，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妥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其四。周少司農櫟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閩事，窮極拷訊，終無賅證。時臬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逮問，與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戍，征人升遐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東臺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農一賞鑒畢，列坐開宴。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畫。』取余所著火山客譙閱之，諸生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欵。主人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爭看寶貝，惟恐其盡，誰肯撤而去之？』竟闌達旦，不備賓禮，可爲大快者，此其五。覃懷沈雲門，嶽崎異人，與余訂金石交，艱得子嗣，頗制於內，不容置妾媵，秘

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爲里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啓曰：『此卽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涓日爲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一爲中書段王美，一爲給諫薛衛公，一爲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爲大總戎魯璧山，一爲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爲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襄酒三百器，陳列階前，諸同事並啓分贖，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構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辭朗粲，鏗夏中丞爲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撤筆長噓，自壞己作。余進揖謝賜，督軍校四人，僮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出，可爲大快者，此其七。嘗見館孩村腐，妄爲詩文，多有口自吟誦，扞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最得意之作，當又絕少也。『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微辭，崔實之答譏，因譏以寓興，崔駰之達旨，寄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據志，揚雄之解嘲，托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穎，以筆墨爲遊戲乎？』余曰：『昔孔子曰：『冉父爲犂牛，斥宰予爲朽木，親仲由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絃歌，舉割雞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況爲聖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唱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若開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蟹春秋一卷，三儂贅人詩文集，未定卷數。今雖衰載，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爲疲。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祕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百世，聽之卽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覆醬甑，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

「予素不識三儂，而令嗣柱東，曾通縞紵，因索種種奇書，尙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板橋雜記

余 懷 澹 心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鴉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豔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執袴少年，繡腸才年，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灑灑，衣香滿室，停于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響聞數里，入夜而振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十爲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竿絲，水烟凝碧，迴光鶯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互其前，秦淮朱雀桁遠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峨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咸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一倍。至頓老琵琶，安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裙履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干，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遍汗草茉莉花，嬌婢掩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笑謔。頃之烏雲擁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帶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櫺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香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櫳」，已成入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母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僮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鴉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

接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恆情，實治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鳥，名酒佳茶，錫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烟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託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二娘，字晁采。）惜別留歡恨馬蹄，勾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澀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馥錫，喜頓老琵琶。）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女英，小名妥娘，載列朝詩選閨集詩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作殘笛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浩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畫壁也。（以上紀雅游。）

八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余生萬曆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

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癡狡獪耳。風乍起，吹縈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五笑倩兮，美目盼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巧抹脂，郭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歎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狡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守張維則，睚眦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險塵，爇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江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

有兒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地，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藁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鬢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卽往訪之。闌入臥室，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叫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江上之變，移家雲間，問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聰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不從，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綺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馬半打十番鼓，躍靈西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歸後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

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闌閭，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孺雖老，尙有風情，話念舊遊，潸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有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床以哦，哀勇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箋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僮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僮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庵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尙書芝麓尙書雄豪蓋代，觀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客，憐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尙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恆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大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櫛下，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

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於世。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願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石片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茅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皋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瘵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號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孃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菜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坐傾倒。尋歸秦淮，遇亂，復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筆，築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繩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頤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卽推琴斂手，而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瀟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屢恆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爲閩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豔麗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仿大癡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磴，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濩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泠然，神與之浹，故又字曰琴心。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谿里，華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爲健兒僮父所厄。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余居間營救，偕往訪之。風鬢霧鬢，顛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鶻啼，不忍聞也。余說內卿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突遭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豔，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簫度曲，長面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剜其半面，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存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

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友玉耶。珠聖歿，龍得友玉耶，并得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福王，自爲首輔，援引懷寧阮大鍼，構黨煽權，撓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兩家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烈焰，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母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嫵，亦著名。又有小馬嫵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陜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搯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季式，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揖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踞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於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浚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豔，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爲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書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卽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言修飾，願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暉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台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台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帨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崇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節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恆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荆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窈窕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復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子，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嚼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以上紀麗品。）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紉茵浪子，蕭灑詞人，往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台，尊壘絲管，以及鸞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綵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爲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畫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

笙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豔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破其頭上駝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戴之，以去。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閤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仆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卽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蔑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擊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擲揄之。肆爲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畷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糙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爇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台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雒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姓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

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名選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寘神仙中人也。福王時，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足。羣姬雨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且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手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遺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桂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粧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履，佯狂沉酒，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觀餽上爲「參軍鶻」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彈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游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增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游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運袂閒行，

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闖張，勢如賊盜。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詩：遂眉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遠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蠖菴，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蘭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玉峯女士馮靜容偕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鬢髮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賈其餘勇，尙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閩黨阮大鍼欲納交與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恨朝宗，羅致欲

殺之。朝宗跳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相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全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蹤，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燈節，以春盤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徐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盃來往鬪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裝殺釘核春滿盤。豹胎間挾鯉冰脆，烏欖分機椰玉生。不論多同輕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褒鈔稗金走情友。閨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